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类别分析以及
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辨析研究

**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tonym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ir Usage by Secondary School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王 伟

Wang Wei

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Division of Chinese,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16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类别分析以及
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辨析研究

**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tonym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ir
Usage by Secondary School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A Thesis Submitted by

王 伟

Wang Wei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中 文 系

Division of Chinese,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16

致 谢

论文即将完成之际，心中感慨良多。回首读博士的这些年，最想说的就是感谢。

首先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高虹老师，感谢您对我的指导和鼓励。高老师对学术研究的执著令人敬佩，读博的日子总有很多的迷茫，高老师的指点总能让我茅塞顿开。谢谢老师总是在第一时间给我指点，谢谢老师那么多封深夜甚至是凌晨发出的邮件，谢谢老师在我灰心的时候的鼓励，谢谢老师在我取得进展时的肯定。因为有了您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我才能完成论文。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杨振兰老师，杨老师引领我走进语言学的大门，这么多年，一直在学术上和生活上关心我。感谢王惠老师，读博期间多次去旁听王老师的课，给了我许多学术上的启发。感谢潘秋平老师，论文开题时，潘老师提出了精辟的建议，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感谢林尔嵘老师，论文写作过程中，几次请教过林老师，每次的探讨都让我的思路清晰了许多。

感谢我的父母，养育之恩自不待言，你们给我的爱和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爸爸妈妈万里迢迢来到新加坡帮我照顾女儿，因为有你们作为我坚强的后盾，我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坚持完成学业。

感谢我的先生程永攀，结婚七年，弹指挥间，谢谢你给了那么多的温暖和包容。因为有了你的陪伴，异乡的日子也变得温情脉脉。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感谢我的女儿程子曦，从呱呱坠地到现在的牙牙学语，转眼已经三年多了。你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忙忙碌碌却又丰富多彩。每次看到小小的你，我都感觉那么幸福。谢谢女儿给了我无限的动力，给了我坚持完成一件事情的力量。

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读书期间，先后修读过衣若芬老师、郭淑云老师、李元瑾老师，以及访问教授汪峰老师、祖胜利老师的课，也得到了柯思仁老师、游俊豪老师、林静夏老师、魏月萍老师、朴素晶老师的关心和鼓励。老师们对学术的执着和热爱让人钦佩，也激励着我一直探索下去。

最后感谢我的师弟师妹，以及周围一起读博士的朋友们。相信每个毕业生都会怀念云淡风轻的南大，怀念书香氤氲的中文系，因为这里有我们最难忘、最温暖的回忆。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汉语学界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研究现状	1
1.1.1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	2
1.1.2 现代汉语反义词分类的研究	13
1.1.3 现代汉语反义词不对称及标记性的研究	16
1.1.4 结语.....	21
1.2 普通语言学界对反义词的研究现状	23
1.2.1 关于反义词如何定义的研究	23
1.2.2 从语义学角度对英语反义词的分类的研究	26
1.2.3 从语料库的视角对英汉反义词的研究	33
1.2.4 英汉反义词的量级分析和研究	35
1.2.5 结语.....	42
1.3 新加坡的语言生态及新加坡华语词汇研究的成果	43
1.3.1 新加坡的语言使用情况	43
1.3.2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研究成果	45
1.4 本研究的目的是与方法	46
1.4.1 研究目的	46
1.4.2 研究方法	47
第二章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及分类.....	49
2.1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	49
2.1.1 现代汉语反义词形成的语义基础	49

2.1.2 形成反义词的必要条件	52
2.2 从词汇语义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分类	55
2.2.1 互补反义词	55
2.2.2 相对反义词	57
2.2.3 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判断框架	58
2.2.4 方向性反义词	60
2.2.5 关系性反义词	62
2.3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量级分类和分析	65
2.3.1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量级分类	65
2.3.2 现代汉语反义词不对称现象的量级分析	66
2.4 小结	67
第三章 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分类初探	68
3.1 从语义角度看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标准	68
3.1.1 实比和虚比	69
3.1.2 相对反义词分类的句法框架	72
3.2 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量级分析	77
3.3 小结	78
第四章 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类别分析	80
4.1 引言	80
4.2 从词汇语义学角度看“大小类”反义词	81
4.2.1 “大小类”反义词的界定	82
4.2.2 “大小类”反义词的分类框架	83
4.2.3 “大”类和“小”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84

4.2.4	从义位层面看“大小类”反义词的标记性和不对称性	90
4.2.5	“大小类”反义词不同句法表现的分析	92
4.2.6	结语	95
4.3	从词汇语义学角度看“好坏类”反义词	96
4.3.1	“好坏类”反义词的界定	96
4.3.2	“好坏类”反义词的分类框架	97
4.3.3	“好”类和“坏”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98
4.3.4	从义位层面看“好坏类”反义词的标记性和不对称性	103
4.3.5	“好坏类”反义词不同句法表现的分析	104
4.3.6	结语	106
4.4	从词汇语义学角度看“冷热类”反义词	107
4.4.1	“冷热类”反义词的界定	107
4.4.2	“冷热类”反义词的分类框架	107
4.4.3	“冷”类和“热”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108
4.4.4	从义位层面看“冷热类”反义词的标记性和不对称性	114
4.4.5	“冷热类”反义词不同句法表现的分析	114
4.4.6	结语	115
第五章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使用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117
5.1	引言	117
5.2	新加坡华文教育及学生华语程度简介	118
5.2.1	新加坡华语的现状	118
5.2.2	新加坡华语的课程设置	119
5.3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调查的必要性和意义	119

5.4 研究问题与假设	120
5.5 研究方法	122
5.5.1 调查问卷的设计	122
5.5.2 研究对象	126
5.5.3 调查流程	131
第六章 调查结果分析.....	133
6.1 中国汉语母语者与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调查结果分析	133
6.1.1 标准答案的制定原则及数据结果数据的呈现	134
6.1.2 数据调查结果分析	142
6.1.3 小结.....	145
6.2 新加坡中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情况的分析	145
6.2.1 不同源流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146
6.2.2 不同年级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147
6.2.3 不同家庭语言背景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148
6.2.4 不同方言背景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149
6.2.5 回归检验看影响新加坡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情况的因素	150
6.2.6 小结.....	153
6.3 从义位的层面看三组受试在相对反义词使用上的差异	154
6.3.1 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各义位作答比较	156
6.3.2 不同源流学生和中国汉语母语者各义位作答比较	157
6.3.3 不同源流学生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各义位作答比较	159
6.4 调查结果总结	160

第七章 新加坡华语的反义词教学策略.....	162
7.1 新加坡华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162
7.2 反义词教学应该遵循的原则	162
第八章 总论.....	164
参考文献	168
附录1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	179
附录2 参与者知情同意书	189

摘 要

本文的研究焦点有两个：一是现代汉语反义词，特别是相对反义词的研究；二是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及新加坡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辨析研究。

本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首先对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尤其是相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别的研究。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及华裔中学生在反义词使用上的特点。

从语义学角度 (Cruse 1986, 2001)，本文把汉语的反义词分为了四类。从量级结构 (scale structure) 的角度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本文把汉语的反义词分为了五类。本文提出了区分汉语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框架标准。不同于沈家煊 (1999) 以“虚比”句来划分相对反义词，本文提出了划分相对反义词的两个句法框架。此外，本文还从义位层面对三类相对反义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义位上的差异是导致其使用上呈现出对称或不对称的深层原因。

实证研究部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反义词的具体使用情况。本文发现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在相对反义词的使用上基本是一致的。我们着重分析讨论了年级、华文程度、家庭语言背景、方言背景等因素对新加坡中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的影响，我们认为影响新加坡中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的主要因素是其华文程度的高低。这一研究结果将对今后中学生的华语教学有参考意义。

Abstrac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tudy antonyms in Modern Chinese, gradable antonyms in particular, and the usage of gradable antonyms by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the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This thesis combin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f antonyms in Modern Chinese. It departs from the classifications of antonyms in Modern Chinese in terms of semantics and moves on to the usage comparisons of gradable antonyms based on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swered by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adult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the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al semantics proposed by Cruse (1986, 2001), the antonym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Based on the scale structure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the antonyms were classified into five types in this study.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complementary antonyms and gradable antonyms were also proposed. Different from Shen's method (1999) that classifies gradable antonyms through pseudo-comparatives, this study proposed two other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gradable antonyms into three types. In addition,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each sememe of these antonym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w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memes of the antonymous pair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symmetry or asymmetry in the usage of the pairs.

In the empirical part of the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he usage of gradable antonyms were quite consistent between native speak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ose in Singapore. The effects of grade,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 family language and dialect were also studied on the usage of gradable antonyms in secondary school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Chinese proficiency level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ir competent use of antonyms. That is, the higher their Chinese proficiency was, the more properly they could use the Mandarin antonyms. The study results can b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o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Singapore.

第一章 绪论

1.1 汉语学界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研究现状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不同形式或内容的对立统一，矛盾对立的双方没有一方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些矛盾对立的双方反映在语言中就是从词汇到语篇的反义关系。这些反义关系一直以来就受到了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注，这些学科从其自身出发，从不同角度对反义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语言学界，对反义关系的研究被具体化为对反义词的研究。石安石、詹人凤（1983）指出：“反义词聚是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相当重要的语言现象，以致几乎凡词汇学、语义学方面的专著或教材都要提到它，议论到它。”

反义词作为一种最普遍、最重要的语义聚合，语言学家们一直试图对它进行界定。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界定反义词：指“意义相反的词，如‘高’和‘低’、‘好’和‘坏’、‘成功’和‘失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2005）。反义词的界定看似简单，但是在实际辨析起来却有很多模糊之处。语言中反义词的形成有一定的限制和条件，并非所有的词都有反义词。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反义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汉语词汇理论的发展，反义词的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颜洽茂、张建勇（2006）提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反义词研究是“以训诂实践和修辞研究为主的萌芽期”。到今天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研究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都有待进一步发展。目前的现代汉语反义词研究，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界定及判断标准、反义词的分类、对义词及言语反义词、反义词的不对称及标记性等，下文我们将对汉语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1.1.1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

(1) 从语义角度对反义词的界定

1) 反义词的理性意义是相反或相对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反义词的判断应首先要着眼于词的理性意义。学者们对反义词的界定主要是强调意义的相反、相对、对立。孙常叙（1956）首先明确论述了反义词现象，他指出“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反义词的词义在概念关系上是处于反对关系的，依照两者的内涵来说是彼此相反的，它们两方都是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这个反义词的定义揭示了反义词的特征是“相反或相对”，指出了反义词双方要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这一点和后来研究者语义场的分析方法颇有相似之处。“反义词是意义相反而且有对立性的词”（周祖谟, 1956），“两个词的词义形成矛盾或对立关系的是反义词”（何霭人, 1957），“一组词意义相反的叫反义词”（崔复爰, 1957），“语言中含有对立意义的词叫做反义词……，不是任何一个词都有它的反义词。反义词是以意义的对立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只有那些表示有另外的概念与之对立的才能有反义词”（张拱贵, 1957），“语言中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叫做反义词”（葛本仪, 1985; 2001）。戴耀晶（1988）则认为，反义关系可以分为相补关系、相反关系、相对关系。其中，相补关系构成的是补义词，如生一死；相反关系构成的是反义词，如大一小；相对关系构成的是对义词，如买一卖。

以上的研究认为反义词的形成是以意义的相反、相对、对立为前提的，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过于模糊的。意义相反是形成反义聚合的最基本的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意义相对或对立的词，是否都能够构成反义词，这是值得商榷的，后来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中所说：“反义词的存在，是客观事物矛盾对立的反映。但是，反义词是一种语言现象，并非一切矛盾对立的事物、概念都通过反义词表现出来。反义词的成立，还必须有语言习惯的基础，因此

像‘晴天’和‘雨天’，‘飞机’和‘高射炮’这一类意义上对立的词和词组就不是反义词。相反地，有一些词，其意义并没有严格的矛盾对立关系，但在语言中却经常并举对比的，也是反义词，如：‘春’与‘秋’、‘黑’与‘白’”。

刘叔新对语义“对立”做了进一步研究。“词汇中有大量词语的对立并不是反义的对立，把词语的对立仅仅理解为反义关系，可说十分片面，很不合实际”（刘叔新，1986）。“语义的对立是一种比语义的相反远为广泛的现象。相反是对立，但是不少的对立并非相反”（刘叔新，1988 a）。刘叔新在《汉语反义词与的类别和特点》（1988 b）一文中提到反义词是“词语之间在意义上相反，而且这相反必须建立在逻辑上的概念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基础上”。刘叔新（1991）提出经常对举的“红”和“绿”，是意义上的“对照”，不能看作是反义词。张志毅、张庆云（2009）却把这组词收入到了《反义词大词典》中。上文中提到，胡裕树认为经常对举的词也应该看作是反义词，张志毅、张庆云在词典中还收入了一些经常并列使用的词，如“饭/菜”、“手/脚”、“格律诗/自由诗”等，如果把把这些词都看做反义，那么反义词的标准就很难界定。

意义相对或对立到底是否可以构成反义词；什么是语义的对立，反义词语义上的对立主要表现在那些维度上，意义并列或对举是否能看作反义词，这些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把意义相对或对立的词都看成是反义词，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就要解决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语义在什么维度上对立的可以看作是反义词。以上问题都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2) 反义词指的是某一个或几个义位上的相反或相对

早在50年代，孙良明（1958）就指出，由于同义词和多义词的存在，一个词可以有不止一个反义词。

赵克勤（1986）强调由于古汉语单音词具有多义的特点，因而某些词不仅在某个意义上有几个不同的反义词，而且在不同的意义上有不同的反义词。

谢文庆（1987a）提到，反义词存在一个聚合语义网络，可能有几个与之相对的反义词，如图1.1，也可能出现一个同义词组与一组反义词对应，如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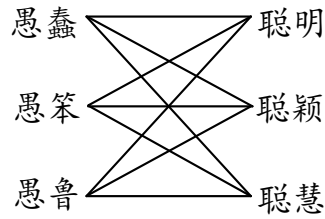


图1.1 反义词聚合语义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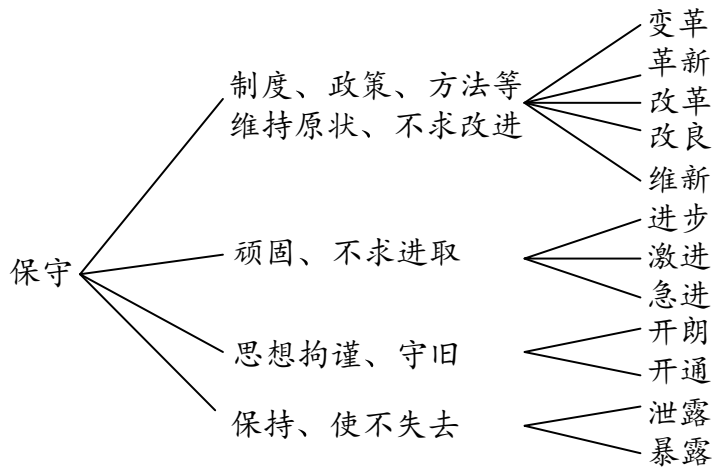


图1.2 一个同义词组对应多个反义词

（谢文庆，1987a）

到了80年代末，蒋绍愚（1989）明确提出“反义词也就是一个词的某一义位和另一词(另一些词)的某一义位相反而言的，所以，一个词有几个义位，就可以有几对反义词。”这一提法鲜明地指出，反义关系指的是词与词义位之间的关系。

张志毅和张庆云（1989）提到“在确定反义词时，义位是主要依据，只有义位相反、相对、方能构成反义词。”

90年代，高守纲（1994）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一定的义位上，语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叫反义词……，我们说某词与某词是反义词，是指它们在一定义位上（一个或几个）具有相反或相对的关系，而不是就其整个词义系统讲的。一个词如果有数个义位那么它可在不同的义位上分别与不同的词构成反义词聚，也可能在这个义位上有反义词，在另一个义位上没有反义词。”

此后的学者研究反义词多沿用这种提法，如“反义词是两个义位之间的意义相反”（贾彦德，1999），“反义词聚合也和同义词聚合一样，是因一个词的某一个义位与另一个词（或另几个词）的某一个义位之间的关系形成的”（杨荣祥，2001）。

综上所述，这些学者强调反义词是义位上的对立，而不是整个词义系统的对立，这有利于反义词研究的明确性和精确化。他们将反义关系纳入到了词语意义结构组织中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反义聚合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对反义词研究的深化。

3) 构成反义词对的词义必须而且只在某一成分上相反。

80年代初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提出，一组反义词“必须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而且只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蒋绍愚（1989）提出用义素分析法来分析反义词，他认为：“A、B两个词如果中心义素和一部分限定义素都相同，只有一个义素不同，而A、B两个词不同的义素或是互补，或是极性对立，或是反向，那么，A、B两个词就是反义词，否则就不是”。

张志毅和张庆云（1989）也提到“反义词就是次要义素相同，主要义素相反或相对的词类聚。反义词的次要义素，是它们的共性义素，主要义素是它们的个性义素。”

高守纲（1994）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从语义构成成分来看，反义词的中心义素是相同的，限定义素如果有几个，也只有一个是对立的，其余的也相同。”

刘叔新（2000）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加严格的条件，认为“不同词语的理性意义只在某个方面相反，其它方面须彼此一致。理性意义不止一个方面上彼此相反的词语，是不能互为反义词语的。”从义素的角度研究反义词，为反义词的判断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标准，但是使用义素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语言在实际中的使用。蒋绍愚（1989）指出“判断两个词是不是反义词，要把词的义素构成情况和词的实际使用情况结合起来考察”。这种把反义词研究和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反义词的意义判断标准，经历了由词义到义位再到义素——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还有一些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这也为我们将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2）反义词的语音形式是否必须一致？

反义词的音节对称问题方面曾经存在两种意见：

1) 反义词的音节必须对称。

林玉山（1988）认为反义词之间的音节应该讲究对称、和谐。钱倚云（1982）提出“词汇意义相反或相对、内部结构和语音形式相一致的词是反义词”。王勤和武占坤（1983）提出“反义词间在音节、结构方面，也要求一定的对应性……，以音节或结构的对等为常规。单音节对单音节，双音节对双音节，并列结构的词，往往要求反义的对方也是并列结构，修饰结构的词，要求反义的对方也是修饰结构”。符淮青（1985）提出“音节不同的不能构成反义词”。

2) 认为反义词的音节可以不对称。

崔复爰（1957）提出“按音节来分，可以有单音节对单音节的，双音节对双音节的，音节不对称的，但运用时常取其音节对称的。”孙良明

(1958)指出反义词“再从形式来看，有单音词和单音词成为反义词的，有单音词和双音词成为反义词的，有双音词和双音词成为反义词的……”。郭良夫(1985)在指出“反义词在形式上是平衡的”后，又提到“形式平衡，说的是词对词(一对一或一对多)，至于这个词是双音节的还是单音节的，这个词是单纯的，还是复合的，可以不论。”周荐(1985)指出“过去曾有学者认为成对出现的反义词语必须是音节对当的，这种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据我们考察，只有那些文言色彩极重的单音节词，才要求音节数量必须一致。如‘否—泰’，‘臧—否’，‘迟—速’，‘徐—疾’。非此类的词语，其音节数量是否对等，似乎不是能否成对使用的先决条件。”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指出“汉语中词的音节的多少与词的风格特点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组成反义词聚的，往往是单音节词对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对双音节词，这体现风格上一致这一要求，但也不能认为在汉语中只有音节相同的才能组成反义词聚。例如：‘脏—干净’与‘肮脏—干净’，‘聪明—笨’与‘聪明—愚蠢’，‘难—容易’与‘困难—容易’，‘有—没有’与‘有一无’等都是现代汉语的反义词聚……”。

对于反义词的音节问题，现在汉语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音节整齐相对，是汉语反义词的特点。反义词音节不相同的，在外语里是大多数，在汉语里是少数(张志毅和张庆云 1989)。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脏—干净”、“聪明—笨”、“难—容易”等，这些词虽音节不同，但语义相反、功能相似，应当被视为反义词。

(3) 词与词组，词与其否定形式能否构成反义词关系？

词和词组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种意见：

1) 认为词和词组不能形成反义词。

早在50年代崔复爰(1957)就指出“反义词是一组意义相反的词，不是词与词组，也不是词组与词组”。孙良明(1958)“从语言形式看，一个词和词组，即使表示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概念也不能看作反义词，如‘乱’和‘井井有条’，‘麻痹’和‘提高警惕’。”90年代，许威汉

(1992)再次强调“词和词组不能构成反义词,比如‘乱’和‘井井有条’,‘麻痹’和‘提高警惕’,尽管表示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意思,也不宜看作反义词”。

郭良夫(2000)也指出“词和词组是不同的语言单位,二者纵然意义相反,当然也不能形成反义词”。

2)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词和词组能够形成反义词。

“反义词虽然一般也采取整齐的形式,要求音节对当,但反义词重在意思对立,不仅不受声调的限制,有时候也可以拿个别的词来和词组对比”(张拱贵 1957)。

词组分为自由词组和固定词组,对于词和自由词组,学术界普遍认为两者不能构成反义词,因为“自由词组属言语现象,当然不能与作为语言单位的词有词汇意义上的组织关联”(周荐 1995)。但是对于词和固定词组,刘叔新(1964)认为“同一语言的两个词汇单位,不论是词或固定词语,只要它们的意义相互间体现了概念的相反关系,就有资格成为反义的组织结构”。周荐(1995)认为两种“是可以构起反义关联的,因为它们同为语言的词汇单位,当然,这样构建的反义聚合体不能再称作‘反义词’”。刘叔新(2000)也再次进行了论述“反义词语组成员包含有词和固定语,其中必出现有着反义关系的词和固定语,彼此互为对方的反义词、反义语。”

我们认为把自由词组和固定词组区分对待,区分了语言反义词和言语中临时形成的反义关系。但是词和固定词组构成的是反义语,并不是反义词,这部分不是我们将来研究的重点。

词和其否定式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态度。

1) 词和其否定式不能形成反义词。

50年代周祖谟(1956)提出“反义词表示意义对立,它是指人们可以联想到的具有鲜明对立性的两个词,而不是指用简单的附加语所表示的一种对比”。

崔复爰(1957)指出“‘好—不好’，‘干净—不干净’不是反义词，因为‘不’是表示否定的副词，加‘不’也不能表示对比的意义，但着重的是肯定、否定的对比。反义词不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出来的，不是加否定副词所表示的一种简单的对比，加‘不’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了”。这种提法的依据是“有些词前面根本不能加‘不’如：‘朋友’，‘丰年’，‘逐渐’……，有许多词虽然可以加‘不’，但加‘不’以后并不表示相反的另一端，如‘笑’的反面是‘哭’，但‘不笑’不等于‘哭’；何况加‘不’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了。”

盛守谋(1958)通过例证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不好、不爱、不文明、不干净’跟‘坏、憎、粗野、肮脏’意义相近（但不等同），跟‘好、爱、文明、干净’在意义上是对立的，但这不是意义相反的词。一者‘不好、不爱、不干净’并不是词，都是由两个词组成的词组；再者，它们所表达意思的方法是附加的语法手段，与‘好、爱、文明、干净’意义上的对立并不是由它们本身的意见所决定的。”

孙良明(1958)也指出“一个词和它的否定形式也不能作为反义词，如‘好、不好，美丽、不美丽，去、没有去’等”。

到了80年代，张永言(1982)提出“词和它的否定形式不能形成反义词的主要原因是前者是词，后者是词组”。

90年代，石毓智(1992)指出“如果一个词加上否定词后在意义上跟原来是反义关系，单纯因为一个是词，一个是词组而认为它们不是反义词的关系理由是不充足的。其实，一个词加上否定词主要是因为意义上和原来的不构成反义关系”。

许威汉(1992)也提出“词和词组不能构成反义词，词和它的否定式也不能够反义词……。反义词是表示正面和反面的关系，不是表示加否定词与否的肯定与否定关系。”

郭良夫(2000)总结了70、80、90年代各学者的研究观点，认为“反义词在形式上是平衡的，即一个词跟一个词相对待，带上否定词，跟原来

的词并不形成反义词，因为意义上不是正相反，只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形式上也不平衡。词和词组是不同的语言单位，二者纵然意义相反，当然也不能形成反义词。”

2)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词和它否定式可以形成反义词。

50年代张拱贵（1957）提出“语言中带‘不’的词和跟它相对立的那个词既可以是矛盾关系，也可以是一种对立关系。反义词应该包括带‘不’字的反义词”。

高庆赐（1957）也认为“用否定的附加语表示的，如‘好—不好’，‘坏—不坏’是反义词”。

对于词和其否定形式能否构成反义词，我们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是也存在一个例外情况。现代汉语中有一个新增的词缀“非”。《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005）是这样释义的：

非，前缀，用在一些名词性成分的前面，表示不属于某种范围，如，非金属、非晶体、非司机、非再生资源、非条件反射。

在语言使用中，“非”已经词缀化，“非”作为前缀构成的“非金属、非晶体”等，作为固定的组合，表达了整体的意义，我们应该看作是词，不应再看做自由词组。我们再看“金属—非金属”、“再生资源—非再生资源”，再如“婚生—非婚生”，我们认为在语义上他们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应该视为是反义词聚合。

（4）反义词的词性是否必须一致？

一般认为反义词的词性或语法功能要一致。崔复爰（1957）指出：“一组反义词，必须是词性相同的。如‘高’和‘低’都是形容词，‘破坏’和‘建设’都是动词，这样才能用反义来表示对立的現象。如果词性不同，就很难互相对照，如‘高’和‘降低’，‘破坏’和‘整齐’就不能表示对立现象”。

到了70年代末张弓（1979）提出：“反义词的词义和反义词的语法词类特征，一般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反义词须是同类词，才好形成针锋相对

的反义关系。倘若一对词彼此不是同一词类，无法比较，就很难建立词的对立、对待关系。”

进入80年代，何九盈和蒋绍愚（1980）在专属反义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对反义词出现在同一语法结构中，词性总是一样的，如果改变词性就一起改变词性”。

王勤和武占坤（1983）也表示：“反义词从词类上看，一般又都是属于同一个词类的”。

90年代初许威汉（1992）对反义词词性问题作了简单的总结：“五十年代讲现代汉语词汇的书（包括拙著《汉语词汇基础知识》）都说反义词一般是同一词类的，以形容词居多，其次是动词、名词和部分意义较实在的副词；八十年代出版的《古汉语词汇讲话》统计了《诗经》、《论语》、《老子》、《荀子》、《韩非子》五部著作的反义词共216对，也发现其中形容词最多，动词次之，名词又次之，这样看来，古今情况基本相似。”

许威汉（2000）总结到“反义词须词类一致这一认识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比起单纯从词义上申述反义词的内部关系另有进展”。

对此，汉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张志毅和张庆云（1989）提出了反义词的大多数是词性相同的，反义词的少数是词性不同的。“在少数的不同此类的反义词中，较为多见的是形容词和动词构成的。如平稳（形）/摇摆（动），兴盛（形）/衰落（动）；其次见到的是形容词跟名词或副词构成的。如：长远（形）/眼前（名），永久（形）/暂时（副）；再次，也见到了介词和动词构成的。此外，还见到了同词类之中的不同的词范畴的反义词，主要是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构成的。如：固守（及物）/失守（不及物），启程（不及物）/抵达（及物）”。此外，早在1986年，张志毅和张庆云所编的《汉语反义词词典》里面收录了他们认为的词性不同的反义词，如“动（动）—静（形）”，“熟悉（动）—陌生（形）”。但周荐（1995）认为“实际上，‘动’和‘静’的反义关系应该是在同为动词的情况下形成的；‘熟悉’和‘陌生’，也是在作为形容词时才形成反义关

系(编著者为“熟悉”一词所编写的七个例子至少有一半属形容词用法)”。这说明,词性不同的词能否构成反义词还值得讨论。

目前,我们认为词与词之间构成反义关系时词性应该一致,因为词类不同,所指对象不属于同一个范畴,词与词也就无从在意义上进行比较。反义词在语法上须有词性或语法功能保持一致的特征,因为只有保持一致性,才能使得双方共同出现在某一语境中,才能在组合搭配上具有相同的功能,从而才具有形成对比的可能性。汉语中确实还存在“词无定类”的现象,例如本文研究对象之一的反义词“长”,在“表示长度”这一概念时,是形容词还是名词?对于这些有争议的词,我们建议,除了语义分析之外,还可以从语料库的角度,分析词出现的语境,从句法格式和搭配的角度来确定词的语法功能。词类有争议的词,从搭配看如果语法功能相近,那么应该看作是词性一致的。语义相反,语法功能一致或相近,就是反义词。

(5) 言语反义词的提出

80年代初期,符淮青提出了言语反义词现象,这个术语虽然提出得较晚,但在这之前,“言语反义词”现象已经引起学者注意。

在《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72)书中提到“有些词就意义上来说,彼此并没有明显的相反或相对的关系,但在上下文却表示相反的意义,因此,在这个语言环境中,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反义词”。这里所谓的在上下文中才构成相反意义的词,实际上就是言语反义词。

符淮青(1981)提到“有不少非语言反义词,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在一定条件下,表示了相反的意义,构成了反义关系,我们把这种情况叫言语反义词。”他在《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中重申了他的上述看法,并进一步指出:“语言反义词、肯定否定式和言语反义词,都属于‘反义表述’”,“而言语反义词的运用更是大量的”。

许威汉(1992)把“言语反义词”称为“条件反义词”,并说明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条件。

有些学者对言语反义词持否定态度，刘叔新（1988）指出“分属语言和言语的单位或全属言语的单位，都不能形成语言词汇中的反义聚合”。

蒋绍愚（1989）也认为“还有些词，在用于比喻的情况下，也可以因为它们的隐含义素而构成反义……，这些词就其理性意义来说，并没有相反的义素，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也不是作为反义词来使用的。”

我们认为，应当承认言语反义词的存在。语言中既存在语言反义词，也存在言语反义词。因为语境，一对词在共现时有相反或矛盾关系，在语言中可以看作是形成了临时的反义词。言语反义词的提出区分了语言反义现象和言语反义现象，把反义词的研究从静态的语义研究拓展到了动态的使用研究。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反义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共现也成为了研究的方向之一。

1.1.2 现代汉语反义词分类的研究

（1）反义词的分类

反义词的分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问题。1956年，孙长叙在《汉语词汇》一书中首先提出：“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并将反义词分为“可逆用”及“不可逆用”两类，这个分类就成为后来“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分法的开端。

何霭人（1957）提出“反义词也有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区分”。

黄伯荣、廖序东（2005）从语义场的角度，将反义义场划分为互补反义义场和极性反义义场。如：生—死、反—正、公—私，属互补反义义场；白—黑、冷—热、快乐—忧愁，属极性反义义场。

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提出了三类反义词：“长—短”类，两项词义间具有极性对立关系；“真—假”类，两项词义具有互补对立关系，即逻辑学中的矛盾关系；反向对立的反义类聚，反向对立的又包含三小类：第一小类表现为方向和时间的反向对立；第二小类，表现为社会关系上的反向对立；第三类，表现为行为活动的进程上的反向对立。

蒋绍愚（1989）提出了三类反义词：互补反义词、极性对立反义词及方向反义词。

基于方向对立关系形成的词是不是反义词，也是反义词研究中存在争议的。崔复爱（1957）指出：“有人把‘老师’和‘学生’、‘老子’和‘儿子’、‘我’和‘你’都看作反义词，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不能把一切对等关系都认作对立关系”。

朱星在（1981）中最早提出“对义词”这一术语——“对义词与反义词相混，其实稍有别：对义词义可并存，反义词义相克不能并存，如天和地，日和月，是对义词；生和死，好和坏，大和小，是反义词”。

李兆同、徐思益（1981）认为“对义词是一些经常处于平等并列的词，它们常常出现在一些联合性的短语里，在意义上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对义词的意义并不互相矛盾，但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例如‘男人—女人’、‘父亲—母亲’、‘买—卖’、‘收—发’等。”

贺彬（1985）对对义词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探讨，“对义词就是‘具有对立联想意义的一对词项’。所谓‘对立联想’，就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由甲事物而自然联想到与之相对的乙事物，有甲的存在，也就有乙的存在。”他提到了以下例子，“例如‘远’和‘近’是以距离为前提，是在量的语义上的对立；‘男’和‘女’是以性别为特征，是在质的差别上的对立；在汉语里‘一’和‘百’‘万’也可以构成对立关系，他们是在数的差别上的对立。”他认为“‘对’的实质还是‘反’”，“反义词和对义词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

张斌（2002）把反义词分为了四类：互补反义词、相对反义词、依存反义词和对称反义词。其中，依存反义词指的是有A必有B，有B必有A，A与B互为前提，相互共存。他认为依存反义词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直接依存，如“买—卖”“赢—输”等，和间接依存，如“父/母—子/女”“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间接依存的词大都是表示亲属关系的。他认为对称反义词带有主观性、随意性和习惯性，不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没

有客观的矛盾关系,往往由社会习惯决定。如“质——量”、“春——秋”、“文——武”。张斌(2002)提出的对称反义词类也就是其他学者提出的“对义词”。

以上学者的研究,看到了意义对立或相对并不是构成反义词的充分条件。那反义词和对义词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一意义在什么维度上对立的是构成反义词的逻辑基础,在什么维度上的对立是对义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看李兆同、徐思益(1981)文中认为的对义词“父亲——母亲”“买——卖”,在张志毅和张庆云所编的《反义词大词典(新一版)》(2009)都有所收录,他们认为是反义词。对义词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反义词的认识的不足够。以上学者看到了对义与反义的区别,然而都没有深入研究反义词与对义词的关系。“对义词”或“对比组”的提出,是反义词研究中的一个进步,意义对立的可能构成反义词,也可以不构成反义词。反义词和对义词的联系与区别,值得我们去探讨。

此外,汉语学界对方向对立反义词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全面的成果。在哪些维度上形成了方向对立关系,以及在具体方向基础上经过概念引申之后的对立关系,都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因为对反义词界定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所以汉语学界对反义的分类还存在一些争议。

(2) 相对反义词的分类

相对反义词是反义词中最重要的类聚,但是汉语学界关于相对反义词内部的研究并不太多,黄国营和石毓智(1993)认为相对反义词可以进一步分为“干净类”、“大小类”、“冷热类”。他着重讨论了这三类词在标记性和量幅上的差异。

沈家煊(1999)把提出了“实比”和“虚比”的概念,根据此把相对反义词分为了“大小类”、“好坏类”和“冷热类”,这标志着汉语对相对反义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开始研究相对反义词内部几类的差异,以及各小类中互为反义词的双方在组合和句法上的不同。

学者们的研究对本论文很有借鉴意义,但是我们认为也有些不足之处,首先黄国营和石毓智(1993)没有提出三类相对反义词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而且在研究三类反义词时,只是从词的角度,没有从义位的角度出发,因此他认为“大”和“小”都是半量幅,但解释为什么只能说“有多大”不能说“有多小”,又认为“大”的量幅可以照顾到整个概念范围,前后颇有矛盾之处。沈家煊(1999)在划分三类反义词时用的是“实比”和“虚比”的标准,从动态角度看,在母语者的实际使用中,“虚比”的接受度是怎样的,是否跟静态理论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用“实比”和“虚比”作为划分相对反义词的标准是否合理?这些问题本论文都会加以研究。

1.1.3 现代汉语反义词不对称及标记性的研究

相对反义词在使用上的不均衡或不对称,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卢甲文(1981)将单音节反义词分为甲(大多为积极意义)、乙(大多为消极意义)两类,这两类反义词在次序上是相当固定的,甲类(约 80%)大多出现在前边,乙类(约 80%)大多出现在后边,这是反义词出现次序的不对称。安石和詹人凤(1983)认为反义词聚中两项的不均衡性是一种普遍现象,表现在多方面:互为反义词的双方在其它意义上是否有反义词或有多少反义词的不对称;反义词聚中的两词表义范围不对称,有时一方在外延上包含了另一方;与同一语素构词的不对称;与同一语素构词后词义的不对称;音节数量的不对称;感情色彩的不对称等。詹人凤(1997)指出反义词的非对称性表现在构词功能、造句功能、语义选择等方面,并从积极性原则、一致性原则角度解释不对称的成因。邹韶华(1993)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最常用的 1000 个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对立的反义词的频率进行统计,其中褒义词 326 个,贬义词 182 个,共计 508 个。褒义词与贬义词累计出现频率大致为 87.05 比 120.65。褒义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语用频率上都远胜于贬义词。邹韶华(2001)把语料库和统计两种方

法结合起来，对部分反义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段益民（1997）研究了单音节反义形容词，探讨了单音节反义词的句法失衡现象。郭怡颖（2008）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对反义形容词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均衡性特点做了探讨，她的研究主要从词汇学的角度，探讨了反义词义项、意义范围及构词上的不均衡。吴乐雅（2006）探讨了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对称和不对称，她从反义词构成新词的角度提出了反义词有对称性，又从句法上的表现提出了反义词使用上的不对称性，并尝试对三类反义词句法上的表现进行了描写。李慧（2011）通过考察《汉语水平词汇与汉语等级大纲》和《发展汉语》教材，发现反义词不对称性普遍存在，并对反义词义项、构词和语义发展上的不对称性进行了分析。李秀香（2013）也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的不对称性进行了研究。关于汉语相对反义词的不对称研究，多以词汇和语法为主，重在描写，没有进一步解释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很多学者们还对不对称的反义词的个案做过研究。陆俭明（1985）讨论了“多”和“少”的不对称；徐丹（1988）讨论了“这”和“那”的不对称；曹秀玲（2000）对“这”和“那”的不对称性进行了语篇考察；张华（2006）对“上”和“下”的动词性的组合进行了认知分析；艾丹（2005）对“对”和“错”的用法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段濛濛（2006）从组合的角度考察了反义词群“好—坏”作为词在词语组合中的不对称、作为语素在组合构词中的不对称及中介语中词语组合的不对称，并从认知、语用角度解释了不对称的原因；崔希亮（2009）对“开心”和“关心”进行了研究；王静（2012）研究了“黑”和“白”的对称和不对称等。解妮妮（2011）专门研究了一对词“厚—薄”，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看了它们的语义演变，考察了它们的基本义项和引申义项的不对称性；冯志峰（2008）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探讨了一对反义词“早—晚”在义项、组合以及构词上的不对称现象；方永莲（2012）从义项、搭配、以及语用的角度对“好—坏”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好—坏”在构词和使用频率上存在不对称性。

相对反义词可以划分为三小类(黄国营和石毓智 1993;沈家煊 1999),它们在句法上表现各有不同,实际上,每一类的内部,反义词词对也呈现出了不平衡性。也有学者们从类别的角度对相对反义词进行了研究。陈艳华(2007)对“大小类”反义词的语素构词能力的不对称以及构成复合词时语义不对称进行了分析;秦开颜(2014)也对“大小类”反义词在义项、构词、以及搭配上的不对称做了简单的描写,并对外国留学生“大小类”反义词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个案的研究很多,主要是从组合的角度,以词法为着眼点进行研究。有关类别的研究只有“大小类”。非常可惜的是,也是从词的层面而不是义位的层面的研究。

不对称性和标记性的提出标志着反义词本体研究与前沿的现代语义学知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标记理论相结合。标记性 (Markedness) 由布拉格学派的两位大师 N.Turbetzkoj 和 R.Jakobson 首创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语义层,反义词所表现出来的标记现象一直是英语学界研究的重点。

Lehrer(1985)总结了反义词标记性的四大特征:

- (1) 无标记项有“零”解释,因此不设定其语义在量度 (scale) 上的位置,而有标记项则设定其在量度上的位置;
- (2) 无标记项能出现的语境较多,即分布较广;
- (3) 无标记项出现的频率较高;
- (4) 如果一个词有形式上的标记,则其为有标记项。

这其中(1)表现标记概念的特点:对立的两词呈不对称关系。(2)与(3)有因果关系,因为分布广,故出现频率就高。(4)是有关词形上的标记。

根据标记性特点,反义词对的两项可分为有标记项 (the marked) 和无标记项 (the unmarked)。Lehrer (1985)在给“标记性”下定义的基础上讨论了标记性的几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倾向性(committedness)。倾向性是指形容词在疑问句当中的作用。如果说一个形容词在问句中暗示了某个特定值,那么该形容词具有倾向性或者暗示性;如果一个形容词在疑问句

中无隐含意义, 则无倾向性或者中性的。多数可分级性反义词对中一项具有倾向性, 而另一项则无倾向性, 如“年老/年轻”, “重/轻”, “快/慢”等, 而另一些中两项都具有倾向性, 如“美丽/丑陋”, “快乐/伤心”等。无倾向性的一项是无标记的, 而有的倾向性就是有标记的。所以“高”(tall)是无标记的, 而“矮”(short)是有标记的。另外, 如果语义轴的命名在词形上与反义词对中的一项有关, 则该命名与无标记的这项有关。因此, 在英语中语义轴 length 与long有关, 与short无关。

标记性的另一个标准是: 无标记性的反义词项适用于更大的句法范围。首先, 无标记性反义词项能和数量词搭配组成短语, 而有标记项则不能。我们说 three feet tall 或“三英尺高”, 而不说 three feet short或“三英尺矮”。第二, 比例关系只能用无标记性词项表示, 我们说John is twice as old as Mike.而不说Mike is twice as young as John。另外, 在一对反义词中, 如果其中一项由另一项经词形转换而来, 则转换而成的这个词项具有标记性, 例如: formal是无标记性的一项, 而informal是有标记性的一项。

汉语反义词标记性的研究早在 70 年代末出现。伍铁平(1979; 1980)就陆续在《模糊语初探》、《模糊语再探》两篇文章, 初次将标记理论应用在反义词的研究中, 只是文章篇幅有限, 没有深入下去。

黄国营和石毓智(1993)发表了《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 首次将汉语反义形容词与标记理论结合起来, 他们主要在三种问句中考察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 (1) “N+A+吗”, (2) “N+A+不+A”, (3) “N+有多+A”。他们认为“干净”类(即文中的“好坏类”)在问句(1)(2)中, 表示积极的类是无标记的, 表示消极的是有标记的; 在问句(3)中, 两类词都是有标记的。“大小”类词的积极成分在问句(3)中是无标记的, 在问句(1)(2)中是有标记的; 消极成分都是有标记的, “冷热”类在三类问句中都是有标记的。

沈家煊（1999）也致力于标记论的研究，在传统标记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汲取当今语言类型学发现的一些跨语言的标记模式，归纳出一种新的标记理论，用来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他（1999：32-34）把判断标准归纳为了下列六条：（1）组合标准：一个语法范畴中用来组合成有标记项的语素数目比无标记的多，至少也一样多。（2）聚合标准：聚合成一个无标记范畴的成员比聚合成一个有标记范畴的成员多，至少也一样多。（3）分布标准：在句法中无标记项可以出现的句法环境比有标记项的多，至少也一样多。（4）频率标准：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比有标记项的高，至少也一样高。（5）意义标准：语法中无标记项的意义一般比有标记项的意义宽泛，或者有标记项的意义包含在无标记项之中。（6）历史标准：从历时上看，一种语言如果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都有标志，总是有标记项的标志先于无标记项的标志出现，晚于无标记项的标志取消。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准，组合和聚合、意义标准、分布标准和频率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沈家煊（1999）提出对相对反义词而言，有标记/无标记的对立主要存在于‘大小类’和‘好坏类’，‘冷热类’不存在有标记/无标记的区别。沈家煊不再单是从句法出发，而是从组合与聚合、历时与共时、分布和意义的角度，来确定反义词的有标记/无标记。

不对称性和标记性的提出标志着反义词本体研究与前沿的现代语义学知识结合到了一起。反义词词对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对称性，为什么会有无标记和有标记的区别，这些问题也值得从语义的角度来探讨。

此外，学者们的研究只是着眼于了词的层面，反义词的相反要具体到义位上的相反，那么标记性的研究也应该是从义位的角度出发，本文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就反义词的各个义位的标记性加以探讨。

1.1.4 结语

汉语学界关于反义词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我们发现汉语反义词仍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空间。我们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反义词的界定模糊

从语义系统的角度看，语义的矛盾是构成反义词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外反义词还表现为语义的相反或相对。那么，在什么维度上的对立是形成相对反义词的语义基础？在具体方向基础上经过隐喻引申之后的语义对立又有哪些？

从词汇系统角度看，反义词一定是语义矛盾或相反的词，但语义矛盾或相反的词不一定是反义词。例如“贫乏”和“富裕”，反义词聚合的确定还需要有什么标准？

从句法使用上看看，反义词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以相对反义词看，还可以继续划分为不同的小类，那么反义词的划分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框架？

(2) 反义词研究不成系统

反义词聚合是成系统存在的，目前的反义词的研究没有从语义的角度出发，研究多是零散的。从语义角度用系统的观点来审视，如何对反义词进行分类，每一类反义词各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相对反义词各小类之前有什么相同或相异的句法表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3) 反义词不对称性和标记性的研究没有具体到义位和语义特征

反义词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反义，而是义位与义位之间的反义，这点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蒋绍，1989；张志毅和张庆云，1989；高守纲，1994；贾彦德，1999；杨荣祥，2001等）。汉语中“义位”这个概念最早由高名凯（1995）先生提出。他认为，义位指一个语素或一个词的全部语义单位的结构，即任何语素任何词都有一个义位，其中各个“表抽象思维的语义

成素”，他称之为“义素”，也就是语义特征。一个能够独立运用的意义所形成的语义单位称为义位。义位是词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语义系统中的基本单位。

关于反义词的不平衡性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但都是以描写为主，而且只是具体到词，如“大”“小”在句法表现上不同，并没有深层揭示原因。我们认为反义词之所以在词汇层面、在组合和聚合上、在句法上呈现出不对称性，本质上是因为互为反义词的词对在义位上的差异，各义位在语义特征上又存在细微差异。从义位角度出发，审视各类反义词不同的义位在语义特征上的不同，才能揭示其不对称或不平衡的原因。汉语反义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此外以往研究反义词的不对称和有无标记/无标记现象，是从词的层面出发，没有具体到义位。在把标记理论运用到反义词研究中时，我们也应该深入到义位的角度。从义位的层面看，反义词词对在使用上是否还呈现出不对称性或是否存在有标记/无标记的对立，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4) 反义词的研究都是静态的语义上的研究，没从动态的使用的角度出发。

目前汉语学界对反义词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反义词时研究者的语感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和依据。但是，反义词在具体使用时可能有与理论研究有不一致的情况，从动态语言使用的角度分析反义词才能看出反义词使用时的复杂情况以及反义词在语言使用中的功能。本论文在研究反义词时结合静态和动态的研究视角，先从语义角度对反义词的基本进行研究，然后从动态角度，以BBC汉语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中的语料以及本文通过调查问的得到的数据，对反义词的理论进行验证或修正。

1.2 普通语言学界对反义词的研究现状

在任何语言中，反义词现象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义聚合现象，语言学家对英语的反义词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对汉语的反义词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

Cruse 提出在语义学家提出的所有语义关系中，反义关系可能是最容易被普通说话者理解和运用的。（“Of all the relations of sense that semanticists propose that of oppositeness is probably the most readily apprehended by ordinary speakers”）（Cruse, 1986:197）

但是反义词不是随便构建的，在词汇中并非任何一个词都有它相对的反义词，伍铁平（1993）认为，只有那些表示性质、状态、关系、方向、时空差距、情感和取向性动作的词才会有相应的反义词。伍谦光（1988/1994）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类：性质形容词：如“good—bad”、“young—old”、“light—heavy”等；表性质、状态或关系的名词，如“beauty—ugliness”、“war—peace”等；表时间、方位、方向或状态的副词，如“early—late”、“up—down”等；表感情或动作的动词，如“love—hate”、“support—oppose”、“win—lose”等。

1.2.1 关于反义词如何定义的研究

（1）从语义的角度对反义词进行的定义

几乎所有的英语词典或语言学词典（如 Chalker & Weiner 2001；Richards et al., 2002/2003）都这样界定反义词—“A word which is opposite in meaning to another word”.

Murphy (2010) 进一步从词汇学上对反义词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反义词的形成要有两个条件：二元对立（binarity）和最小的不同（minimally different）。Murphy 指出研究反义词不是看它们多么不一样，而是它们是

多么的相似。(“The solution, on the contrary, is not how different the words are but how similar they are.”) (Murphy, 2010:118)

他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热 (hot)、冷(cold)以及凉(cool)之间的差异，指出热与凉的相似程度不如热和冷。(“As the basic componential analysis shows, hot and cool are less similar to each other than hot and cold are.”)

hot	cold	cool
$\left[\begin{array}{l} + \text{ temperature} \\ + \text{ high} \\ + \text{ extreme}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l} + \text{ temperature} \\ - \text{ high} \\ + \text{ extreme} \end{array} \right]$	$\left[\begin{array}{l} + \text{ temperature} \\ - \text{ high} \\ - \text{ extreme} \end{array} \right]$

Murphy (2010:118)

此外，Murphy (2010)还提出，研究反义词时，不能只着眼于词的角度，应该从词汇单位的角度出发。他指出当人们讨论同义词或者反义词的时候，更准确的是从词义或词汇单位的层面上来讨论同义词或者反义词，所以一个词会有几个不同的同义词或者反义词。例如，当用温度表示热时，它的反义词是冷，而用热来表示辣时，它的反义词是温和，因此语义关系有时候叫做词义关系。(While people often talk about words being synonyms or antonyms, it is more accurate to talk about senses or lexical units (form + sense-in-use -see §1.2.4) as being synonyms or antonyms, since a single word may have different synonyms or antonyms for) different senses. For instance, when using the ‘temperature’ sense of hot, its opposite is cold, but when using the ‘spicy’ sense of hot, its opposite is mild. For this reason, semantic relations are sometimes called sense relations.) (Murphy, 2010:117)

学者们也指出了英文的反义词是同属于同一范畴下的两个词，仅在某一个维度上存在着差异。在讨论反义词的概念时，是从义位的层面出发，而不是词的层面。

(2) 从组合搭配及语境中的共现角度对反义词进行界定

学者们认为反义词既是语义关系(semantic relation), 也是词汇关系(lexical relation)。Jones (2002) 指出任何反义词的定义必须基于词汇和语义两个方面。他指出反义词不仅仅是语义上的相反, 同时在词汇系统中它们彼此必须有很强的关联。(“Any definition of antonymy must be lexical as well as semantic. Antonyms need to have ‘oppositeness of meaning’, but they also need to have a strong, well- established lexical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Jones, 2002:11)。基于这个认识, Jones (2002) 认为语义上相反, 而且在语境中能共现的词才能够成反义词。

Muehleisen (1997)提出了确定一对反义词时还要考虑到 “搭配”(collocational profiles), 他认为虽然 “big”和“ large”, “little”和“ small”是同义词,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意义完全相同。它们之所以是同义词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语义范围, 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 分别修饰不同的名词。典型的反义词位于同一语义维度上相反的两端, 而且也能用于描述同样的事情, 因此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语义范围。(Although big and large, and likewise little and small, are near synonyms, this does not mean they are identical in meaning; they are synonyms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ame semantic dimension, but they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modify different kinds of nouns. It showed that good opposites are adjectives that not only occupy opposite ends of a shared semantic dimension, but also describe the same kinds of things and thus share a lot of semantic range in which to contrast.) (Muehleisen ,1997:113)

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意识到界定反义词时不能只基于词义, 还要考虑到它们在词汇系统中的关系, 是否经常在语境中共现。此外, 还要从组合的角度, 看两个词的搭配关系是否一致。随着语料库的兴起, 他们对英语反义词的研究从静态的语义角度, 转向了动态的使用角度。从语言使用角度界定反义词, 既考虑到了反义词使用时的复杂情况, 也避免了研究反义

词时研究者的主观性。本文的研究也将借鉴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从语义上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界定，也要结合语料库中的语料以及汉语母语者的使用情况。

1.2.2 从语义学角度对英语反义词的分类的研究

许多学者从语义角度对英文反义词的进行了分类 (Palmer ,1976; Lyons ,1977; Lehrer & Lehrer, 1982; Cruse, 1986) 。目前普通语言学界普遍接受的英语反义词分类为：互补反义词 (complementary)、可分级反义词 (antonymy)、方向反义词 (directional opposite) 和关系反义词 (relational opposite/converse)。

(1) 互补反义词

英语中互补反义词 (complementary) 有很多，例如真/假 (true/false) ，死/活 (dead/alive) ，男/女 (male/female) ，互补反义词把一个领域一分为二。

Leech (1976) 认为互补反义词可以从语义特征的角度上分析，他分析了以下几个词，“男/女，男孩/女孩”，这些词只是在一个语义特征上有差别，而且把一个整体的领域一分为二：

man: [+human] [+adult] [+male]
woman: [+human] [+adult] [-male]
boy: [+human] [-adult] [+male]
girl: [+human] [-adult] [-male]

(Leech ,1974:96)

Muehleisen (1997) 指出互补反义词和可分级反义词相似的地方是都有一个统一的语义维度，但是这个维度没有中间状态。（“Like the gradable

adjectives, the complementary adjectives share a semantic dimension, but it is a dimension which has no middle values.)(Muehleisen, 1997:9)

Cruse (1986) 指出互为互补反义词的一对词把一个概念域穷尽地一分为二, 非此即彼) (“The essence of a pair of complementaries is that between them they exhaustively divide some conceptual domain into two mutually exclusive compartments, so that what does not fall into one of the compartments must necessarily fall into the other”) (Cruse,1986:98)。他还研究了动词性的互补反义词, 把他们也分为了三类:

互动反义词(Interactive), 如: 命令/执行/违反(command: obey: disobey) , 在这一组中, 执行/违反(obey/disobey)是互补反义词, 前提是命令/执行(command/obey)是刺激(stimulus) 和回应(response) 的关系;

满足式反义词(Satisfactive), 如: 尝试/成功(try: succeed)

反作用反义(Counteractive), 如: 攻击/防卫/屈从(attack: defend: submit.), 在这一组中, 攻击/防卫(attack/defend) 构成了互补反义词。

学者们都指出了互补反义词的基本特征——把概念的一分为二。除了对形容词性反义词研究外, Cruse (1986) 还把互补反义词的研究扩展到了动词性反义词。目前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研究还很少涉及到动词性反义词, 也没有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其特征。

(2) 可分级反义词

Cruse 对英语中的相对反义词(gradable antonym) 做了详细的研究。Cruse (1986) 提出了“真比较”(true comparative) 和“伪比较”(pesudo-comparative) 两个概念。

根据反义词的双方是否有真性比较级, Cruse (1986:209) 认为反义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组 1、极反性反义词(polar antonym) ——反义词对的双方都可以有伪比较;(There is a pesudo-comparative to each member of a pair.) 如: Long,

short (长, 短)、old, young (年老, 年轻)、high, low (高, 低)、large, small (大, 小)。

这个很短, 但是比那个长。 (*It is short, but it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one.*)
这个很长, 但是比那个短。 (*It is long, but it i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one*

组 2、重合反义词 (overlapping antonym) ——反义词对中的一个可以有伪比较, 但是另外一个只可以真比较; (There is a pseudo-comparative corresponding to one member of a pair, but the other member has a true comparative.) 如: good, bad (好, 坏)、pretty, plain (漂亮, 简单)、polite, rude (礼貌、粗鲁)、easy, difficult (容易、困难)。

约翰是个笨家伙, 但是他比比尔聪明。 (*John is a dull lad, but he is cleverer than Bill.*)

?¹ 比尔是个聪明人, 但是他比约翰笨。 (? *Bill is a clever lad, but he is duller than John.*)

组 3、等值反义词 (equipollent antonym) ——反义词对双方都只可以真比较。(Both members of a pair have true comparative.) 如: hot, cold (热, 冷)、happy, sad (快乐, 悲伤)、proud, ashamed (骄傲, 羞耻)。

? 今天很热, 但是比昨天冷。 (? *It is hot, but it is colder than yesterday.*)

? 今天很冷, 但是比昨天热。 (? *It is cold, but it is hotter than yesterday.*) ”

Cruse (1986:209)

Cruse (1986) 的研究也影响了汉语学界, 沈家煊 (1999) 提出了用“虚比”和“实比”来进一步划分现代汉语中的相对反义词。学者们看到了相对反义词内部的不同, 从语义系统的角度对相对反义词进行分类, 这样的

¹ ? 代表的是这个句子不符合母语者的习惯。

视角值得我们借鉴，但是，这样的划分也存在一些问题。Cruse (1986) 和沈家煊 (1999) 对英汉相对反义词的划分标准都是基于静态的语义角度，但在动态语言的使用中，汉语母语者对“实比”“虚比”句子的接受度是如何的？是否与理论研究相一致？这些都是本文需要研究的。本文会从母语使用者的情况出发，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3) 方向性反义词 (Directional opposites)

方向性反义关系是由 Lyons (1977) 最先提出，他指出这类关系包括：介词“里/外”(inside /outside)、“上/下”(above /below)，副词“顺时针/逆时针”(clockwise / counter-clockwise)等方向性的词汇，还包括抽象意义上的方向性反义词(一种行为或状态与另一种行为或状态是可逆的，往往是一行为或状态过渡到另一行为或状态，或者反之)，诸如“买/卖”(buy/ sell)， “结婚/离婚”(marry/divorce)， “借入/借出”(borrow/ lend)， “出现/消失”(appear/vanish)等一系列动词。

Cruse (1986; 2001) 认为英语中很多的方位词和介词可以构成方向性反义词。Cruse (1986: 225-226) 认为英语中的方向性反义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1) 逆向词 (directions),指的是运动方向上相反的反义词 (“defines a potential path for a body moving in a straight line; a pair of lexical items denoting opposite directions indicate potential paths, which, if followed by two moving bodies, would result in their mo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2) 对顶反义词 (Antipodals), 指的是在某个凸出的轴线上，处于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极点构成反义词。 (“Building on the notion of oppositeness of direction, a category of antipodal opposites can be defined, in which one term represents an extreme in one direction along some salient axis, while the other term denotes the corresponding extreme in the other direction.”)，如：顶/底 (top/bottom)，凸出的轴线 (salient) 经过引申后，可以构成其它的反义词，如：full/empty (满/空)。

(3) 对应部分反义词 (Counterparts), 任何一个一致的平面或形状上的偏离或不规则部分, 和与其方向相反的部分, 构成反义词。 (“Any deviation or irregularity in an otherwise uniform surface or shape has a counterpart in which essential defining directions are reversed.”), 例如: 土墩/洼地 (mound/depression) 等。

(4) 逆变词 (Reversives.), 在相反方向的运动或变化的动词, 构成反义词。 (“Those pairs of verbs which denote notion or chang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Cruse (2001: 254) 进一步指方向性反义词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静态的 (‘static’ directional antonyms), 如上/下 (up/down), 南/北 (north/south) (东/西), 向前/向后 (forwards/backwards), 这类词都是位于空间轴的两端; 第二类是“动态的”方向性反义词 (‘dynamic’ directional antonym)。这类反义词主要是动词性的。Cruse (1986, 2001) 把“动态的”方向性反义词进一步又可以分依存反义词 (restitutives) 和独立反向词 (Independent reversives)。所谓依存反义词 (Restitutives) 是说反义词中的一个一定要表明回归到了过去的状态 (necessarily denotes the restitution of a former state)。以移除/放回 (Remove/replace) 为例, 可以将某件东西移除到它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但是不能将某件东西放回到它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就是说, 移除(remove)是一个独立词汇, 而放回(replace)则取决于前一状态。 (“Take the pair *remove/replace*, for example. One can remove something to a certain place where it has never been to, but one cannot replace something in a place where it has never been to. That is, *remove* is an independent member, while *replace* is logically dependent on a former state.”) (Cruse 1986:228). 独立反向词 (Independent reversives) 不一定指动词的最后状态是前一状态的循环。(No necessity for the final state of either verb to be a recurrence of a former state) 以加长/缩短为例。一条线被缩短后, 加长它未必意味着它和以前一样变得长了。 (“Take the pair

lengthen / shorten, for example. A line which lengthens does not need to return to a former state of being long, after it is shortened.”) (Cruse, 1986:228)。

普通语言学学者们对方向性反义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从空间角度出发，指出了英语方向性反义词在那些维度上是相反的。汉语中也存在着表示方位词、介词以及表示方向性的动词，但目前还没有对他们系统的研究，普通语言学界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4) 关系性反义词 (Relational opposites)

关系性反义词也叫 *relative terms* (Egan1968) 或者 *conversive terms* (Lyons 1977) 或者 *converses* (Leech 1974) .

Lyons(1977)指出很多的关系反义词反应的是社会角色(*social roles*)，例如老师/学生 (*teacher/student*)，医生/病人 (*doctor/patient*)，有的反应的是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kinship relations*)，如父亲/母亲(*father/mother*)。

Cruse (1986) 指出这类词包括在上面/在下面 (*above/below*)，先辈/继承者 (*predecessor/successor*)，家长/孩子 (*parent/child*) 以及老师/学生 (*teacher/student*)。

关系性反义词的界定无论是普通语言学界还是汉语学界都存在模糊性，例如，Cruse (1986) 认为在上面/在下面 (*above/below*) 是关系性反义词，但Cruse (2001) 又指出这类方位词可看作是方向性反义词。Lyons(1977) 指出反应血缘关系或亲属关系 (*kinship relations*) 的词是关系反义词，如父亲/母亲 (*father/mother*)，但父亲/母亲 (*father/mother*) 只是在性别维度上的相反，与医生/病人 (*doctor/patient*) 显然是不同的。汉语学界对关系反义词的认知也是存在争议的，该如何界定关系性反义词就值得本文研究。

(5) 小结

普通语言学家们从语义、静态的角度对英文的反义词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成果对本论文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也有很多的局限之处。Jones (2002) 指出 Cruse 的分析不能符合每一个母语者的语感，主要的问题是

他对可分级反义词的分类是基于“主观的判断标准”。(Cruse (1986) analysi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every native speaker's intuitive judgment. The main problem with Cruse's (1986) classification of adjective gradable antonyms lies in its "subjective nature of the criteria") (Jones, 2002:16)

Hsu (2008)也指出建立在语感基础上的反义词研究方法有两处局限:首先,一些词虽然语义上是相反的,但是大多数母语者却不认为是反义词,例如 *affluent and broke*, 尽管都是指财富尺度,但是大多英语母语者认为不是反义词。第二, *big and large* 是同义词, *little and small* 也是同义词,但对大多数的母语者的语感而言,相对于 *big/small* 和 *large/little*, *big/little* 和 *large/small* 作为反义词接受度更高。她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传统语义学只是从语义相反上来定义反义词是不足够的。(First, some words are semantically opposite, but they are not regarded as antonyms by most native speakers. For example, although *affluent and broke* operate along the same semantic scale, i.e., the scale of wealth, most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do not regard them as antonyms (Jones 2002:10). Second, while *big and large* are synonymous and *little and small* are synonymous, most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might intuitively feel that *big/little* and *large/small* achieve greater antonymous status than *big/small* and *large/little* (Charles and Miller 1989:373-374).) (Hsu ,2008:14)

基于此,学者们(Fellbaum, 1995; Jones, 2002; Hsu ,2008)对反义词的研究转向了语料库的角度。

我们也非常认同以上学者的看法,反义词的研究不能只是静态语义上的,也不能只凭借研究者的个人语感。在语言使用中,反义词的句法功能、组合搭配,以及语料库中的语料,也应该作为反义词研究时的重要依据。因此,反义词的研究需要动态和静态相结合。

1.2.3 从语料库的视角对英汉反义词的研究

Fellbaum (1995) 从语料库的视角对反义词的在篇章中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反义词在语篇中共现是出于修辞的需要, 例如强调或者幽默和讽刺, 有时也是表示状态的变化。

Jones (2002) 进一步对反义词在语篇中的共现进行了分析, 他通过 280 万的新闻语料库, 总结了 8 种反义词共现时在篇章中的功能, 并据此对反义词词对进行了分类: 辅助反义词 (Ancillary Antonymy)、协调反义词 (Coordinated Antonymy)、比较反义词 (Comparative Antonymy)、显著反义词 (Distinguished Antonymy)、过渡反义词 (Transitional Antonymy)、否定反义词 (Negated Antonymy)、极端反义词 (Extreme Antonymy)、惯用反义词 (Idiomatic Antonymy), 其中辅助反义词词对在语篇中共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Hsu (2008) 把 Jones (2002) 的反义词的“功能性框架” (functional framework of antonymy) 应用到了汉语的研究中, 她指出汉语的反义词共现时有 13 种功能, 除了英文中的 8 种外, 还有其他 5 种, 因此可以把反义词分为 13 类:

1) 辅助反义词 (Ancillary Antonymy)

有男人狩猎、女人织布的图腾。

2) 协调反义词 (Coordinated Antonymy)

男人与女人的生物时钟都会在他们进入三十大开后开始启动。

对于此一报导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3) 比较反义词 (Comparative Antonymy)

男生可以做到的, 女生一样可以做的到。

4) 显著反义词 (Distinguished Antonymy)

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

5) 过渡反义词 (Transitional Antonymy)

澳门的科技发展应先从应用科技入手，由易到难

6) 否定反义词 (Negated Antonymy)

我不能输，我应该赢。

7) 极端反义词 (Extreme Antonymy)

在佛国传扬佛法是最困难，也是最容易。

8) 惯用反义词 (Idiomatic Antonymy)

市场经济不进则退

9) 特指反义词 (Specified Antonymy)

住校的学生只有十七人，其中男生十一人，女生六人。

10) 关联反义词 (Associative Antonymy)

强化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关系

11) 同步/等价反义词 (Simultaneous/Equivalent Antonymy)

他们爱就是恨，恨就是爱，

12) 及物反义词 (Transitive Antonymy)

在老师的认真教导学生下，

13) 否定辅助性反义词 (Negated Ancillary Antonymy)

千万不要怕文法错误或发音不正确

(Hsu, 2008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不同于汉语学界的学者从静态、语义的角度对反义词的研究，Hsu(2008)以动态的视角，根据反义词词对共现时的所表达的功能，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从语料库的角度出发，避免了以静态角度研究反义词时的主观性，为汉语反义词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我们也会发现 Hsu (2008)从功能角度对反义词的分类实际上不太可操作。他认为“输”“赢”在以下句子中是“否定反义词”，

否定反义词 (Negated Antonymy)

我不能输，我应该赢。

(Hsu, 2008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但是，在下面句子中：

你毁掉我的未来，我也破灭你的梦想。没有输赢，两败俱伤。

BBC 汉语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

“输”“赢”显然不是相互否定的，而是具备了“同步/等价反义词”(Simultaneous/Equivalent Antonymy)的功能。此外，她认为“男人”“女人”既有可能是协调反义词也可能是比较反义词。可见，在不同的句子中其实反义词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输/赢”，“男人/女人”等反义词的功能是句子所赋予的，也就是说在言语中临时获得的，从言语的角度，可以看作是反义词共现时具有的功能，但是把言语功能看作是划分反义词的标准，我们认为不太合理。

1.2.4 英汉反义词的量级分析和研究

Paradis (2001) 针对形容词的有界性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形容词的有界性是与其可分级性有关的一个基本属性。可分级形容词可以分为两类：有界形容词和无界形容词。(It is proposed that boundedness in adjectives is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associated with gradability. Two basic types of gradable adjectives are distinguished: those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a boundary and those which are not.) (Paradis, 2001:54)

在此基础上，他把反义词进行了分类——互补反义词均是有界的，不可量化的，而可量化的反义词都是可以分级的，进一步可以分为有界的反义词和无界的反义词，其有界性可以通过“completely”，“very”和“absolutely”来检验。如果能够用 completely 或 absolutely 来修饰，则是有界的，而如果可以用 very 来修饰，就是无界的反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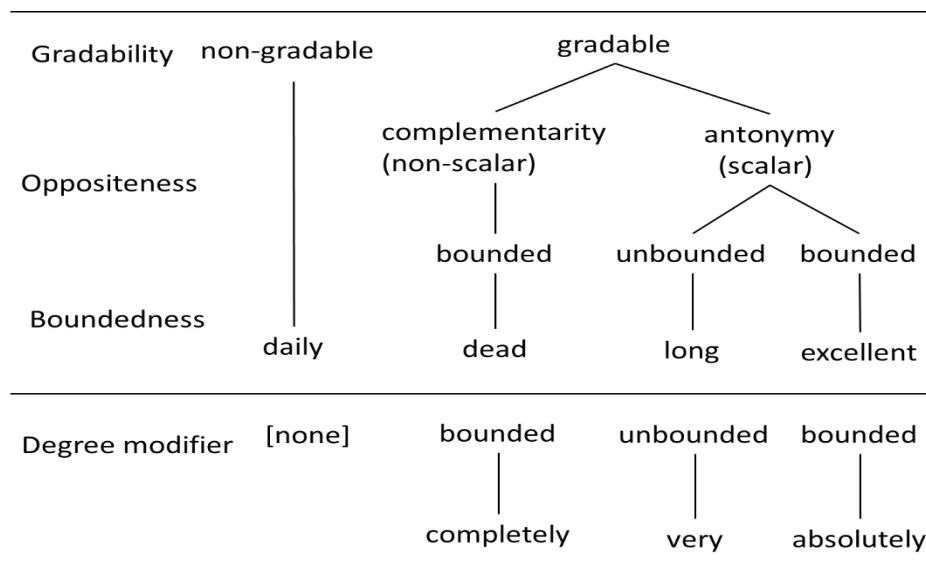


图 1.4 不可分级与可分级的二分法以及三种基本类型的有界性 (Paradis, 2001: 54)

Kennedy (2001) 提出可分级反义形容词可以用介于两个极性相反的两个词之间的程度 (degree) 来描述, 这些程度应该被描述成量级上的区间, 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点。在量级结构上必须考虑形容词极性和语义上的可比较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Kennedy & McNally (2005) 提出形容词的维度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程度 (a set of degrees)、空间量度 (a dimension)、顺序关系 (the ordering relation)。其中顺序关系是构成高/矮, 空/满, 贵/便宜等的关键因素, 这些词使用相同的量度和程度, 但是顺序相反。(“The ordering relation is the crucial fact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ntonym pairs like tall/short, empty/full, expensive/inexpensive, accurate/inaccurate, pure/impure, and so forth, which crucially make use of the same dimension and degrees ,e.g. Both tall and short map their arguments onto corresponding degrees of height, but express inverse ordering relations.”) (Kennedy & McNally, 2005:351).

Kennedy & McNally (2005; 2007) 依据分级形容词的量级尺度是否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从 scale structure 的角度, 指出了形容词在受程度副词修

饰时的差异，并对其进行了不同以往的分类。他们把形容词分成以下四种尺度结构(scale structure): 1)全开放的(totally open); 2)下封闭的(Lower closed); 3)上封闭的(Upper closed); 4)全封闭的(Totally closed)。

- a. $\langle D_{(0,1)}, R, \Delta \rangle$ (TOTALLY) OPEN SCALE
- b. $\langle D_{[0,1)}, R, \Delta \rangle$ LOWER CLOSED SCALE
- c. $\langle D_{(0,1]}, R, \Delta \rangle$ UPPER CLOSED SCALE
- d. $\langle D_{[0,1]}, R, \Delta \rangle$ (TOTALLY) CLOSED SCALE

图 1.5 Scale structure (量级结构)(Kennedy ,2005: 354)

Kennedy (2007) 指出可分级反义词也可以对应到相同的量级上，但是有着相反的顺序。另外，表示积极方面的反义词(tall, full, wet 等)用于衡量性质增加的程度，而消极方面的反义词则用于衡量性质减少的程度。(Antonymous pairs of gradable adjectives map their arguments onto the same scale, but impose inverse orderings on their shared domains. Furthermore, positive adjectives like tall, full and wet measure increasing amount of a property, while negative adjectives measure decreasing amounts of a property.) (Kennedy, 2007:33-34)

Kennedy (2007) 还分析了相对可分级和绝对可分级形容词的语义，并且指出，按照量级结构，如果一个量级下端封闭，则反义词词对中的正向词应该包含最小的程度，而反向词应该包括最大程度；如果量级上端封闭，则反义词词对中的正向词应该包括最大程度，而词应该包括最小程度；如果量级下端是开放的，则正向反义词不包括最小程度，反向反义词不包括最大程度；如果量级上端是开放的，则正向反义词不包括最大程度，而反向反义词不包括最小程度。Kennedy 指出了量级结构类型学 (a typology of scale structures)：完全开放 ((totally) open)，低端封闭 (lower closed)，上端封闭 (upper closed)，完全封闭 (totally closed.)，相应的，他把反

义词也分为了四类，划分标准是是否能受 *absolutely, completely, totally, perfectly* 或者 *slightly and partially* 的修饰。

“Open scales

a. *Perfectly/Slightly {tall, deep, expensive, likely}*

b. *Perfectly/Slightly {short, shallow, inexpensive, unlikely}*

Lower closed scales

a. *Perfectly/slightly {bent, bumpy, dirty, worried}*

b. *perfectly/Slightly {straight, flat, clean, unworried}*

Upper closed scales

a. *perfectly/Slightly {certain, safe, pure, accurate}*

b. *Perfectly/ slightly {uncertain, dangerous, impure, inaccurate}*

Closed scales

a. *perfectly/ slightly {full, open, opaque}*

b. *perfectly/ slightly {empty, closed, transparent}*”

(Kennedy, 2007:34)

开放量级 *Open scales* 的反义词词对 a 组与 b 组既不可被 *perfectly* 修饰，也不可被 *slightly* 修饰。如：高，深，贵，可能 (*tall, deep, expensive, likely*) 以及矮、浅、便宜、不可能 (*short, shallow, inexpensive, unlikely*)。

低端封闭量级 (*Lower closed scales*) 反义词词对中的 a 组，如：弯、凸起、脏、担忧 (*bent, bumpy, dirty, worried*) 只能受 *slightly* 修饰，不能受 *Perfectly* 修饰；反义词 b 组，如直、平、干净、不担忧 (*straight, flat, clean, unworried*) 只能受 *perfectly* 不能受 *slightly* 修饰。

上端封闭量级 (Upper closed scales) 反义词词对中的 a 组 如: 确定、安全、纯净、精确 (certain, safe, pure, accurate) 只能受 perfectly 修饰, 不能被 slightly 修饰; 反义词 b 组, 如: 不确定、危险、不纯净、不精确(uncertain, dangerous, impure, inaccurate), 只能受 slightly 修饰, 不能被 Perfectly 修饰。

完全封闭量级(closed scales)反义词词对中的 a 组和 b 组, 既可被 Perfectly 修饰, 也可被 Slightly 修饰。如: 满、开、不透明(full, open, opaque) 和空、关、透明(empty, closed, transparent)。

Kennedy & Levin (2008) 提出了变化的量度 (Measure of Change), 他认为量级结构 (scale structure) 能够解释为什么量级的端点 (endpoints) 是判断完全封闭量级 (closed scales) 的潜在标准, 但是无法揭示量级上精准的标准 (actual standard)。他们认为变化的量度 (Measure of Change) 在许多语言中的可分级反义词中都能应用。他们认为可以对这些词汇进行统一的分析, 即根据物体在某个量级上度的变化来描述这些词汇。

Rotste & Winter (2004) 利用量级结构分析了“总形容词” (total adjective) 和“部分形容词” (partial adjective), 如表 1.1 所示。区分“总形容词”和“部分形容词”标准, 就是看他们能否受副词 (almost, slightly, completely)的修饰。Almost 和 completely 可以用于修饰“总形容词”, 而 slightly 可以修饰“部分形容词”, 它们的这些区别在于这些形容词具有不同的量级结构。“总形容词”在尺度上, 一直固定在部分反义词的底端, 而“部分反义词”可以取尺度上的任何一点。(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tandard value of a total adjective is always fixed as the lower bound of the corresponding partial adjective. By contrast, the standard value of partial adjectives can take any point on the partial scale.) (Rotstein & Winter, 2004: 259)

Total	Partial	Complementary?
closed	open	-
healthy	sick	-
dry	wet	-
straight	curved/crooked	-
satiated	hungry	-
whole	cracked	-
smooth	rough	-
safe	dangerous	-
naked	dressed	-
complete	incomplete	
clear	unclear	
truthful	untruthful	
certain	uncertain	
perfect	imperfect	
pure	impure	

表 1.1 Total adjective and partial adjective (Rotstei&Winter ,2004: 266)

Lin & Peck (2016) 的分析将量级结构应用到了汉语的研究中, 利用量级结构分析了汉语中的简单形容词, 她们否定了以往汉语分析中的简单形容词都是无界的, 指出一些简单形容词实际上是有界的, 并将形容词先分为不可量化 (non-scale) 和可量化 (scale) 两类, 然后根据是否能受“更”修饰, 否定后是否是其反义词, 把“scale”可量化的形容词进一步分为了四类, 这种分类能够对于单个形容词的语义和句法性质进行详细的分析, 并且证实了量级结构分析法在汉语分析中应用的适用性。

	更 <i>gèng</i> 'more' comparative	Negation à antonym
Open-scale adjectives, e.g. 热 <i>rè</i> 'hot'	Yes	No
Lower-closed-scale adjectives, e.g. 脏 <i>zāng</i> 'dirty'	Yes	Yes
Upper-closed-scale adjectives, e.g. 直 <i>zhí</i> 'straight'	No	Yes
Totally-closed-scale adjectives, e.g. 空 <i>kōng</i> 'empty'	No	No

表 1.2 汉语简单可量化形容词的分类方法 (Lin&Peck, 2016: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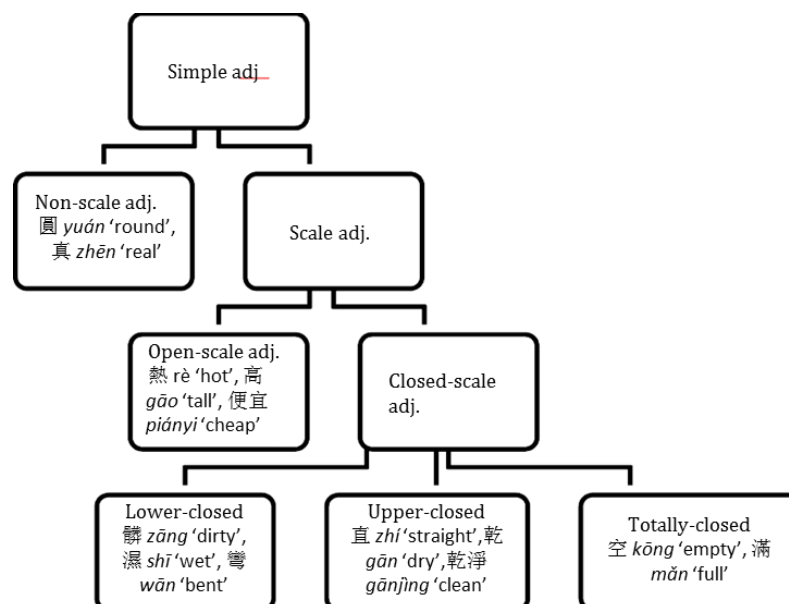


图 1.6 汉语简单形容词的分类 (Lin&Peck, 2016:18)

如图 1.6 所示，简单形容词共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 1) 不可量化形容词 (non-scale adjectives) 如：圆、真等；
- 2) 开放形容词 (Open-scale adjectives) ， 如：高、热、便宜；
- 3) 低端封闭形容词 (lower-closed-scale adjectives) ， 如：脏、湿、弯；
- 4) 上端封闭形容词 (upper-closed-scale adjectives) ， 如：干净、干、直；
- 5) 全封闭形容词 (and totally-closed-scale adjectives) ， 如：空、满。

她们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反义形容词，为反义词的划分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本论文也将借鉴量级分析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进行分类。

1.2.5 结语

普通语言学对英汉反义词的研究给汉语反义词的研究也提供了借鉴意义。从研究内容来看，反义词的研究大多反义词的分类、语义关系、成对反义结构及其在语篇中的功能。值得借鉴的是，语言学家在研究英语反义词时，把英语反义词看做是一个系统。尤其是可分级反义词的研究，(Palmer, 1976 ; Lyons, 1977; Lehrer & Lehrer, 1982; Cruse, 1986) 从语义系统的角度出发，既看到了可分级反义词的共性，也注意到了差异。

普通语言学对反义词的研究也从静态的语义的研究，进入到了动态的角度，通过语料库，检验并总结反义词的功能，并对其进行分类。以往静态的研究，能从系统的角度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但是可能划分的类别以及总结出的语义特征与母语者的语感并不相符，语料库的兴起也让在确立反义词时有了依据。本文的研究将借鉴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既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的反义词系统，也会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反义词在实际使用时的情况。本文将通过调查问卷，分析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新加

坡华语母语者的反义词作答情况，这些数据可以作为本研究的小型语料库，通过对这些母语者的分析，得出反义词在动态使用时的特点。实证部分的研究能够补充或修正理论部分。

1.3 新加坡的语言生态及新加坡华语词汇研究的成果

研究任何一个族群的语言使用和习得，都必须充分了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新加坡华语可以看作是华语的一个变体，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并介绍一下新加坡华语研究的一些成果。

1.3.1 新加坡的语言使用情况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华人为主的海外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 76.2%（依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但是华语并未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加坡的主导语言。以英校为模式的统一型学校于 1984 年正式出现，这类学校采取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以母语为第二语文的教育制度，这也就是二十多年来，新加坡所实行的一种语言政策——以英语为主导的双语教育政策。

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母语检讨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过去 20 年来，新加坡本地家庭用语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华族学生，在家庭里使用英语的频率从 1991 年 28% 上升到 2010 年 59%。在全球汉语热的大背景下，新加坡的华语教育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吴英成（2003）提出全世界的华语可以依据扩散的种类，它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功能域、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划分为三大同心圈：内圈、中圈、外圈。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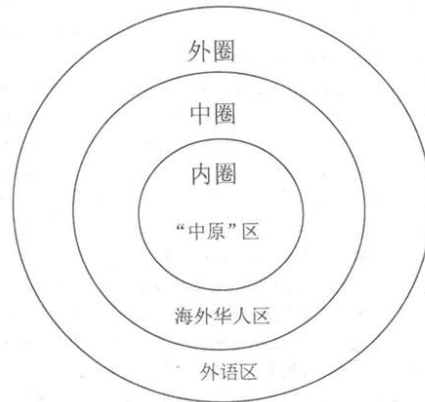


图 1.7 华语三大同心圈

位于中圈的新加坡华语教育既不同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母语语文教育，也不同于外圈的对外汉语教育。位于内圈的母语语文教育具备得天独厚的华文环境，华语既是行政语言，又是社会共同语；位于外圈的对外汉语教育虽然不具备华文环境，但是学习者往往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而位于中圈的海外华语教育，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华语时是非常特殊的，华语对他们讲并不完全是第二语言，作为母语大部分华裔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习得了部分华语，但是新加坡社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从家庭环境看，那些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里成长的华族年轻父母，更是习惯用英语和子女交谈；从社会环境看，华语虽然名列四大官方语言之一，实际上只是承担了族群交际语的功能，甚至沦落为“巴刹²语言”，也就是说它只能用在小菜场买菜等场合，因此学生缺乏学习华语的内在动机。此外，新加坡华语由于受到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已经衍变成为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不同于中国大陆普通话的汉语变体，这些都为新加坡的华语的研究和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² 巴刹：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指的是菜市场。

1.3.2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研究成果

新加坡华语作为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汉语变体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关于新加坡华语的研究有很多，陆俭明、张楚浩、钱萍（2002：78）指出“新加坡华语跟中国的普通话是一脉相承的，应该说新加坡华语与中国的普通话是一致的，都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李临定、周清海（2002：151）提到“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当前还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华语如何规范？这是个可研究的课题，从新加坡广播、电视所使用的语言来看，显然是以中国大陆普通话规范标准为依据的，新加坡有影响的新闻报纸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尽量向普通话规范靠拢的。”

当然，新加坡华语在词汇方面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加坡华语产生了很多特有词汇，关于新加坡华语词汇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的成果有：周烈婷（1999）研究了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词义差别，周清海、萧国政（1999）研究了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汪惠迪（2000）编纂了《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林万菁（2001）研究了新加坡华文词汇的规范趋势，汪惠迪（1990；1999；2002）探讨了新加坡华语的一些特有词语，李临定（2002）对新加坡华语词汇和中国普通话词汇进行了比较，余尚兵（2003）研究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与新加坡华文词汇发展之间的关系，陈琪（2008）研究了新加坡的华语词语。

学者们的研究涉及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发现，就反义词这一聚合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应用，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过。本论文会从实证研究出发，对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以及华裔中学生的反义词掌握情况做调查研究。

1.4 本研究的目的是与方法

1.4.1 研究目的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有两个：

(1) 从理论的角度，对汉语反义词尤其是相对反义词做系统的研究。

语言中的反义词是非常复杂的，普通语言学对反义词的研究，主要是从语义角度出发，对反义词语义进行系统地考察，并试图找出反义词的语义特征与其句法表现的内在关联。而汉语对反义词的研究是零散的，描写性的，从语义角度切入的少，往往只是反义词聚合词汇平面的研究，没有从微观上深入到义位层面。本论文将着重从词汇语义的角度入手，对现代汉语反义词尤其是相对反义词进行系统研究。我们的研究力图探讨以下问题。

-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语言中核心的、典型的反义词是容易判读的，同时语言中还存在着边缘的、非典型的反义词。从语义上和词汇系统上看，反义词该如何界定，其判断标准和框架是什么？
-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分类。从语义学的角度，以一个系统的观点，对反义词的分类进行反思和探讨。尤其是相对反义词，作为反义词中句法表现差异最大的一类，相对反义词该如何划分。
- 从义位的角度研究相对反义词，并深入探讨各类相对反义词语义特征上的细微差异，从而揭示了导致其句法使用上呈现出对称或不对称的深层原因。

(2)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新加坡华语相对反义词使用情况做调查。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社会，新加坡中学生大都是双语使用者，他们的华语除了受到了英文的影响，还受到了方言、马来语的影响，作为一群特别的华语使用者，新加坡的学生在反义词掌握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偏误值得我们研究。反义词作为一种重要复杂的聚合，新加坡的学生掌握

情况如何，此外，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在反义词的使用上与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有什么差异等，也值得做实证性的研究。

本论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对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和华裔中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情况进行了调查。本论文将根据研究结果重点讨论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在相对反义词使用上的偏误，并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希望本论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新加坡华语习得研究有所贡献，同时能够给新加坡华语教学，尤其是新加坡华语中的反义词教学提供依据。

1.4.2 研究方法

(1) 坚持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反义词聚合的研究不仅要研究词汇层面的问题，还要从微观角度切入。我们将以语义作为本论文研究的基础，首先对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做探讨，然后细致分析各类相对反义词的语义特征，从而揭示反义词词对内部在使用频率上、构词能力上、组合搭配上、句法使用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根本原因。

(2)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论文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反义词进行了分类别的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和华裔中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情况进行调查。在实证研究的部分，本论文重点研究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在相对反义词使用上的特点，并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调查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本研究的小型数据库。通过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进行数据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新加坡华语反义词在使用上的特点。

(3) 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普通语言学对英文的反义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尝试把这些方法论应用到汉语的研究中。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既有对静态的语义分析，也有依据语料库从动态的角度对反义词进行的词汇语用分析。这些研究方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的研究会首先尝试对汉语的反义词做细致的语义分析，此外，在实证研究部分，我们将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的数据，建立了本研究的一个小语料库，并结合 **BBC** 汉语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来分析反义词尤其是相对反义词在实际使用时的情况。通过对不同组受试语言使用的分析，我们力图看到新加坡华语中反义词的使用标准，以及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在反义词使用上的特点和偏误。

第二章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及分类

2.1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界定

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是非常丰富的，张志毅和张庆云（2009）提到《反义词大词典（新一版）、》收录的词的最佳反义类聚。但是语言中核心的、典型的反义词是少数的，反义词不仅是人们头脑印象中那些语义特征十分鲜明、具有规则、语言特点非常自然、意义完全相反、能够容易辨识的对词，语言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边缘的、不典型的反义词，那反义词该如何界定？反义词的边缘划界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认真地从语义角度加以琢磨和研究，才能得以比较准确地判断。

2.1.1 现代汉语反义词形成的语义基础

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提出了三类反义词：“长—短”类，两项词义间具有极性对立关系；“真—假”类，两项词义具有互补对立关系，即逻辑学中的矛盾关系。刘叔新（1988b）提到反义词是“词语之间在意义上相反，而且这相反必须建立在逻辑上的概念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基础上”。张志毅和张庆云（2009）认为：在逻辑范畴相同的情况下，下面四种不相容概念都是构成反义词基础的逻辑意义：（一）矛盾概念；（二）对立概念。包括量的对立、两极对立和渐变性对立；（三）对偶概念。事物关联的对立，也是人们联想的对立。如“买—卖”，“东—西”，“丈夫—妻子”等；（四）某些并列概念。他们认为，如果人们经常把某两个概念对比使用，就可以作为反义词看待。如“春—秋”，“手—脚”，“饭—菜”等。

以上学者都提出了矛盾概念和反对/对立概念是构成反义词的必要条件。矛盾关系能够成反义词目前学术界没有争议，但是反对/对立关系具体

该如何界定？哪些维度上的对立/反对可以构成反义词，这些还值得探讨。我们认为，张志毅和张庆云归纳的形成反义词的逻辑意义就过于宽泛。他们提出的对偶概念，如“买—卖”、“丈夫—妻子”等，其实也是对立概念在方向或关系方面的隐喻，可以归并为对立概念；但是，并列概念，如“手—脚”、“饭—菜”，我们认为不能视为构成反义词的逻辑意义。反义词最基本的逻辑基础之一是概念的不相容，具体而言，反义词在逻辑上应该是矛盾关系或对立关系（石安石和詹人凤 1983；刘叔新 1988 b）。并列概念不存在语义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不宜视为反义词的逻辑基础。

Lyons (1977) 认为反义关系和反义词之所以混乱不清，原因之一是未能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语义对立进行深入的分析。语义对立的类型在汉语反义词的研究中也尚未有清楚的结论。因此本文也尝试着去总结一下形成现代汉语反义词的逻辑基础：

(1) 矛盾关系

处于矛盾关系的两个词可以形成绝对/互补反义词，这一点目前在学术界是最没有争议的，在相关研究中都有所论述。学者们（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蒋绍愚，1989；张志毅和张庆云，1989；张斌，2002；黄伯荣和廖序东，2005 等）提出处于矛盾关系的两个词的外延完全排斥，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等于所属概念的外延，如“是一非”，“生—死”，“男—女”等，也就是说，在两个对立的观念之间没有中间项。具有矛盾关系的反义词相互排斥，它们语义上表现为绝对相反，逻辑上矛盾，语义上处于矛盾关系的两个词形成了互补性反义词。

(2) 对立关系

意义相对或对立是否可以构成反义词？什么是语义的对立呢？语义的对立表现在哪些维度上呢？这些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定论。在第一章

的文献综述中，我们综述了汉语学者们对对立关系是否能形成反义词的争议，本小节试图对语义的对立的几种情况加以总结归纳：

1) 语义上的对立的主要逻辑上表现相反的关系。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有所共识。相反的关系可以构成反义词，处于相反关系的两个词的外延相互排斥，不同于矛盾关系的是，它们的外延之和小于它们的所属概念的外延，所以否定不等于肯定。（孙常叙，1956；周祖谟，1956；崔复爱，1957；葛本仪，1985/2001；戴耀晶，1988，贾彦德，1999，张斌，2002；黄伯荣和廖序东，2005 等）反义词对双方在语义上互不相容，但并不相互矛盾，如“长—短”，“高一矮”，“好—坏”等，也就是说，在对立的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第三种可能，即存在“不长不短”、“不高不矮”、“不好不坏”的可能，这类反义词即相对反义词。

2) 对立关系还可以表现在多个维度上，胡壮麟（2001）提到“这是反义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因为对中成员并不构成肯定、否定的对立，而是表现两实体间的一种反向关系……，这种反义关系典型地表现在相互社会角色、亲属关系、时间和空间关系上，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叫做关系对立。”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提出反向对立包含三小类：第一小类表现为方向和时间的反向对立；第二小类，表现为社会关系上的反向对立；第三类，表现为行为活动的进程上的反向对立。他们都提出了反义词对立可以体现在社会角色、亲属关系、时间和空间关系上，但没有进一步系统界定哪些维度上的反义会构成反义词。例如，社会关系词，“老师”的反向对立是“学生”还是“家长”；亲属关系词，“爷爷”的反向对立是“奶奶”还是“孙子”等并没有分析详尽。

综上所述，对立关系是构成反义词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语义对立都能构成反义词。深入分析对立关系，揭示出哪些维度上的对立才是构成反义词的语义基础，也是本文接下类的研究内容。

2.1.2 形成反义词的必要条件

2.1.1探讨了反义词形成的语义基础,反义词是词义矛盾或相反的词,但是,词义矛盾或相反的词未必都是反义词,在界定反义词时,还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从逻辑学上看,反义词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概念上的可比较和不相容

谢文庆(1987a)指出反义词所表达的都是两个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概念。从逻辑关系来看,这两个概念的外延互相排斥,具有不相容的关系,而且,它们又都属于同一个上位概念的两个下位概念。沈孟璿(2004)指出“相反对立的反义词语所具备的共性(或叫必要前提)是同一逻辑范畴里表示可比较却不相容的概念”。她还提出同一逻辑范畴里不相容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分为对立概念和矛盾概念。

沈孟璿(2004)指出反义词词对要同属一个上位概念,这样才“可比较”。我们认为她提出的“可比较”是构成反义词最基本的逻辑基础。例如,“男—女”是上位概念“性别”下属的两个有着矛盾关系的下位概念词;又如“大—小”是上位概念“尺寸”下属的两个下位概念,有着对立关系。再如,“汽车—钢琴”意义上联系甚少,概念上也不同属一类,无可比较关系,因此不能构成反义关系。

语义上的“不相容”(沈孟璿,2004)是形成反义词的最基本的意义基础。如“教授—老师”,“家具—书桌”等词,虽然在逻辑概念上可归属同一大类,有可比较关系,但在外延上是重合或半重合的,属于可比较关系中的相容关系,所以也不能构成反义词。只有像“学生—老师”,“买—卖”,“轻—重”等词,可以找出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因此有可比较关系,此外在外延上互不重合,属于可比较关系中的不相容关系,才能构成反义关系,互为反义词。

(2) 从语义上看,反义词必须而且只能在某一个语义特征上相互矛盾或相互对立

Leech (1974) 提出互补反义词可以用语义特征进行描述, “男/女, 男孩/女孩”, 把一个整体的领域一分为二, 而且仅仅在一个语义特征上存在差别。

不仅是互补反义词, 其他类反义词词对之间也是同多于异。Murphy (2010) 提出反义词的形成条件之一就是最小的不同 (minimally different)。汉语学界的学者们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石安石和詹人凤, 1983; 蒋绍愚, 1989; 张志毅和张庆云, 1989; 高守纲, 1994; 刘叔新, 2000等)。例如, “丈夫—妻子” 都是表示已婚的成年人的称谓, 只是在性别【+性别】这一语义特征上相互对立; “生—死” 同是表示生命状态的形容词, 可是一个表示生命的继续, 另一个表示生命的结束, 互为矛盾; “买—卖” 两者都是用来表示“货物转换”的动作词, 在使用中的句法功能、语体风格等方面相互一致, 但在转换的方向上买是“买进”, 卖是“卖出”, 彼此相反; “长、短” 都是指两端的距离, 只是大小不同。

(3) 从词汇语义关系看, 定义反义词既要考虑到反义词是语义上的相反, 同时也要考虑互为反义关系的词对在组合搭配上的差异, 以及是否能够在语境中共现。

Jones (2002) 指出反义词是词义上的相反, 但是词义相反的不一定是反义词, 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必须有很强的词汇关系。

对于典型的反义词, 母语者有很强烈的语感, 这就是Muehleisen (1997) 指出母语者的“clang phenomenon.”。但是语言中还存在一些词, 它们在语义上确实相反, 但是从母语者的角度看, 却很难来判断是否是反义词。以汉语来看, 例如“富裕”和“贫乏”。《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 “贫乏”的义项有2个:

[贫乏] ① 贫穷。 ② 缺少、不丰富。

“富裕”的义项有2个:

[富裕] ① (财务) 充裕。 ② (动) 使富裕

“富裕①”和“贫穷”是一对反义词，从词典的解释看，“贫穷”和“贫乏①”互为同义，“富裕①”和“贫乏①”是反义词吗？从母语者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争议。

从组合角度来看，我们在 BBC 汉语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进行检索，贫乏①的出现很少，大多是贫乏②，贫乏①搭配是“家境”，而“富裕”的搭配很多，“人、生活、日子、阶层”等，因此，“富裕①”和“贫乏①”是否是反义词对汉语母语者就会存在争议。总的来说，如果一对词在语义上是相反的，但是在组合搭配上差异很大，那么也不能看作是一对反义词。语料库的发展为反义词的确立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因此，对于语言中哪些大量的非典型的反义词，除了从逻辑和语义上判断外，还需要从词汇角度，以组合搭配为标准加以判断。

Hsu (2008) 研究了现代汉语反义词在语境中共现时所表达的功能。是否能经常在语境中共现也应该作为是否能够成反义词的标准。能在语境中共现，说明了它们在组合和功能上的相似。

(4) 从词义系统来看，反义词指的是义位与义位的反义，不应该是词的面上的反义。

汉语学界的学者也都看到了反义词是义位与义位的反义(蒋绍愚, 1989; 张志毅和张庆云, 1989; 高守纲, 1994; 贾彦德, 1999, 杨荣祥, 2001)。某词与某词是反义词，是指它们在一定义位上（一个或几个）具有相反或相对的关系，而不是就其整个词义系统来说。一个词如果有数个义位那么它可在不同的义位上分别与不同的词构成反义词聚，也可能在这个义位上有反义词，在另一个义位上没有反义词。

2.2 从词汇语义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分类

普通语言学界的学者 (Cruse, 2001; Saeed, 1997) 把英文的反义词分为了四大类 complementary antonymy (互补反义词), gradable antonymy (可分级反义词), directional antonymy (方向反义词), relational antonymy (关系反义词)。

到目前为止, 汉语学界对反义词分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没有争议的就是反义词有绝对/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之分(何霭人, 1957; 石安石和詹人凤, 1983; 蒋绍愚, 1989; 张斌, 2002; 黄伯荣和廖序东, 2005等)。但是表示社会关系的词, 如“老师——学生”, 表示亲属关系的词, 如“父亲——儿子”, 表示时间或者空间对立的词, 如“上——下”“上升——下降”等该如何归类, 还未有定论。

本文的研究借鉴 (Cruse, 2001) 的分类标准, 从反义义场两个成员—A和B的相互语义关系看, 也将现代汉语的反义词细分为四类: 1、互补反义词; 2、相对反义词; 3、方向性反义词; 4、关系反义词。

我们将对这四类反义词进行探讨。尤其是方向性反义词和关系性反义词——具体在哪些维度上对立才能归为方向性反义词; 如何界定关系性反义词, 如何用框架来判断关系反义词。

2.2.1 互补反义词

(1) 互补反义词的界定

Leech (1987) 提出了二项分类 (binary taxonomy) 反义关系, 他认为二项分类反义词中, 两个反义词项间的对比是绝对的, 它们把整个论域一分为二。汪榕培等 (1997) 也认为“如果两个词的词义完全相互排斥, 互相否定, 没有中间状态, 可以完全穷尽地将一个概念域二分为两个子域, 这两个词便称为‘互补词’, 是不可分等级的反义词。”

互补反义词在语义上表现为矛盾关系。在一个概念域内，非A即B，非B即A，只有两头，没有中间。（石安石和詹人凤，1983；蒋绍愚，1989；张志毅和张庆云，1989；张斌，2002；黄伯荣和廖序东，2005等）现代汉语中的互补反义词，例如：

生—死 存—亡 真—假 对—错 内—外 动—静 曲—直 有—无
分—合 正—反 男—女 是—非 开—关 输—赢 胜—败
正确—错误 正面—反面 成功—失败

（2）互补反义词是否有“可分级性”

互补反义词所在的概念域也不是一个连续体，所以没有程度的变化，一般也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是否具有“可分级性”（Lyons 1977; Cruse 1986）也是可以看作是区别现代汉语的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标准。

Lyons（1977）和Cruse（1986）都指出英语中的互补反义词一般是不能够分级（gradable），不能被程度副词极其、适度地、轻微地（extremely, moderately, slightly）等修饰。

但是，互补反义词中也存在一些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

Cruse（1986）也指出有的互补反义词其中的一个相比于另外一个似乎更可分级，例如，非常有活力/比较有活力/更有活力。（Very often one member of a pair lends itself more readily to grading than the other）（very alive, moderately alive, more alive than before”）（Cruse 1986:204），但是死（dead）不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

Paradis（2001）认为死（dead）可以被完全地（completely）修饰，因此是可分级的（gradable），但是是不可以被程度化的（non-scale）。

现代汉语中的互补反义词大多也是不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的，但也是存在一些个例。

Lin & Peck（2016）指出汉语的“真”可以被副词“很”和“更”修饰，但是这个时候，“真”表示的已经不是本义了。她们进一步指出，只

有满足两种前提，“真”才可以这样用：(i) 形容词是用来描述一个抽象的实体；(when the property denoted by an adjective is used to describe an abstract entity) (ii) 实体不可能具有形容词所表示的属性 (when the entity cannot have the precise property denoted by the adjective.) (Lin & Peck, 2016: 10)

此外，我们也发现了互补反义词在接受程度副词修饰时的不平衡性。例如，“直”可以被“很”修饰，在BBC 汉语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 中可以检索到308条“很直”，但“弯”被“很”修饰的只有7条。

“弯”可以接受“有点”修饰 (18条)，“直”也能被“有点”修饰 (6条)。但是，“直”被“有点”修饰 (6条) 时，其中3条是“说话有点直”，2条是“眼神/眼睛有点直”，正如Lin & Peck (2016)所指出，在这些句子中已经不再是“直”的本义了。

这说明，汉语当中的一部分互补反义词也能被程度副词修饰，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在2.3中，我们会从量级结构 (scale structure)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的角度对反义词进行分类，并说明反义词和程度副词之间的关系。

2.2.2 相对反义词

相对反义词在语义上表现为相反关系。它们具有“可分级性” (Lyons, 1977; Cruse, 1986)。现代汉语中的相对反义词，例如：

大—小 高—矮 长—短 深—浅 粗—细 厚—薄
宽—窄 好—坏 聪明—笨 细心—粗心 积极—消极 干净—脏
认真—马虎 高兴—难过 大方—小气 容易—困难 整齐—杂乱

相对反义词基本上都是形容词，一般都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但是汉语中的程度副词有很多，那么相对反义词在受程度副词修饰是有什么差异呢？是否所有的相对反义词都能受所有的程度副词修饰呢？

朴镇秀(2009)考察了“稍微”“比较”“很”“最”四个程度副词,她在文中把性质形容词分为了四类,其中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受“很”修饰,但是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受“稍微”或者“比较”修饰。黄国营、石毓智(1993)认为相对反义词都能受到“有点”、“很”、“太”、“十分”、“最”等程度副词的修饰。

在朴镇秀(2009)的文章中,把“有点”和“稍微”归为了一类,我们认同她的观点,汉语中的相对反义词是“可分级的”(Lyons 1977; Cruse 1986),但是,在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时确实存在差异,所有的相对反义词都能受“很”修饰,但是有些词不能受“有点”/“稍微”修饰(朴镇秀,2009)。我们可以下面的相对反义词为例:

? 有点干净 ? 有点好 ? 有点细心

但是,它们的反义词是可以受到“有点”修饰,例如:

有点脏 有点坏 有点粗心

这类反义词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好坏类”,“好”类与“坏”类都能受到“很”修饰,但是“好”类不能受到“有点”修饰。究其原因,主要是“好坏类”表示的是人的主观评价,“好”词义本身已经包含了程度高,所以不能受表示程度低的“有点”修饰。

2.2.3 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判断框架

上文探讨了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特征,如何区分两类反义词,我们可以提出下列判断框架:

- 不A 不B
- 程度副词 (很) + A/B

之所以“不A 不B”作为判断框架,是从相对反义词和绝对反义词的性

质考虑。如上文所述，绝对反义词是非 A 即 B，没有中间状态；而相对反义词是两端之间有中间状态。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还要注意一些例外。

先看一组相对反义词，在 BBC 汉语语料库中 (<http://bcc.blcu.edu.cn>)，“不大不小”有 1611 条，“不干不湿”只有 14 条，“不干净也不脏”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会共现。³

相对反义词出现在这个框架里的频率差异很大，这也促使我们在下文从量级结构(scale structure)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的角度对汉语的相对反义词进一步的探讨。（见 2.3.2）

再看一组互补反义词，在 BBC 汉语语料库中 (<http://bcc.blcu.edu.cn>)，“不死不活”有 332 例，“不男不女”有 800 例，“不真不假”也有 9 例。这些互补反义词在这个框架中共现的频率甚至高于一些相对反义词。但是，我们注意到“不死不活”，“不男不女”，“不真不假”出现在这些框架时，实际上表达的已经不是本义或字母本身的意思，例如：

众人开始感到了寒冷和饥饿，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中国的男人，应该做成个男人，不要再“不男不女”的了！你看看人家孔庆东，那是‘纯爷们’！
说真的她还不信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亦真亦假，亦假亦真，不真不假，不假不真，人生本来就充满了真假，真过来假过去，假过来真过去，
(BBC 汉语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

上面例句中的“不死不活”、“不男不女”、“不真不假”表达的并不是中间的状态，短语的意思经过了引申后已经有了固定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互补反义词是“有条件”地进入了这个结构。

³ 感谢匿名评审指出的这一问题，促使本论文能进一步完善“判断框架”。

之所以选择“程度副词（很）+ A/B”，是因为汉语中的性质形容词都可以受“很”的修饰（朴镇秀，2009）。虽然在受“很”修饰时，反义词词对也有不对称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能够同时进入这两个框架的，而且表达是短语结构“不A 不B”的本义/字面义的就是相对反义词。例如“大—小、高—矮、长—短、深—浅、粗—细、厚—薄、宽—窄、好—坏、聪明—笨”。

（2）不能同时进入两个框架的，是互补反义词。例如“是一非”、“开—关”。

（3）只能“有条件”地进入“不A 不B”一个框架的是互补反义词。（“有条件”指的是进入“不A 不B”后，表达的已经不是短语的字面义，词义已经固定化了）例如：“死—活”“男—女”。

（4）能进入“程度副词（很）+ A/B”框架，同时也是“有条件”地进入“不A 不B”一个框架的也是互补反义词。例如，“真—假”虽然可以被“很”修饰，但是在“不真不假”中表示已经不是字面意思了。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了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判断框架，以往的研究，在区分这两类反义词时，主要从逻辑学和语义学的角度——处于矛盾关系、意义相反的两个词是互补反义词，处于相对关系的、意义相对两个词是相对反义词。这样的标准在判断典型的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们提出了判断框架，以一个客观的句法标准区分了两类反义词。

2.2.4 方向性反义词

基于方向对立关系所形成的一系列反义词，即方向性反义词。方向性反义关系是由 Lyons (1977) 最先提出，而后 Cruse (1986) 对其也有较详尽的论述。胡壮麟（2001）提到“这是反义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因为对中成员并不构成肯定、否定的对立，而是表现两实体间的一种反向关系……，

这种反义关系典型地表现在相互社会角色、亲属关系、时间和空间关系上，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叫做关系对立。”胡壮麟（2001）提出了关系上的对立可以表现在社会、亲属、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但是他没有对此进一步的阐述，也没有从这些维度上对反义词再分类。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也给汉语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Cruse（1986）把方向性反义词分为了四类，他的分类非常地细致，但是在实际区分起来却比较难。现代汉语中的方向性反义词也有很多，本文试图对现代汉语中的方向性反义词进行界定，并探讨现代汉语中的方向性反义词语义上的对立可以体现在哪些维度上。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方向性反义词可以有方位词、副词、名词、动词，方向性反义词语义上的最基本的对立表现在空间上，如前一后，基于空间关系的引申，方向性反义词还可以表现在具体的事物和动作上。

- 1) 空间上的对立，表示在运动方向上相反的反义的方位词或副词。如“上一下”，“向前一向后”。
- 2) 在空间关系上引申，表示在时间上相反的时间名词。如“之前一之后”。
- 3) 在空间关系上引申，表示处于相反方向上的两个极点或者两个不同方向的名词也可以看做是方向性反义词。如“顶一底”，还有很多反义词都内嵌着两个极点，如“起点一终点”，“开始一结束”。“土墩一洼地”，“山脊一沟槽”。
- 4) 相反方向的运动或变化的动词也是方向性反义词。如“升起一落下”，“上升一下降”。纯粹表示空间意义的不多，更多的是表达经过引申之后的抽象意义，如“出现一消失”，“延长一缩短”。

本文在研究方向性反义词时，把空间关系作为方向性反义词最典型的语义关系，我们认为方向性反义词都是基于空间关系上的引申，从空间关系引申到了具体的事物和动作上。本文从系统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方向性反义词的对立维度进行了探讨。

2.2.5 关系性反义词

语义上的对立还可以存在于亲属关系或社会关系中 (Cruse, 1986; 2001; 胡壮麟, 2001 等)。互为反义词的两个词在意义上对称, 双方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 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两方既对立又互相依赖。如“丈夫—妻子”、“祖先—后裔”。方向性反义词中争议比较多的正是表示亲属或社会关系的反义词。

表示亲属或社会关系的词能否看作是反义词? 其判断标准是什么? 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关系反义词主要是基于语义上的对立, 这种对立存在于亲属关系或社会关系中。互为反义词的两个词在意义上对称, 双方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 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两方既对立又互相依赖。如“丈夫—妻子”、“祖先—后裔”, 那该如何判断关系反义词呢?

在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先看看一组调查数据。在《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中, 我们就关系反义词的掌握做了简单的调查, 我们需要学生写出这些表示亲属或社会关系的词的反义词, 我们且先不讨论这组词的反义词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需要指出, 新加坡的学生对于关系反义词的理解是模糊的, 学生的答案是各种各样的。上面的图表只是我们做的一个概率统计。

表 2.1 新加坡中学生关系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

	中一	中二	中三	普通 学术	快捷 华文	高级 华文	平均	样本
父亲-母亲	88.1%	80.5%	78.0%	77.4%	82.8%	90.5%	82.7%	28.6%
母亲-父亲	92.9%	81.7%	78.0%	80.2%	85.6%	91.8%	84.9%	28.6%

哥哥-姐姐	71.5%	61.0%	54.2%	63.4%	65.2%	61.1%	63.1%	14.3%
哥哥-弟弟	19.0%	25.6%	28.8%	19.6%	23.4%	30.3%	24.0%	35.7%
姐姐-哥哥	68.0%	58.5%	52.5%	59.3%	61.6%	61.1%	60.5%	14.3%
姐姐-妹妹	20.1%	26.8%	28.8%	21.0%	24.8%	30.3%	24.9%	35.7%
祖父-祖母	84.5%	79.3%	69.5%	75.9%	78.6%	85.3%	78.6%	28.6%
祖母-祖父	83.3%	78.0%	69.5%	74.5%	78.6%	84.1%	77.7%	28.6%
丈夫-老婆	44.0%	31.7%	25.4%	23.6%	34.6%	50.6%	34.6%	50.0%
丈夫-妻子	26.3%	22.0%	18.6%	28.4%	16.8%	23.8%	22.7%	0.0%
老师-学生	58.8%	69.5%	64.4%	46.8%	65.4%	79.5%	64.2%	42.9%
叔叔-姑姑	13.1%	7.3%	5.1%	7.0%	7.7%	12.4%	8.9%	0.0%
叔叔-阿姨	46.5%	52.4%	42.4%	46.6%	41.8%	59.9%	47.6%	14.3%
伯伯-婆婆	9.5%	4.9%	11.9%	7.0%	7.7%	9.1%	8.4%	0.0%
伯伯-阿姨	4.8%	4.9%	3.4%	1.4%	6.4%	5.9%	4.5%	0.0%
老板-工人	13.2%	11.0%	6.8%	4.2%	19.7%	9.1%	10.7%	0.0%
老板-员工	28.6%	24.4%	28.8%	19.6%	18.0%	44.8%	27.1%	42.9%
医生-病人	40.8%	40.2%	57.6%	25.5%	37.9%	69.7%	45.0%	35.7%
医生-护士	13.0%	15.9%	6.8%	19.7%	7.7%	11.8%	12.4%	0.0%

可见，关系反义词对语言使用者来讲是比较难判断的。关系反义词多半涉及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如 *parent - child*, *husband-wife* 等。胡壮麟（2001）提到“这是反义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因为对中成员并不构成肯

定、否定的对立,而是表现两实体间的一种反向关系。”“这种反义关系典型地表现在相互社会角色、亲属关系、时间和空间关系上,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叫做关系对立。”他在书中进一步提到关系反义词在意义上对称,双方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即一方预设另一方,如 guest 和 host,一方是“客人”,另一方必定是“主人”。关系反义词的两项词义具有正反逆转关系,所以也称换位反义词 (converse)。如果两项词中的 A 对 B 为正,那么, B 对 A 的关系则为反,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例如 teacher - student, A 对 B 为正,即 A 是 B 的 teacher,而 A 为反,即 B 是 A 的 student。不管正反如何,它们的关系仍然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构成关系反义关系的双方应该能互相以对方为存在的条件。我们可以说它们处在一个“依存”的对立义场中。在依存反义词义场中,两者的关系是有 A 必有 B,有 B 必有 A, A 与 B 相互共存,互为前提。表现在关系反义词上,关系反义词在意义上对称,双方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即一方预设另一方,如“主人和客人”,一方是“客人”,另一方必定是“主人”。关系反义词的两项词义具有正反逆转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两项词中的 A 对 B 为正,那么 B 对 A 的关系则为反,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例如老师/学生,即 A 是 B 的老师,反过来,即 B 是 A 的学生。不管正反如何,它们的关系仍然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关系反义词的判断框架, A/B 互为关系反义词,那么必须可以满足以下的框架:

我是他的 A, 他是我的 B。

如果用这个框架来判断关系反义词,就会比较准确的确定关系反义词,这个在新加坡的华语教学中很有意义。

2.3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量级分类和分析

2.3.1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量级分类

除了传统的语义学角度，近年来学者们从量级的角度对英语的反义词进行了分类（Paradis,2001； Kennedy,2007）。Lin & Peck (2016) 用量级结构（scale structure）分析了汉语中的简单形容词，其研究内容也涉及到了反义词的一部分。Lin & Peck (2016) 提出用是否能被“更”修饰，以及否定后是否是其反义词，把简单形容词划分了五类——无量级、开放量级、起点闭合量级、终点闭合量级、全闭合量级。

我们借鉴了 Lin & Peck (2016) 提出的框架，对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从量级结构的角进行了归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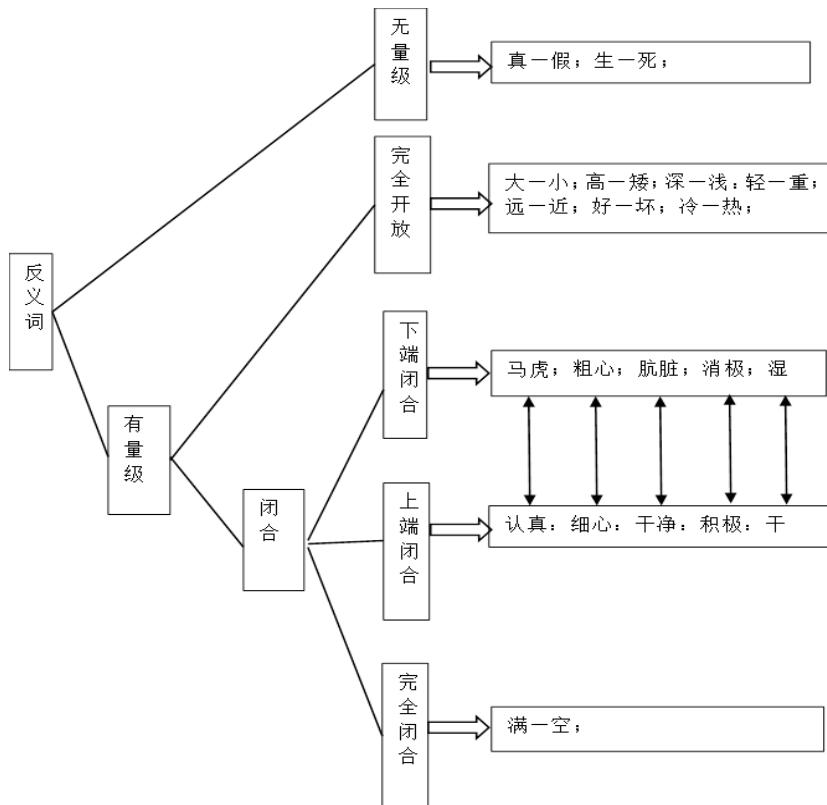


图 2.1 反义词的分类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反义词词对有的是同属于同一种量级类别，但是也有一些是属于不同的量级类别，如“干净——脏”，“干——湿”，分属上端闭合反义词和下端闭合反义词。

2.3.2 现代汉语反义词不对称现象的量级分析

(1) 在 2.2.1 和 2.2.2，我们探讨了反义词词对在受程度副词“有点”修饰时的不对称表现，例如：在 BBC 汉语语料库中 <http://bcc.blcu.edu.cn>) “有点弯” 18 条，“有点直” 6 条（其中 5 条不是直的本义）。我们也举出一些相对形容词不能受“有点”修饰，如：？有点干净、？有点细心，但是反义词对另外一个却可以，如：有点脏、有点粗心。

从量级结构角度看，上文中的这些反义词是属于不同的类别的，“弯、脏、粗心”是下端闭合，也就是说这些词在量级上有最小度，“直、干净、细心”在量级有最大程度。因此，“有点”只能修饰下端闭合反义词，不能修饰上端闭合反义词。

(2) 2.2.2 中，我们举出“不大不小”有 1611 条，“不干不湿”只有 14 条，“不干净也不脏”只有特定语境才能成立，“不死不活”有 332 例，“不男不女”有 800 例，“不真不假”也有 9 例。（以上统计均出自在 BBC 汉语语料库中 <http://bcc.blcu.edu.cn>）

之所以在“不 A 不 B”框架中出现的频率差异大，也可以从量级角度进行解释，“大/小”同属于完全开放反义词，“大”和“小”都没有最小或最大程度，“大”“小”共现可以表示中间状态。

“干/湿”、“干净/脏”分属上端闭合和下端闭合反义词，而“不干不湿”“不干净也不脏”在语义上是中间状态，这就与“干/湿”“干净/脏”本身的语义有所矛盾，因为这些词本身就表达了一个最高或最低的程度。

2.4 小结

本章探讨了反义词的形成条件和逻辑基础。在此基础上，然后对反义词的分类进行了探讨，分类方法主要基于两种方法：一是以 Cruse (1986; 2001)为代表的词汇语义学的研究方法，把反义词分为了四类；二是从量级结构（scale structure）的角度(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对现代汉语反义词也进行了分类，并从量级结构角度解释了相对反义词词对在受副词修饰时的不对称性。。本文还提出了互补反义词、相对反义词的判断框架以及关系反义词的判断框架，并对方向性反义词和关系性反义词进行了探讨。

语言中，相对反义词是反义词的典型聚合，数量最多，性质最复杂。相对反义词的内部根据性质的不同，以及句法表现的不同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小类，而且每一类反义词词对内部在使用频率上、构词能力上、组合搭配上、句法使用上呈现出了不对称性或对称性。相对反义词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在接下来的章节，本论文将从静态的语义学的角度探讨了各类相对反义词的特征，同时还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看相对反义词在具体使用中的情况。

第三章 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分类初探

相对反义词是反义词中最重要的类聚。在语言中，相对反义词是反义词的最典型的类型，数量最多，性质最复杂。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也是方方面面的，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对反义词的意义、性质上。近来，相对反义词词对在使用上的不对称性、它们使用频率上、构词能力上、组合搭配上的差异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逐渐探索相对反义词内部的分类和特征。黄国营、石毓智（1993）把相对反义词分为了“干净类”、“大小类”、“冷热类”。沈家煊（1999）把相对反义词分为了“大小类”、“好坏类”和“冷热类”。在此基础上，陈艳华（2007）、秦开颜（2014）分别对“大小类”反义词在义项、构词、以及搭配上的不对称进行了分析。段濛濛（2006）从组合的角度考察了反义词群“好—坏”的不对称性。

相对反义词作为反义词中一个作为复杂的小类，各类相对反义词在语义上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它们各有什么样的语义特征，在句法上各有什么样的表现；从语义系统看，每一类相对反义词词对内部在句法使用上呈现出怎样的不对称性或对称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这些都是相对反义词的是研究的重点。本章将从静态的语义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在动态语言使用中，相对反义词使用时的情况是否跟理论研究的结果一致，这些问题在我们将在实证研究部分加以论述。

3.1 从语义角度看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标准

目前，相对反义词的分类主要是以黄国营、石毓智（1993）和沈家煊（1999）的研究成果为主。两位学者的研究对本论文很有借鉴意义。黄国营和石毓智（1993）研究了“干净类”、“大小类”、“冷热类”在不同句型中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但是他文章中并没有提出这三类词的划分

标准是什么。沈家煊（1999）在划分三类反义词时用的是“实比”和“虚比”的标准。

3.1.1 实比和虚比

Cruse（1986）提出了 pseudo-comparatives（假性比较级）和 true comparatives（真性比较级），以及“*How X is it?*”句型，对英语中的相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他在文章中给了四个例句：

例句 3.1 这个盒子重。 (*This box is heavy*)

例句 3.2 这个盒子比那个重。 (*This box is heavier than that one.*)

插入“这个盒子轻”后，句子 3.3⁴就不成立了，但是句子 3.4 是可以成立的。

例句 3.3 ? 这个盒子轻，很重。 (*This box is light, but it is heavy.*)

例句 3.4 这个盒子轻，但是比那个重。 (*This box is light, but it is heavier than that one.*)

可见，“更重”并不是表示“重到了某个程度，很重”，而是表示“相对来说更重”，这里的“heavier”就是 heavy 假性的比较级。(In other words, heavier does not mean “heavy to a greater degree”, but “of greater weight”. We shall therefore describe heavier as the pseudo-comparative of heavy (in, e.g. It is heavy). (Cruse, 1986:206)

汉语中没有比较级，但是存在着比较句，那么汉语中的相对反义词在比较句中是否也存在着使用上的差异呢。根据这些差异是否也能够把相对反义词做类别上的划分呢？汉语的研究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沈家

⁴ 例句 3.1、3.2、3.3、3.4 都来自 Cruse（1986:206）

焯（1998）提出了“实比”和“虚比”两个概念，研究了相对反义词在汉语比较句中的表现。他认为例句 3.5:

例句 3.5⁵ 这只箱子很大，而且比那只大。

根据前后两个分句的语义关系，后面的比较分句表达的是“实比”；

例句 3.6 这只箱子很小，但是比那只大。

根据前后两个分句的语义关系，后面的比较分句表达的是“虚比”。

根据“实比”和“虚比”，沈家焯（1998：151）把汉语中的相对反义词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小类。

- 大小类 ——反义词的双方都可以虚比。
包括：大—小，长—短，高—矮，深—浅，厚—薄，宽—窄，重—轻，粗—细，远—近，快—慢 等等；
以“大—小”为代表，大和小都可以有“虚比”。
- 好坏类 ——反义词的双方只有积极类的可以有虚比。
包括：好—坏，细心—粗心，认真—马虎，高兴—难过，聪明—笨，大方—小气，容易—困难，消极—积极，成熟—幼稚，清楚—糊涂，整齐—杂乱，等等。
以“好—坏”为代表，只有正面义的好有“虚比”，反面义的坏不能有“虚比”。
- 冷热类 ——反义的双方都不可以虚比。
包括：冷—热，干—湿，甜—苦，肥—瘦，喜欢—讨厌，高兴—难过，舒服—难受，自豪—自卑，等等。
以“冷—热”类代表，冷和热都只有“实比”，没有“虚比”。

⁵ 例句 3.5、3.6 都来自沈家焯（1999：150-151）

沈家煊（1999）认为“大小类”反义词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写或描述，可以用度量衡单位来描写相关的量级，是最客观的；“冷热类”反义词表示的是人体的感觉和知觉，是最主观的；“好坏类”“好坏类”反义词是按一定的客观标准做出主观评价反义词介于两者之间。

Cruse（1986）对英文相对反义词的分类和沈家煊（1999）对汉语相对反义词的分类，都是以比较级或比较句为根据，沈家煊的研究也为汉语相对反义词分类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以比较句来区分相对反义词能够对绝大部分词进行归类，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Cruse（1986）认为，英语中的困难/容易（difficult, easy）都可以有伪比较（pseudo-comparative），属于极性反义词（polar antonym）。但是在汉语中，沈家煊把“难”和“容易”划分在了“好坏类”中，我们可以以汉语为例分析下：

例句 3.7 这次考试很难，但是比上次考试容易。

例句 3.8 这次考试很容易，但是比上次难。

例句 3.7 和例句 3.8 在辨析上确实有点难，从语感的角度我们感觉都是合理的，那么“困难”和“容易”该如何划类？本论文，在实证研究部分，设计了调查问卷，分别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以及新加坡华裔中学生的反义词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大陆的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以及新加坡中学生对“虚比”句的接受程度非常高，特别是中国汉语母语者，认为三小类的“虚比”基本都是可以接受。新加坡中学生对“虚比句”的接受度相较于中国大陆的汉语母语者比较低。⁶

⁶ 在第六章，我们会对“虚比”句的作答情况做详细地分析。我们在调查“虚比”句时，主要用了判断题和选择题。因此可能会对结果稍有干扰，母语者对“虚比句”的接受度高，不代表着汉语母语者在实际使用中会泛用“虚比”句，因此，从语义学的角度，还是有必要对反义词是否可以做“虚比”进一步研究。

这也就是说，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虚比”是否能成立，与静态的语义学研究有差别。这也表明用“虚比”和“实比”来区分相对反义词就会存在较大的争议。

因此，我们认为，“虚比”和“实比”只能用作相对反义词分类时的辅助标准。相对反义词在相关句型框架中的差异应该作为划分类别的主要标准。

3.1.2 相对反义词分类的句法框架

在讨论相对反义词各在句法上的不同表现时，我们可以设置几种反义词形容词经常存在的询问语句进行讨论（A 代表的反义词）。这些句法框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揭示各类反义词句法上的不同表现，为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提供判断标准。Cruse (1986: 210-211) 在探讨英文相对反义词在“*How X is it?*”中的异同时，提出了中立的提问 (*impartial*) 和偏向性的提问 (*committed*)。中立的提问指的是提问时没有任何的预知或预设或预判断，偏向的提问指的是提问时，提问者已经有了预先的判断或预设。

本节将基于中立的提问 (*impartial*) 和偏向性的提问 (*committed*)，探讨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框架。我们主要依据以下两个句式对相对反义词进行分类——

句式 1: 有多+A?

句式 2: A 吗?

1) 句式 1

句式 1 是明显询问数量体积或者程度的句式。三类反义词都可进入这个句式中。

例句 3.9 这双鞋有多大? — 23 码

例句 3.10 这个人有多好 (坏) ? —很好 (坏)

例句 3.11 这个地方有多冷 (热) ? —很冷 (很热)

在句式 1 中,“大小类”反义词中的“大”和“小”都可以进入。黄国营、石毓智(1993)认为,在“有多 A”句式中,“大”表示的是中性问,“小”表示的是偏向问,其实,我们认为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分析。

“大小类”反义词,“大”可以出现在中立性的“有多+A?”问句中,语义上无预设。

例句 3.12 这个箱子有多大?

这个句子可以是中立的,对尺寸的中立化提问,没有预设询问的对象的大小。

但是在特别的语境下,这个句子也可以是有预设的提问,比如,当知道了箱子非常大时,也可以提问“有多大”,这时候,“有多大”实际上成为了偏向性的提问。那回答就必须是形容箱子有多大。因此,“大”在这个句式中既可以表示中立的提问,也可以表示偏向的提问。⁷

例句 3.13 这个箱子有多小?

这个句子是存在前提的,是有预设的情况下的提问,只有知道箱子本身比较轻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问。

因此,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有多+A”只可以用“大”类词,“大类”词可以指称整个量级域上任意各量,用“有多+A?”(A表示“大类”词)提问时,我们一般不是主要问程度,而是问度量,代表的是中立问。

⁷ 在第四章,我们会从义位的角度分析“大”类词,从而揭示“大”为什么在“有多 A”句式中既可以偏向问,也可以中立问。

问“有多大？”是问体积或面积；问“有多高？”，是问身高或高度；问“有多快？”则是问速度。

我们可以对比以下两句：

例句 3.14 你的家有多大？—我家有一百五十平方米

例句 3.15 你的家有多大？—我家只有十平方米

可见无论面积的大小与否，都可以用“大”提问，在这里“大”已不仅仅代表着量级域上的“大”端，而是代表着整个量级域上的每一个端点，已具化成面积或体积了。但是如果句子前有了“听说你的家很小”这样的话语前提，那么后面只可以接——“那么有多小？”。

“好坏类”反义词，两个成员都可以出现在“有多+A？”问句中，都可接受，但是两者都是有偏向性的提问。

例句 3.16 他的脾气有多坏？

这个句子有一个前提，就是预设了他的脾气是坏的。

例句 3.17 他的脾气有多好？

这个句子同样有一个前提，就是预设了他的脾气是好的。

“冷热类”反义词在这个句型上表现与“好坏类”反义词相同，两个成员都可以出现在“有多+A？”问句中，都可接受，但是两者都是有偏向性的提问。

例句 3.18 今天的天气有多冷？

这个句子就预设了天气是冷的。

例句 3.19 今天的天气有多热？

这个句子的前提就是天气非常热。

2) 句式 2: A 吗?

为了考察句式 2 的使用情况, 我们先将三类反义形容词代入:

例句 3.20 这双鞋大/小吗? —这双鞋很大/很小

例句 3.21 这个人好/坏吗? —这个人很好/很坏

例句 3.22 这个地方冷/热吗? —这个地方很冷/很热

三类反义词一般来说都可以直接进入句式 2, 用以询问程度。

在句式 2 中, “大小类”反义词中的“大”和“小”都可以进入。在提问时, 都是有预设的, 两个句子都是偏向性的。

例句 3.23 这双鞋大吗? —很大。

例句 3.24 ? 这双鞋大吗? —很小。(不大, 很小)⁸

例句 3.18 不成立的, 提问前, 实际上已经有了预设, 这双鞋是比较大的。你的回答只能是“很大”, 或者只能说“不大, 很小”, 必须肯定或者否定了预设后才能回答, 不可以直接说“很小”。

例句 3.25 这双鞋小吗? —很小。

例句 3.26 ? 这双鞋小吗? —很大。(不小, 很大)⁹

⁸ 例句 3.24 在问卷调查中稍有争议。在判断“这双鞋大吗? —很小”这个话轮是否正确时, 大多汉语母语者选择“正确”, 但是在问答题中, 汉语母语者却没有人选择“很小”选项, 大都选择了“不大, 很小”。判断题中可以接受只能说明这个话轮没有歧义, 但不代表母语者平时会这样说, 因此, 我们认为这个句式还是偏向性提问。

⁹ 例句 3.26 在问卷调查中也稍有争议。同例句 3.24 一样, 汉语母语者在判断题中认为可以接受这双鞋小吗? —很大, 但在选择题中, 却不选这个选项, 因此, 我们认为这个句式也是偏向性提问。

同样，句子 3.25 在提问前，也已经有了预设，这双鞋可能会小。你的回答只能是“很小”，或者只能说“不小，很大”，必须肯定或者否定了预设后才能回答，不可以直接说“很大”。所谓的预设是指对某些有折中性质的事物，即需要不大不小、不高不矮、不多不少、正正好好合适的事物，选择了反义词的一方必须依靠心理预期来完成，如甲为乙做了一件衣服，如果担心做大了，就问“这件衣服大吗？”；如果担心做小了就问“这件衣服小吗？”，这也体现了语言的“主观性”。

“好坏类”反义词中的“好”和“坏”都可以进入句式 2 中，“好”是中立问，“坏”是偏向问。

例句 3.27 这个人好吗？——这个人很好/很坏。

这个句子是没有预设的，语义是中立的，是对一个人客观的询问，所以你的回答可以是“很好”或者“很坏”。

例句 3.28 这个人品质坏吗？——很坏。

例句 3.29 ？这个人品质坏吗？——很好。（不坏，很好）

例句 3.29 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在提问之前，实际上就有了预设，这个人的品质可能不好，因此，回答提问时，只能说“很坏”，或者先否定预设，再做回答，“不坏，很好”，不能直接回答“很好”。这是因为问话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或是上文有相应的交待可以推理时，心理预期会有所偏向，有可能使用那些有反面意义的词，如：当我们得知朋友正遭受痛苦，我们不能用高兴来提问，只能问“他现在还难过吗？”。

“冷热类”反义词中的“冷”和“热”都可以进入句式 2。无论是“冷”还是“热”在“A 吗？”中，都是偏向性的。选择这类词只能完全靠语境和心理预期来完成。如：当问话人认为受话人会冷的前提下，比如大冬天或是夏天室内空调开得很足时可以问：

例句 3.30 这个地方冷吗? ——很冷。

例句 3.31 ? 这个地方冷吗? ——很热。(不冷, 挺暖和)

你的回答只能是很冷, 或者否定对方的预设, “不冷, 挺暖和”(注, 这里一般不说“不冷, 挺热”, 在第四章中会讨论), 例句 3.31 是不能成立的。相反当问话人认为受话人会热的前提下, 比如夏天或是受话人穿过多衣服的前提下可以问:

例句 3.32 这个地方热吗? ——很热。

例句 3.33 ? 这个地方热吗? ——很冷。(不热, 挺凉快)

你的回答只能是很热, 或者否定对方的预设, “不热, 挺凉快”(注, 这里一般不说“不热, 挺冷”, 在下面的章节中会讨论)

本节我们探讨了相对反义词在句法表现上使用上的不对称, 我们用两个句式做为测试框架, 仔细分析了各类反义词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 就需要我们在第四章具体分析。

3.2 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量级分析

第二章, 我们借鉴 Lin & Peck (2016) 提出的框架, 对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进行了分类。相对反义词都属于有量级 (scale adjective)。与语义学上的分类对应来看, “大小类” 都属完全开放 (open scale)。“好坏类” “冷热类” 词对则呈现出量级结构上的多样性。例如:

“好——坏” 是完全开放的, 但“干净——脏” 分别属于上端闭合 (upper closed) 和下端闭合 (lower close)。

“冷——热” 是完全开放的, 但是“干——湿” 分别属于上端闭合 (upper closed) 和下端闭合 (lower close)。

3.3 小结

本章节对相对反义词的分类做了探讨。以往对相对反义词研究，只有宏观的整体的研究，缺少分类别的研究，很少对相对反义词内部的差异进一步分析。本章节探讨了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我们认为沈家煊（1999）提出的“实比”和“虚比”标准，在实际辨析上有争议，因此只能看作是分类的辅助标注。本章基于 Cruse (1986) 的 *impartial* (中立的提问) 和 *committed* (偏向性的提问)，提出了汉语中相对反义词分类的判断框架，为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提供了形式上的标注。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图表，概况三类相对反义词在比较句——“实比”、“虚比”（沈家煊 1999）和两种句法框架中的不同，概括如表 3.1 所示。此外，本文还从量级结构的角
度，对相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并且探讨了从语义角度和量级结构角度分类的交叉。

相对反义词	比较句		句型框架	
	实比	虚比 ¹⁰	有多+A ?	A 吗?
大小类	都能实比	都能虚比	“大”既可以有预设，也可无预设，中立问或偏向问 “小”有预设，偏向问	都有预设，偏向问
好坏类	都能实比	只有“好”能虚比	都有预设，偏向问	“好”无预设，中立问

¹⁰ 本章讨论“虚比”句是否能成立，是从静态的语义的角度分析的，在第六章，我们将根据调查结果，探讨“虚比”句在具体语言使用中的情况。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虚比”不能作为划分相对反义词的标准。

				“坏”有预设， 偏向问
冷热类	都能实比	都不能虚比	都有预设，偏向问	都有预设，偏向问

表 3.1 三类相对反义词不同的句法表现

本章讨论了相对反义词在句法表现上的不对称性。那么一个问题就可以提出了：我们根据反义词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那么为什么这三类反义词在句法表示上会呈现出不对称性？目前的研究都指出了相对反义词词对的不对称，但是却没有分析解释不对称的原因。

做为一种词汇关系，从根本上看，反义词并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是义位与义位之间的关系。本章从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大”与“小”，“好”与“坏”，“冷”与“热”是反义词，他们在使用频率上、构词能力上、组合搭配上、句法使用上呈现出了不对称性，那么从义位的角度看，他们是否还存在不对称性呢？第四章将从义位的层面对相对反义词词对进行研究，并对三类反义词的义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只有从义位的层面才能揭示其语义上的不同，才能说明为什么从词的角度来看相对反义词呈现出对称或不对称性的原因。

此外，本章主要是从静态语义的角度对相对反义词的三类进行的探讨，在实际使用中，母语者的使用情况是否能与我们的理论吻合，在动态的使用中，三类反义词又有怎样的特点之类的问题，在第六章我们将通过问卷调查，依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做以解答。

第四章 现代汉语相对反义词的类别分析

在第三章中，我们探讨了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标准，并对各类相对反义词的句法表现做了分析。三类相对反义词既有共性，又有特性。本章中我们将从词汇语义学的角度，对三类反义词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三类反义词共性和特性是什么，互为反义词的双方在语义特征上有什么差异，它们为什么在句法上会有不同的表现。

4.1 引言

相对反义词在使用上的不均衡或不对称，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早期对相对反义词不对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义词义项、语义上的不对称以及构词上的差异，主要从组合的角度对反义词进行了研究。

黄国营、石毓智（1993）和沈家煊（1999）尝试对汉语中的相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并尝试用把有标记/无标记引入到相对反义词的研究中，汉语相对反义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微观的领域，学者们开始研究相对反义词内部几类的差异，以及各小类中互为反义词的双方在组合和句法上的不同。以往的有关相对反义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例如，黄国营和石毓智（1993）认为“大”和“小”都是半量幅，因此他在解释为什么只能说“有多大”不能说“有多小”时，就有矛盾之处。

总的来看，目前对相对反义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 早期的相对反义词研究主要集中在词的层面。研究相对反义词词对的种种不对称现象时，主要从构词的角度和组合的角度来研究，描写了反义词在词的层面的不对称，构词能力的不对称等。以往的研究没有具体到义位的层面，没有详细观察反义词词对在义位上的不同，以及内部不同

义位在句法上的不同表现。因此我们的研究着重从义位的层面，揭示相对反义词在义位上的差异，从而揭示相对反义词不同类别在句法和词法上不对称的深层原因。

(2) 在对不对称的描写与解释中，以描写为主。如石安石、詹人凤(1983)指出了有“长征”而无“短征”的现象。但并未解释为什么互为反义的两个单音节词作为构词成分与其它语素结合时，有的能成词，有的不能成词的原因。

(3) 标记理论的使用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对反义词的研究应该从义位的层面着眼，在把标记理论运用到反义词研究中时，我们也应该深入到义位的角度。以往研究反义词中有无标记的现象，都没有具体到义位，只是从词的角度来看，没有分析互为反义关系的各对义位是否存在有无标记的差异。

4.2 从词汇语义学角度看“大小类”反义词

“大小类”反义词是相对反义词中很特殊的一小类，它们主要是用来表示事物空间或者时间上的量。本节着重从语义的角度探讨这类词的特性，以及其内部成员分布上限制、使用上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本节通过对“大小类”反义词有/无标记项在句法方面的研究，试图解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大小类”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框架；

(2) 从语义角度看，“大”类词和“小”类词分别可以区分出哪些义位？有哪些语义特征影响有/无标记项的出现频率？

(3) 具体到义位看，“大小类”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是如何表现的；

(4) “大小类”反义词在句法使用上呈现出不对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4.2.1 “大小类”反义词的界定

“大小类”反义词作为汉语形容词系统中的一类特殊的聚合，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学者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大小类”的反义词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量度形容词。我们首先看下汉语中对于“大小类”反义词的界定。相对于“好坏类”和“冷热类”，“大小类”反义词是一个闭合的类别，数量有限。

陆俭明(1989)认为这些形容词都是表示量度的，含有【+量度】的语义特征。这类词有：大、小、长、短、宽、窄、远、近等。陆先生测定量度形容词的标准是看能否出现在表示偏离义的“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格式中。根据陆俭明的研究，“大、长、高、宽、厚、深、粗、重、远、快、晚(迟)、贵、多”和“小、短、低(矮)、窄、薄、浅、细、轻、近、慢、早、贱(便宜)、少”都能进入上述框架，这些词都是量度形容词。

李宇明在《汉语量范畴研究》中，对“空间量”进行了定义：空间量是计量事物的长度（包括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粗细等）、面积、体积（包括容积）以及事物间距离的范畴。他认为这类词主要有八对：

大：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

小：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所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

长：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

宽：横的距离大；范围广（跟“窄”相对）；

高：从下向上距离大；离地面远（跟“低”或“矮”相对）；

远: 空间或时间的距离长 (跟“近”相对);

深: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 (跟“浅”相对);

粗: (条状物) 横剖面较大 (跟“细”相对);

厚: 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大 (跟“薄”相对);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陆俭明先生对量度形容词的界定是相对宽式的,而李宇明先生所定义的量度形容词是相对严式的,像“快、重、晚(迟)、贵、多”,“慢、轻、早、贱(便宜)、少”,他都不看作是量度形容词的范畴,他认为只有含有【+空间量度】语义特征的才是量度形容词。

我们认为“重、轻”这一对与物体的体积有间接的关系,所以应当看做含有【+空间量度】语义特征。而“快、晚(迟)、贵、多”,“慢、早、贱(便宜)、少”能够进入“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框架,并且表示了偏离义,但是,它们与含有【+空间量度】语义特征的其它九对量度形容词在分布及句法特征上也确实存在不同,这点下文将有所论述。因此,从原型理论角度,我们倾向于把含有【+空间量度】语义特征的九对量度形容词看做是核心的量度形容词,而“快、晚(迟)、贵、多”,“慢、早、贱(便宜)、少”则看做是边缘的量度形容词。这些含有【+空间量度】语义特征的形容词,也就是相对反义词中的“大小类”反义词。

4.2.2 “大小类”反义词的分类框架

“大小类”反义词都是单音节的、成对的,可分为相对的两组,一组是往大里说的,一组是往小里说的。即以“大”为代表的和以“小”为代表的反义词。“大”类和“小”类在句中的出现频率和分布是很不相同的。前一章,我们曾探讨过相对反义词在两个句式中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框架“有多+A”,初步判定“大”类和“小”类在语义上的差别。

A	有多高	有多大
	有多长	有多快
	有多宽	有多重
B	有多矮	有多小
	有多短	有多慢
	有多窄	有多轻

出现在 A 组的，都是“大”类，这个句式一般情况下表示的都是无预设，中立性的提问（除非话轮中出现前提条件），即对所问对象没有一个预先的判断，“有多高”是在询问身高，并非知道他高，因此回答可能是一很/非常高或者很矮/非常矮。

出现在 B 组的，都是“小”类，这个格式表示的都是有预设，是偏向性提问，即在提问之前就对所问对象有了一个预先的判断，因此，“有多矮”回答只能是一很矮，或者去形容多么矮，而不可以是不矮。在特殊的语境下预设是错误的，也可以回答不矮，但是首先要否定预设才可以，因此只能回答一不矮，很高。

4.2.3 “大”类和“小”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大”类和“小”类反义词在词法和句法分布上是很不均衡的。从句法角度看，有的句式两者都可出现，更多的句式只有“大”类的才能出现。从深层看，意味着它们既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也有各自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将分析“大”类和“小”类反义词的语义特征，从而试图解释其句法上分布的不均衡的深层原因。

Cruse (1986) 在其书中详细地研究了英语的相对反义词，英语中也存在表示量度的反义词，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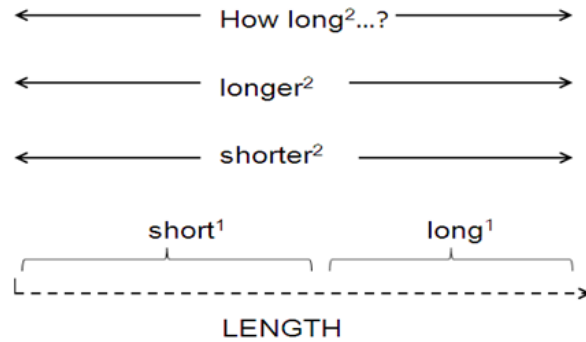


图 4.1 英语中表示大小类的反义词(Cruse, 1986: 211)

图 4.1 显示的是英文中 long 和 short，它们是一对反义词。long¹ 和 short¹ 表示的是相对于衡量对象的平均值长或短。long² 在语义上中立化，能够出现在正常“how 问句”中，这个问句是对长度中立化的问句，而没有预设询问的对象是短的。shorter² 和 longer² 是比较级，表示的是相对于比较对象而言的长或短，longer 的东西可以是 short 的，shorter 的东西也可能是 long 的。

Cruse (1986) 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英文的相对反义词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借鉴，那么汉语中的“大小类”反义词在语义上有什么特征呢？汉语没有比较级，那汉语的“大小类”反义词在比较句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1) “大小类” 反义词的义位分析

我们首先以长为例，分析“大”类词的义位情况：

例句 4.1 这条绳子很长。

例句 4.2 这条绳子有多长？

例句 4.3 这条绳子太短了，但是比那条长。

首先看例句 4.2，问的是绳子的长度，“长”表示的是整个长度。例句 4.1 表示的是绳子的距离长，两点之间的距离大。再看下面的话轮：

例句 4.4 甲：这条绳子有多长？

乙：？ 不长。

这个对话不成立，显然句 4 甲中的“长”表示的是“长度”，而乙中的“长”表示的是两者距离上的大，所以例句 4.1 和例句 4.2 中的“长”是两个义位。例句 4.3 是一个表示虚比的句子，这条绳子相对那条来讲是长，但实际长度还是短的。在这个句中“长”和“短”都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某个距离长或短。一个东西可以比另一个东西更长，但仍然低于要衡量的物体的长度均值；一个东西也可以比另一个东西更短，但是仍高于长度均值，所以，例句 4.3 中的“长”在意义上不同于例句 4.2。尽管如此，例句 4.3 和例句 4.2 的“长”都是基于语境才能成立的。他们的“standard of comparison”（比较基准）(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可以归为一个义位：长于一般标准或者比较对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长为例的“大”类词义位是非常复杂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中，“长”下面的义项有 6 个，其中有两个义项表示反义的：

[长] ① 形，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

② 名，长度。

对于义项①目前学术界没有什么争议，但是义项②争议就比较大。王惠（2005）认为“程度高或积极意义的形容词所表示‘整个概念范围’的意义，实际上是它在‘有+数量+NP+Adj’结构中临时获得的动态义，不应看作形容词本身的词义。由于没有自觉区分动态义与词义本身，不同的编纂者对这类形容词的解释就难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谭景春（2009）则

认为“大”类词也能出现在“形容词（长、宽、高等）+数量词”这个格式中，能出现在这个格式中的“长、宽、高、深、厚、重”可以看作已经转变成了名词，它们的名词义项是可以保留的。其实，除了以上两个句型，“长”的这个义位还可以出现在其它句型中（下文会讨论）表示长度，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在某个结构中获得的动态义，而应该看作是词义的一部分。至于是划分为形容词还是名词本文先不做讨论。

此外词典收录的收录的义项①的解释需要进一步的修改的，除了“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还应该补充上“距离大于比较对象”，表示的是相对的长，与要衡量的物体的平均值无关。这个义主要出现在表示虚比的比较句中。所以，从词汇学的角度看，认为“长”有两个义位，具体可以表现在下列句子中：

例句 4.5 这条绳子很长₁。

例句 4.6 这条绳子有多长₂？

例句 4.7 这条绳子太短了，但是比那条长₁。

我们再以短为例，分析“小”类词的义位情况：

例句 4.8 这条绳子很短。

例句 4.9 这条绳子有多短？

例句 4.10 这条绳子太长了，但是比那条短。

例句 4.8 表示的是绳子的距离短，两点之间的距离小。例句 4.9 “短”在这个句中，并不是询问的长度，我们再看下面的话轮：

例句 4.11 甲：这条绳子有多短？

乙：？ 5 厘米。

例句 4.12 甲：这条绳子有多短？

乙：非常短。/不短，很长啊。

话轮 4.11 是不成立的，显然例句 4.11 甲中的“短”表示的不是整个量度，在“有多短”问句中，已经有了一个预设或预知——绳子很短，“有多短”只是询问“短”的程度，因此，回答只能是话轮 4.12 乙，来形容多么短或者先否认预设，再回答。所以例句 4.8 和例句 4.9 中的“短”是一个义位。

例句 4.12 是一个表示虚比的句子，这条绳子相对那条来讲是短，但实际长度还是长的。在这个句中“长”和“短”都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某个距离长或短。一个东西可以比另一个东西更短，但仍然高于要衡量的物体的长度均值；一个东西也可以比另一个东西更长，但是仍短于长度均值。例句 4.12 中的“短”虽然不同于例句 4.8 和例句 4.9，但“比较基准” (standard of comparison)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也是基于语境的。所以可以归为一个义位。

所以从词汇学的角度，我们认为“短”有一个义位：

例句 4.13 这条绳子很短。

例句 4.14 这条绳子有多短？

例句 4.15 这条绳子太长了，但是比那条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用下图来具体说明“大小类”反义词的语义特征。

(2) “大小类”反义词的义位和语义特征分析

图 4.2 表明了“大小类”反义词的语义特点，以“长、短”为代表，这类词只涉及一个量级维度，长₂表示整个概念范围，可以指称整个量级上的所有的量，我们可以称为“全量”。长₁与短表示的是两者距离相对于一般值或比较对象大或小，表示的都是量级维度上的一部分，可以称为“差量”。长₁与短的比较基准是要衡量的事物的平均值或者是要比较的对象，长₁和短边界是模糊的，没有确定的界限。张国宪（2006）提出了“全

集”“子集”的概念，他认为“量度上的表述上‘短’类量只是‘长’类量的一个子集。我们认为，从义位的角度分析，不仅是短，长₁也是子集，长₂可以代表“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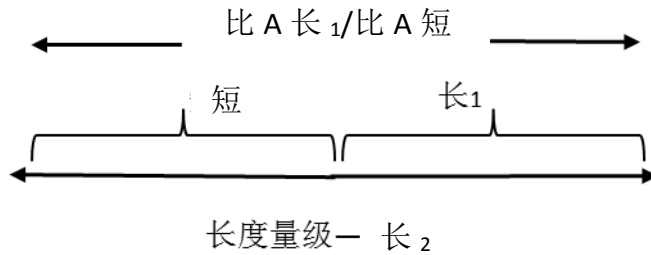


图4.2 汉语“大小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大”类词和“小”类词各个义位在语义特征上的差异，“长”有两个义位，其语义特征分别如下：

- 长₁表示子集、差量，它除了【+量度】外，还含有【+差量】【+相对】【+距离大】的语义特征，相对于“短”而言；
- 长₂表示全量，其同义词是名词“长度”，它除了【+量度】外，它含有【+全量】的语义特征。

而“短”有一个义位，其语义特征分别如下：

- 短表示子集、差量，相对于“长”而言，它除了【+量度】外，还含有【+差量】【+相对】【+距离小】的语义特征，相对于“长₁”而言；

(3) “大小类”反义词相对性

“大小类”反义词有很高的相对性。以“长”与“短”为例，长₁与短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点。一个物体是长还是短，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是看要衡量的对象的平均值或者是要比较的对象，低于衡量对象的平均值

或者低于比较对象的就是短，反之就是长。我们很难单独说一个物体是长的还是短的，长和短依赖彼此而存在。“长₁”与“短”没有各自绝对的维度，两者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核心也是相对模糊的。因此我们认为“大小类”反义词的相对性最强。

之所以探讨“相对性”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大小类”在“虚比”中的表现。正因为“大小类”反义词从语义上看相对性最强，长₁和短才都可以出现在“虚比”的句子中，表示相对于比较对象的长或短。在4.2.3和4.2.4中，我们还会讨论“冷热类”和“好坏类”反义词的“相对性”，可以更清楚看出这三类相对反义词语义上的差异。

4.2.4 从义位层面看“大小类”反义词的标记性和不对称性

黄国营、石毓智（1993）以相对反义词在三个问句中的表现来判断是否有标记/无标记。他认为“大”类在问句（3）“N+有多+A”中是无标记的，在问句（1）“N+A+吗”（2）“N+A+不+A”中是有标记的；“小”类都是有标记的。他们认为反义词是否有标记/无标记是要具体到某个句式中的。

沈家煊（1999：155）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有标记/无标记”的对立主要存在于“大小类”和“好坏类”，“冷热类”不存在有标记/无标记的区别，他判断相对反义词是否有标记/无标记的标准有以下几个：

1) 首先是意义，因为“大小类”和“好坏类”都有一项可以指称整个量级上的各个量；例如“长”可以指称整个长度量级上的量，“好”可以指称整个好坏量级上的量，而“冷”和“热”都不能指称整个温度量级上所有的量。

2) 然后是使用频率的高低，他以《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词的“使用度”作为指标，将一部分“大小类”的使用度对比，“大”5202，“小”3281，“长”600，“短”190，“高”1167，“低”474。

3) 最后是搭配和组合上的差异。

目前学者在研究相对反义词的标记性时，是与其不对称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不对称性具体表现为：构词能力上的不对称、组合上的不对称、搭配上的不对称以及句法层面上的不对称。

从词的层面看，“大”和“小”确实存在频率上的差异和不对称性，邹韶华（1993）对《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最常用的 1000 个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对立的反义词的频率进行统计，其中“大”类词 276 个，“小”类词 216 个，共计 492 个。大义词与小义词累计出现频率大致为 78.19 比 21.81。陈艳华（2008）、解妮妮（2011）也从词的层面探讨了“大小类”构词能力、组合搭配能力上的不对称。但如果具体到义位的角度，对称与否就需要另加探讨了。

目前学者们在研究“大小类”反义词的不对称性的时候，还没有从义位层面具体分析，上文的讨论了“大”类有两个义位，“小”类有一个义位，从义位的角度看，大₁和小是对称出现的，“大”之所以出现频率高，因为多一个义位大₂。那么具体到每个义位看，“大”类和“小”类在构词能力上，组合搭配上是否是对称的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将来去研究。同样是否有标记/标记，我们也可以具体到义位的层面。不仅仅是探讨“大”或“小”的有无标记，而是具体到反义词每个义位上的有无标记。

在 4.2.5 中，我们将从义位的层面入手，看“大小类”词在相关句型中的对称和不对称。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考察“大”类和“小”类各个义位的使用频率，以及聚合和组合中的对称和不对称。

综上所述，相对反义词的对称与不对称应该具体到义位的层面。在以不对称现象作为区别有标记/无标记的标准时，应该看到从义位层面看，这样的分析会更细致和科学。

4.2.5 “大小类”反义词不同句法表现的分析

前面一节分析了“大”类词和“小”类词在语义上的相同和差异，根据“大”类和“小”类反义词语义特征上的差异，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两类反义词在句法上的不同表现。第三章我们曾经提出过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框架，根据在两个句式中的不同表现，把相对反义词划分为了三类，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语义角度揭示出相对反义词表现不同的原因。此外我们还会讨论“大”类词几个常出现的句式。

(1) 句式 1: 有多 + A?

虽然“大”类和“小”类反义词都可以进入这个句式，但是语义是不同的。

例句 4.16. 甲：这条绳子有多长₂？

乙：5 厘米

在例句 4.16 中，用的是含有【+全量】语义特征的长₂，所以是表示中立提问。

例句 4.17 甲：这条绳子很长。

乙：有多长₁？

乙：非常长，可以把所有箱子绑起来。

在话轮 4.17 中，在有预设的情况下，乙的提问用的是含有【+差量】的长₁，所以是表示偏向提问。

例句 4.18 甲：这条绳子很短。

乙：有多短？

乙：非常短，一个箱子都绑不起来。

在话轮 4.18 中，在有预设的情况下，“小”类词也是可以进入的，乙的提问用的是含有【+差量】的短，所以是表示偏向提问。

(2) 句式 2 : A 吗?

例句 4.19 这条绳子长₁吗?

例句 4.20 这条绳子短吗?

例句 4.19 和例句 4.20 中，用的是含有【+差量】语义特征的长₁和短，所以都是偏向性的提问。

(3) 句式 3 :有+数量成分+ A

例句 4.21. 有三公尺长₂。

句式 3 是对句式 1 的回答，表示的是整个量度，因此只有“大”类反义词含有【+全量】长₂才能进入。

(4) 句式 4: A + 数量成分。

陆俭明(1999)提出，这个句式存在歧义，如果看做是主谓结构，表示的就是整个的量度。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含有【+全量】的“大”类反义词长₂才可以出现。

例句 4.22 长江长₂6300 公里。

作为述宾结构时，表示的是差量、偏离义。含有【+差量】语义特征的长₁和短都是可以出现的，长₁进入时表示过量，短进入时表示不及，

例句 4.23 长₁两厘米 (述宾结构)

例句 4.24 短两厘米 (述宾结构)

(5) 句式 5: “名词+形容词”估量短语

句式 5 也是对句式 1 的回答。董晓敏 (2005) 提到, 能进入“名词+形容词”估量短语的词一般是“大、粗、长、宽、高、厚、深”等, 如

4. 25 有多大?	八平方米大	核桃大
有多长?	三米长	筷子长
有多宽?	二尺宽	柜门儿宽
有多高?	一米高	桌子高

从问句与答句看, 句式所要表示的都是全量, 不同的是, 用数量词(如“八平方米大”)指明具体数量, 这是一种明确的全量表达; “名词+形容词”估量短语是一种估量, 表达的是一种模糊的全量, 因此, 也只有【+全量】大₂能进入此句式。

(6) 句式 6: 比较句

例句 4. 26 这条绳子很短, 就比那条长₁一点。

例句 4. 27 这条绳子很长, 就比那条短一点。

例句 4. 28 这条绳子很长, 比那条还长₁。

例句 4. 29 这条绳子很短, 比那条还短。

在第三章中我们探讨了“实比”和“虚比”, 例句 4. 26 和例句 4. 27 表示的是虚比, 例句 4. 26 “长一点”的意思并不是“更长”或者长过了平均值, 而是指在整个长度量级上偏向“长”了一些, 实际绳子还是短; 例句 4. 27 “短一点”的意思也不是短过了平均值, 实际绳子还是长。此时量度词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对象而言的尺度。例句 4. 28 和例句 4. 29 表示的是实比, 例句 4. 28 “还长”表示的是比平均值还要更长。

4.2.6 结语

“大小类”反义词是相对反义词中很特殊的一类，它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和探讨，本文主要从词汇语义学角度对“大小类”反义词进行探讨。

“大小类”反义词在汉语中主要是量度形容词，我们也采纳了陆俭明（1999）测定量度形容词的标准——看能否出现在表示偏离义的“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格式中。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13对“大小类”反义词。

其次，我们从语义角度对“大小类”反义词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小类”反义词之所以在使用频率及分布上存在差异，根本原因是因为其语义特征存在着差异。“大类”反义词都有两个义位，以长、短为例：“长₁”表示子集、差量，它除了【+量度】外，还含有【+差量】【+相对】【+距离大】的语义特征，相对于“短”而言；“长₂”表示全量，其同义词是名词“长度”，它除了【+量度】外，它含有【+全量】的语义特征；只用在表示虚比的句子中。

而“短”有一个义位，其语义特征分别如下：“短”表示子集，相对于“长₁”而言，它除了【+量度】外，还含有【+差量】【+相对】【+距离小】的语义特征。通过分析，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类”反义词的出现频率会高于“小类”反义词，为什么“小类”反义词在使用时会有诸多限制。

此外，我们还提出了“大小类”反义词语义上的客观性和相对性，大类和小类虽然有一个客观的尺度，但是确定是大还是小却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大或者小，边界不明确，核心也相对模糊。我们还把标记理论和对称性的研究具体到了义位的层面。以往的研究中，会笼统地认为“大”类词是无标记的，“小”类词是有标记的，“大”和“小”是不对称的。我

们的从义位的层面对“大小类”反义词进行了更细致地分析，并在从句法角度对“大小”类各个义位的出现进行了探讨。

4.3 从词汇语义学角度看“好坏类”反义词

“好坏类”反义词是典型的相对反义词聚，“好”类词和“坏”类词在使用频率、构词能力、组合搭配中也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对称性。本节着重从语义的角度探讨这类词的特性，以及其内部成员分布上限制、使用上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本节通过对“好坏类”反义词有/无标记项在句法方面的研究，试图解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 “好坏类”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框架；
- (2) 从语义角度看，“好”类词和“坏”类词可以区分出哪些义位？有哪些语义特征影响有/无标记项的出现频率？
- (3) 具体到义位看，“好坏类”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是如何表现的；
- (4) “好坏类”反义词有/无标记项在句法使用上呈现出不对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4.3.1 “好坏类”反义词的界定

沈家煊(1999)指出“好坏类”带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好”类词与“坏”类词分别代表了评价的正面义和反面义。

从语用角度看，“好坏类”具有评价功能，是说话者对某一事物、现象、行为动作做出相应的评价。如：好—坏/差，细心—粗心，认真—马虎，高兴—难过，聪明—笨拙，大方—小气，容易—困难，消极—积极，成熟—幼稚，清楚—糊涂，整齐—杂乱，等等。

4.3.2 “好坏类”反义词的分类框架

“好”类和“坏”类在句中的出现频率和分布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可以通过框架“A吗”，初步判定“好”类和“坏”类在语义上的差别。

例句 4.30 那件衣服做工好吗？

例句 4.31 那个地方干净吗？

例句 4.32 那个孩子细心吗？

例句 4.33 他的态度积极吗？

出现在例句 4.30 到例句 4.33 的，都是“好”类，这个句式表示的都是无预设，中立性的提问，即对所问对象没有一个预先的判断，“那件衣服做工好吗？”只是在询问衣服的质量，因此回答可能是一很好或者不好。

例句 4.34 那件衣服做工差吗？

例句 4.35 那个地方脏吗？

例句 4.36 那个孩子粗心吗？

例句 4.37 他的态度消极吗？

出现在例句 4.34 到例句 4.37 中的，都是“坏”类，这个句式表示的都是有预设，是偏向性提问，即在提问之前就对所问对象有了一个预先的假设，“那件衣服做工差/坏吗？”其实已经预设了或预知了衣服的质量不好，因此回答可以是一一“很差“，或者“不差，挺好的”，但是不可以直接回答一一“很好“。

4.3.3 “好”类和“坏”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好”类和“坏”类反义词在词法和句法分布上是很不均衡的，从句法角度看，有的句式两者都可出现，更多的句式只有“好”类的才能出现。从深层看，意味着它们既有共同的语义特征，也有各自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将分析“好”类和“坏”类反义词的语义特征，从而试图解释其句法上分布的不对称性的深层原因。

Cruse (1986) 曾研究了英语中的表示评价的反义词，他也以“好”和“坏”为例，对英语中的这类反义词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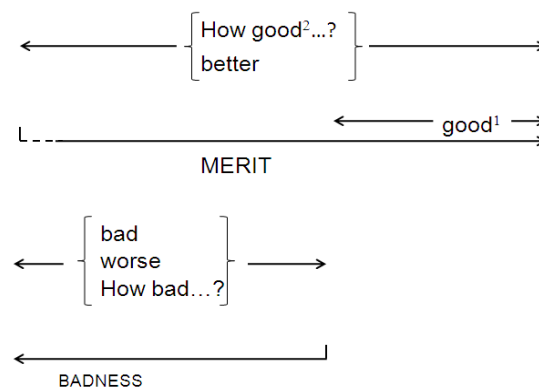


图 4.3 英语中表示好坏类的反义词(Cruse, 1986:213)

图 4.3 说明的是英文中 good 和 bad，它们是一对反义词。good¹ 和 bad 表示的是相对于评价对象的平均值的好或坏。good² 在语义上中立化，这个问句是对好坏价值中立化的问句，而没有预设询问的对象是坏的。Bad 在“how bad 问句”中，表示的有偏向性的提问(committed)。比较级 better 表示的是相对于比较对象而言的好，事情本身是 bad 的，可以 better，但是如果是 good 的，一般来说不会 worse。

Cruse 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英文的相对反义词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借鉴，那么汉语中的“好坏类”在语义上有什么特征呢？“好类”和“坏”类反义词在比较句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1) “好坏类”反义词的义位分析

我们首先以好为例，分析“好”类词的义位情况：

例句 4.38 这条裙子做工很好。

例句 4.39 这条裙子做工好吗？

例句 4.40 那条裙子做工太差了，但是比这条好。

例句 4.38 表示的是质量好，让人很满意，例句 4.39 中的“好”与例句 4.38 就不太相同了。再看下面的话轮：

例句 4.41 甲：这条裙子做工好吗？

乙：很差。

例句 4.41 的话轮是成立的，显然例句 4.41 甲提问的是裙子的质量如何，“好”并不是表示质量好，而是形容了整个质量量级，所以例句 4.38 和例句 4.39 中的“好”是两个义位。

例句 4.40 是一个表示虚比的句子，那条裙子相对这条来讲做工好，但实际上还是差的。在这个句中“好”是相对比较对象而言的，并不是真正的好。它也可以在整个价值尺度上运动，但是其“比较基准”(standard of comparison)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也是基于语境的。所以我们认为例句 4.40 和例句 4.38 中的“好”是一个义位。

例句 4.42. ? 那条裙子做工太好了，就比这条差。¹¹

¹¹ 从第六章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对这个句子的接受度很高，这反映了语言在动态使用中和静态语义分析上的不同，这样进一步说明了以是否能“虚比”来划分相对反义词是有争议的。在第六章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

从语义角度看，例句 4.42 实际上是不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的，是不合理的句子。对大多数人来讲，一个事物再差，也有可能比另一个事情好一点。但是一个事情已经很好了，通常不能说它还是差的，也就是说，“好”可以代表整个好坏量级，但“差”只能代表部分量级，不能表示“好”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例句 4.42，“做工太好了”表示了最高程度，因此比别的“差”从语义上看不能接受。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好坏类”词的义位也是非常复杂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中，“好”下面的义项有 15 个，其中义项①表示反义：

[好] ① 形，优点多；使人满意的（跟“坏”相对）。

“坏”下面的义项有 6 个，其中义项①表示反义：

[坏] ① 形，缺点多的；使人不满意的（跟“好”相对）。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认为除了词典收录的，“好”还应该有一个义位，从词汇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好”应该有两个义位，具体可以表现在下列句子中：

例句 4.43 这条裙子做工很好₁。

例句 4.44 这条裙子做工好₂吗？

例句 4.45 那条裙子做工太差了，但是比这条好₁。

我们再以差为例，分析“坏”类词的义位情况：

例句 4.46 这条裙子做工很差。

例句 4.47 这条裙子做工差吗？

例句 4.46 表示的是裙子质量差，让人不满意。例句 4.47 的提问实际上是有预设的，是偏向性的提问，我们看下面的话轮。

例句 4.48 甲：这条裙子做工差吗？

乙：？ 很好。

例句 4.49 甲：这条绳子做工差吗？

乙：非常差。/不差，很好啊。

话轮 4.48 是不成立的，例句 4.48 甲中的“差”不能代表整个量度，在“差吗”问句中，已经有了一个预设或预知——裙子质量不好，“差吗”询问的“差”的程度，因此，回答只能是话轮 4.49 乙，来形容多么差或者先否认预设，然后再回答，所以例句 4.46 和例句 4.47 中的“差”是一个义位。

例句 4.50？那条裙子做工太好了，就比这条差。

例句 4.50 我们上文分析，从静态看存在语义上的矛盾。

因此从词汇学的角度，我们认为“差”只有一个义位：

例句 4.51 这条裙子做工很差。

例句 4.52 这条裙子做工差吗？

(2) “好坏类”反义词的义位和语义特征分析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用下图来具体说明“好坏类”反义词的语义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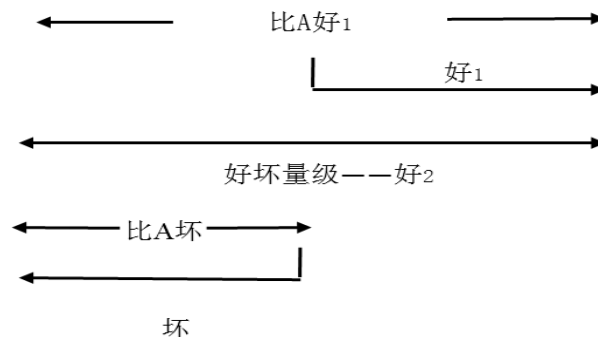


图4.4 汉语“好坏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图 4.4 表明了“好坏类”反义词的语义特点，以“好、坏”为代表。好₂可以指称整个量级上的所有的量，我们可以称为“全量”，它代表的是价值尺度和整个量级，这个义位主要出现在询问整个量级的“A 吗”句式 中。坏与好₁表示的都是量级维度上的一部分，可以称为“差量”。从静态 语义上看，好₁表示的是价值尺度上的好₁，也可以是相对于比较对象而言 的好₁，事物很坏，但依然可能比 A 好₁；如果事情是好的，一般不会说比 A 坏。相对而言，坏的量级是确定的，好的量级是模糊的。¹²

一般来讲，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好”类词和“坏” 类词各个义位在语义特征上的差异，“好”有两个义位，其语义特征分别 如下：

- 好₁表示差量，它除了【+价值】外，还含有【+差量】【+相对】【+ 优点多】的语义特征，相对于“坏₁”而言；
- 好₂表示全量，它含有【+价值】【+全量】的语义特征；而“坏”有 一个义位，其语义特征分别如下：
- 坏表示差量，它除了【+价值】外，还含有【+差量】【+相对】【+ 优点少】的语义特征，相对于“好₁”而言，

(3) “好坏类”反义词的相对性分析

如图 4.4 所示，好₁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坏核心和边界是相对确定 的。因为人们虽然感觉各异，但是对价值的评判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虽然这个标准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坏”在某种程度上看是相对独立的， 不像“长”和“短”必须依赖彼此存在，因此我们认为“好坏类”的相对 性比较弱。

¹² 在第六章，我们会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好坏类”在动态语言使用中，“虚比” 是否能够被中国汉语母语者、新加坡华语母语者以及新加坡中学生所接受。

“好”有两个义位，好₂可以表示整个概念范围。之所以好₂可以代表整个尺度，与人们对好坏的心理感知有关，人们的期待视野中总是追求比较美观的一面以满足心理期待，在主观倾向上会用好的指代全量。好₁表示的是相对于价值判断或者比较对象而言的好，它可以在整个量级上运动，但坏只能在表示坏的量级内运动。坏的东西相对而言，可以比别的好，但是好的东西，对大多数人而言，不会比别的更坏，因此，从语义角度看，只有“好”类词才可以出现在虚比的句子中，而“坏”类没有虚比。¹³

4.3.4 从义位层面看“好坏类”反义词的标记性和不对称性

黄国营、石毓智（1993）认为“好”类在问句（1）“N+A+吗”（2）“N+A+不+A”中都是无标记的，“坏”类都是有标记的。在问句（3）“N+有多+A”中两类都是无标记的。沈家煊（1999：155）则根据意义、使用频率、组合搭配上的不同，提出“有标记/无标记”的对立存在于“好坏类”中。

邹韶华（2001）从五个方面统计分析了“好”和“坏”的使用频率：

- （1）作为语素的构词能力分布方面，他依据《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第2版）中“好”、“坏”作为语素构词的词语的频率比为32比8；
- （2）根据“好”、“坏”在小说《骆驼祥子》里的分布，统计处“好”“坏”的使用频率为612和347次；
- （3）在十年制《语文》（试用本）课本里的分布中，“好”“坏”的使用频率比为1104比115；
- （4）在2162万字语言材料的分布里，“好”、“坏”的使用频率次数分别为43850和8668次；

¹³ 在动态语言使用中，汉语母语者对“坏”类是否可以“虚比”接受度很高。这说明了反义词在实际使用中的复杂性，因此反义词的研究有必要结合语料库，从而对理论加以补充和修正。

(5) 在作为词素构词分布的历时抽样考察中,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第3版和1983年第2版的比较,在新增词条的比率上,“好”、“坏”的比率依旧不平衡,新增词条次数比为6比4。《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以“好”为语素构成的词条有54条,以“坏”为语素构成的词条只有9条。

段濛濛(2006)和方永莲(2012)也从词的层面探讨了“好坏类”构词能力、组合搭配能力上的不对称。

从词的角度看,“好”和“坏”确实存在频率上的差异和不对称性,但如果具体到义位的角度,那么又需要仔细考虑。

根据上文的研究,“好”类有两个义位,“坏”类有一个义位,从义位的角度看,好₁和坏是对称出现的,“好”之所以出现频率高,因为义位多。从义位层面看,好₁和坏在意义上的是对称的。目前学者在研究“好坏类”反义词的标记性时,也主要是从词的层面出发,从义位的层面上看,“好坏类”构词能力、组合搭配上是否对称还值得探讨,同样研究“好坏类”有标记/无标记,我们也可以具体到义位的层面。不仅仅是探讨“好”或“坏”的有无标记,而是具体到“好”或“坏”每个义位上的有无标记。

下一小结我们将从义位的层面入手,看“好坏类”词在相关句型中的对称和不对称。

4.3.5 “好坏类”反义词不同句法表现的分析

前面我们详细分析了“好”类词和“坏”类词在语义上的相同和差异,根据“好”类和“坏”类反义词不同义位的语义特征上的差异,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两类反义词在句法上的不同表现。

(1) 句式1: 有多+A?

例句 4.53 他的学习成绩有多好₁?

例句 4.54 他的学习成绩有多差？

例句 4.53 和例句 4.54 中，用的是含有【+差量】语义特征的好₁和坏，所以都是偏向性的提问。

(2) 句式 2 : A 吗？

例句 4.55 他的学习成绩好₂吗？

例句 4.56 他的学习成绩差吗？

虽然“好类”和“坏类”类反义词都可以进入这个句式，但是语义是不同的。在例句 4.55 中，用的是含有【+全量】语义特征的好₂，所以是表示中立提问。

例句 4.57. 甲：他的学习成绩差吗？

乙：很好。

在话轮 4.57 中，乙的回答是不合理的，因为甲的提问用的是含有【+差量】的差，表示偏向提问。

(3) 句式 3: 比较句

例句 4.58. 那条裙子做工太差了，但是比这条好₁。

例句 4.59. ? 那条裙子做工太好₁了，但是比这条差。

例句 4.60. 那条裙子做工太好₁了，比这条还好₁。

例句 4.61. 那条裙子做工太差了，比这条还差

例句 4.58 表示的是虚比，例句 4.58 “比这条好”的意思并不是“好”，而是指在整个价值量级上偏向“好”了一些，是相对于比较对象的好。例句 4.59 就不合理了，从语义学分析是不合理的。例句 4.60 和例

句 4.61 表示的是实比，例句 4.60 “还好”表示的是好的量级上的更好，因此使用的是好₁，含有【+差量】【+相对】【+优点多】语义特征。例句 4.60 “还差”表示的是差的量级上的更差，含有【+差量】【+优点少】语义特征。

4.3.6 结语

“好坏类”反义词是相对反义词中很典型的一类，本文主要从词汇语义学角度对“好坏类”反义词进行探讨。

我们从语义角度对“好坏类”反义词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好坏类”反义词之所以在使用频率及分布上存在差异，根本原因是因为其语义特征存在着差异。“好类”反义词都有三个义位，以好、坏为例：“好₁”表示差量，它除了【+价值】外，还含有【+差量】【+相对】【+优点多】的语义特征，相对于“坏”而言；“好₂”表示全量，它含有【+全量】的语义特征；而“坏”有一个义位，坏表示差量，它除了【+价值】外，还含有【+差量】【+优点多】，相对于“好₁”而言。通过分析，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好类”反义词的出现频率会高于“坏类”反义词。

此外，我们还提出了“好坏类”反义词语义上的主观性和较弱的相对性，“好坏类”标准是无法量化的，相对来讲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好₁”的边界是模糊的，但“坏”的核心和边界是明确的，“好”和“坏”在某种程度上看是相对独立的。我们还把标记理论和对称性的研究具体到了义位的层面。以往的研究中，会笼统地认为“好”类词是无标记的，“坏”类词是有标记的，我们的从义位的层面对“好坏类”反义词进行了更细致地分析，并在从句法角度对“好坏”类各个义位的出现进行了探讨。

4.4 从词汇语义学角度看 “冷热类” 反义词

“冷热类”是相对反义词中很特别的一类，不同于“大小类”和“好坏类”，它在词法和句法上都是相对对称的，本节着重从语义的角度探讨这类词的特性，试图解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 “冷热类”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框架；
- (2) 从语义角度看，“冷”类词和“热”类词的义位和语义特征；
- (3) 具体到义位看，“冷热类”在句法使用上呈现出对称性的原因。

4.4.1 “冷热类” 反义词的界定

“冷热类”反义词，如：冷—热、甜—苦、干—湿、肥—瘦，不是按照客观标准得出的，如高兴—难过，自豪—自卑等，反义词的双方基本也没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冷热类”反义词不同于“大小类”和“好坏类”，“大小类”有一个客观的度量衡，“好坏类”也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尽管这个判断标准会带有主观色彩，“冷”类和“热”类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界定，完全靠主观的感觉。

4.4.2 “冷热类” 反义词的分类框架

我们可以通过框架“A吗”和“有+多+A”，初步说明“冷”类和“热”类在句法上的表现。

例句 4.62 今天天气冷吗？

例句 4.63 今天天气热吗？

例句 4.62 和例句 4.63，在“A吗”中，无论是“冷”还是“热”表示的都是有预设或预知的，偏向性的提问。

例句 4.64 北京的冬天有多冷？

例句 4.65 北京的夏天有多热吗?

同样，例句 4.64 和例句 4.65 表示的也都是有预设，是偏向性提问，即在提问之前就对所问对象有了一个预先的假设“北京的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通过这两个句式，我们会初步可以判断“冷热类”反义词在句法中出现频率是均衡的。

4.4.3 “冷”类和“热”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冷”类和“热”类反义词在词法和句法分布上相对均衡的，我们将分析“冷热类”的语义特征，从而试图解释其句法上分布的不均衡的深层原因。Cruse (1986) 以“冷”和“热”为例，对英语中的这类反义词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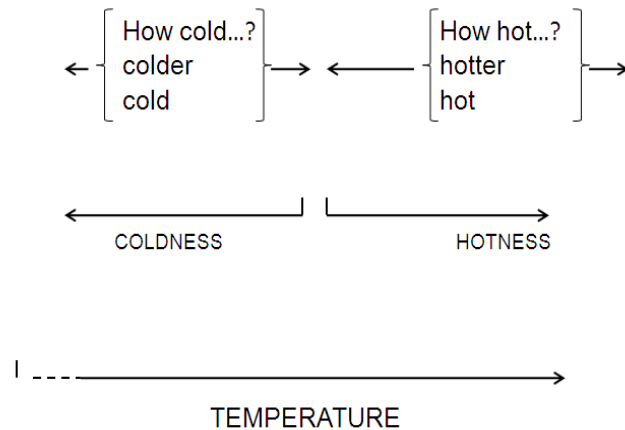


图 4.5 英语中表示冷热类的反义词(Cruse, 1986: 211)

图 4.5 说明的是英文中 cold 和 hot，它们是一对反义词。cold 和 hot 表示的是相对于比较对象平均温度的冷或热。cold 和 hot 都不能在一定语境中代表整个量级，代表的只是部分的量级，两者的核心是明确的，cold 和 hot 都能够出现在“how 问句”中，表示的有偏向性的提问。比较级 colder 和 hotter 表示的更冷或更热，也只能代表各自的量级。

Cruse (1986) 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英文的“冷热类”反义词进行了分析, 他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借鉴, 那么汉语中的“冷热类”在语义上有什么特征呢?

(1) “冷热类”反义词的义位分析及隐含分级性分析

我们首先以冷为例, 分析“冷”类词的义位情况:

例句 4.66 今天的天气很冷。

句中“冷”表示的是温度低。

例句 4.67 甲: 今天的天气有多冷?

乙: ? 很热

例句 4.68 甲: 今天的天气冷吗?

乙: ? 很热。¹⁴

话轮 4.67 和 4.68 都是不成立的, 话轮 4.67 和 4.68 甲中的“冷”都不能代表整个量度, 在“有多冷”和“冷吗”问句中, 已经有了一个预设或预知一天气很冷, “有多冷”和“冷吗”都是询问的“冷”的程度, 因此, 不能直接回答“很热”, 所以例句 4.66, 4.67 和 4.68 也都是一个义位。

我们再以热为例, 分析“热”类词的义位情况:

例句 4.69 今天的天气很热。

句中“热”表示的是温度高。

例句 4.70 甲: 今天的天气有多热?

¹⁴ 从语义上看, 我们认为这个句子不成立, 但通过调查问卷, 我们发现被试对这个句子是否成立存在争议, 在第六章我们会加以讨论。

乙：？很冷

例句 4.71 甲：今天的天气热吗？

乙：？很冷。

话轮 4.70 和 4.71 都是不成立的，话轮 4.70 和 4.71 甲中的“热”都不能代表整个量度，在“有多热”和“热吗”问句中，已经有了一个预设或预知—天气很热，“有多热”和“热吗”都是询问的“热”的程度，因此，不能直接回答“很冷”，所以例句 4.69、4.70 和 4.71 也都是一个义位。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冷热类”词的义位是比较简单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中，“冷”下面的义项有 9 个，其中义项①表示反义：

[冷] ① 形，温度低；感觉温度低（跟“热”相对）；

“热”下面的义项有 10 个，其中义项②表示反义：

[热] ② 形，温度高；感觉温度高（跟“冷”相对）。

所以，从词汇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冷和热都各有一个义位。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用下图来具体说明“冷热类”反义词的语义特征。



图 4.6 汉语“冷热类”反义词的语义分析

我们再看表示虚比的两个句子：

例句 4.72 ? 今天的天气很冷，但比昨天热。¹⁵

例句 4.73 ? 今天的天气很热，但比昨天冷。¹⁶

例句 4.72 和 4.73 从语义角度看都是不合理的句子，天气冷就说明温度很低，因此就不可能会热，同样，天气热说明温度高，就不可能会冷。也就是说，“冷”和“热”各有自己的量级尺度，都只能代表温度上的部分量级，它们可能因人感觉而异，但是量级的核心是明确的。

再看下面的四个句子：

例句 4.74 今天的天气很冷，但比昨天暖和。

例句 4.75 今天的天气很热，但比昨天凉快。

例句 4.76 今天天气很暖和。

例句 4.77 今天天气很凉快。

例句 4.74 和例句 4.75，实际上是两个表示虚比的句子，例句 4.74，虽然比昨天“暖和”，但天气还是冷的。例句 4.75，虽然比昨天“凉快”，但天气还是热的。例句 4.74 和例句 4.75 “暖和”和“凉快”是相对于说话人的感知而言的，例句 4.76 和例句 4.77 中的“暖和”和“凉快”是相对于比较对象而言的。

这是“冷热类”在语义上不同于“大小类”和“好坏类”的地方，我们认为“冷热类”存在着“隐形分级”的特点。所谓“隐形分级”指的是温度量级上存在着几个词，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程度。而“大小类”和

¹⁵ 根据第六章调查结果，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对“冷热类”虚比的句子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是以前判断题的形式对受试加以考察，可能会影响调查结果。但这也说明了反义词在动态使用时的复杂性。

¹⁶ 同上

“好坏类”量级上程度的表示，主要是用“程度副词+反义词”。如“大”和“小”之间依次可以是“大”“比较大”“有点大”“有点小”“比较小”“小”。“冷热类”可以用“程度副词+反义词”分别指称温度量级上的程度，但是，温度量级上本身也有别的词来指称不同的程度。在温度量级上，“冷”和“热”的核心是明确的，分属于量级的两端，此外整个温度量级上，还存在“凉快”和“暖和”。“凉快”可以看作是“稍微冷”，“暖和”实际上是“稍微热”，这几个词把整个温度量级划分为不同的小量级。我们认为它们把温度量级隐形地分级。位于温度量级的两个极端的“冷”和“热”分别有自己的量级，而且核心很明确，“凉快”和“暖和”位于温度量级的中间。

我们可以以图 4.7 看温度量级上的几个词的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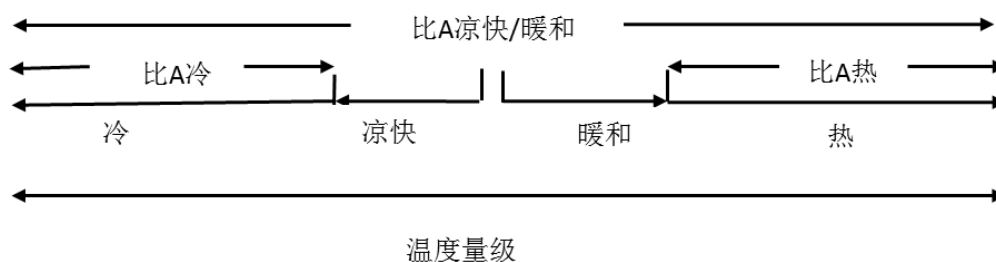


图 4.7 汉语“冷热类”反义词语义分析

(2) “冷热类”反义词的义位和语义特征分析

图 4.6 表明了“冷热类”反义词的语义特点，以“冷、热”为代表，这类词涉及了三个量级维度：一是温度尺度；二是冷的量级；三是热的量级。

无论是冷还是热都不可以指称整个量级上的所有的量，冷与热表示的都是量级维度上的一部分，它们的界限和核心都是明确的，冷和热的出现是非常对称的。温度量级中间还存在着凉快和暖和，它们表示的也是差量，

代表温度量级中间的部分，此外暖和和凉快，它们是相对于与比较对象而言的，表示相对的热和冷。

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冷”类词和“热”类词义位的语义特征。

- 冷表示差量，它除了【+温度】外，还含有有【+差量】【+相对】【+温度低】的语义特征，相对于“热”而言；
- 热表示差量，它除了【+温度】外，还含有【+差量】【+温度高】【+相对】的语义特征，相对于“冷”而言。
- 凉快表示差量，它除了【+温度】外，还含有【+差量】【+温度稍低】【+相对】的语义特征；
- 暖和表示差量，它除了【+温度】外，还含有【+差量】【+温度稍高】【+相对】的语义特征。

(3) “冷热类”反义词相对性分析

如图 4.6 所示，冷和热的边界是模糊的，“standard of comparison”（比较基准）(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也基于语境的。但是其核心是确定的，因为人们虽然感觉有差异，但是对于典型的冷和典型的热还是有共识。冷和热共有一个温度量级，还各有自己的量度，冷和热在是相对独立的，而且无论是冷和热都不能代表整个量级，因此从语义上看，“冷”和“热”不能出现在“虚比”的句子中。“冷热类”量度本身存在隐性分级，温度量级上根据温度的高低可以划分出冷、凉快、暖和、热。凉快和暖和可以看作是“相对冷”和“相对热”，因此可以出现在虚比的句子中。

4.4.4 从义位层面看“冷热类”反义词的标记性和不对称性

黄国营、石毓智（1993）认为“冷热类”在问句（1）“N+A+吗”，（2）“N+A+不+A”，（3）“N+有多+A”中都是有标记的，他们认为“冷热类”出现在这几个句子时，询问范围都没有包含另一方，所以都是有标记的。沈家煊（1999：155）则根据意义、使用频率、组合搭配上的不同，提出“有标记/无标记”的对立只存在于“大小类”和“好坏类”中，“冷热类”是没有“有标记/无标记”区分的，因为它们在意义、频率和组合搭配上对称。学者们对于“冷热类”到底是否有标记存在争议，主要是判定标准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冷”类和“热”类无论在词法和句法上都是对称的。根据上文的研究，从义位的角度看，冷和热都只有一个义位，语义特征上也是对称出现的。下一小节我们将从义位的层面入手，看“好坏类”词在相关句型中与“大小类”和“好坏类”的不同表现。

4.4.5 “冷热类”反义词不同句法表现的分析

前面我们从语义学角度详细分析了“冷”类词和“热”类词，根据“好”类和“坏”类反义词语义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这两类反义词在句法上的不同表现。

（1）句式 1：有多+A？

例句 4.78 北京的冬天有多冷？

例句 4.79 北京的夏天有多热？

例句 4.76 和例句 4.77 中，用的是含有【+差量】语义特征的冷和热，所以都是偏向性的提问。

（2）句式 2：A 吗？

例句 4.80 今天天气冷吗？

例句 4.81 今天天气热吗?

例句 4.78 和例句 4.79 中,用的是也含有【+差量】语义特征的冷和热,所以都是偏向性的提问。

(3) 句式 3: 比较句

例句 4.82? 今天的天气很冷, 但比昨天热。

例句 4.83 ? 今天的天气很热, 但比昨天冷。

例句 4.84 今天的天气很冷, 比昨天还冷。

例句 4.85 今天的天气很热, 比昨天还要热。

例句 4.86 今天的天气很冷, 但比昨天暖和。

例句 4.87 今天的天气很热, 但比昨天凉快。

例句 4.82 和例句 4.83 两个句子从语义上看不合理,“冷”和“热”的核心是明确的,不能出现在“虚比”句式¹⁷。例句 4.84 和例句 4.85 表示的是实比,例句 4.84 “还冷”表示的是冷的量级上的更冷,冷含有【+差量】【+温度低】语义特征。例句 4.85 “还热”表示的是热的量级上的更热,热有【+差量】【+温度高】语义特征。例句 4.86 和例句 4.87,凉快有【+差量】和暖和有【+差量】的语义特征,可以用在虚比的句子中。

4.4.6 结语

“冷热类”反义词是相对反义词中很特殊的一类,本文主要从词汇语义学角度对“冷热类”反义词进行探讨。

¹⁷ 在动态语言使用中,“冷热类”虚比的情况将在第六章分析。

我们从语义角度对“冷热类”反义词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冷热类”反义词之所以在词法和句法上呈现出对称性，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义位和语义特征的对称。“冷类”和“热类”反义词都有一个义位，以冷、热为例：“冷”表示差量，它除了【+温度】外，还含有【+温度】外，还含有有【+差量】【+相对】【+温度低】的语义特征，相对于“热”而言；“热”表示差量，它除了【+温度】外，还含有【+温度】外，还含有有【+差量】【+相对】【+温度高】的语义特征，相对于“冷”而言。“冷热类”量级本身存在隐性分级，位于量级中间的词有“暖和”和“凉快”。

此外，我们还提出了“冷热类”反义词在相对反义词里语义上的主观性最强和相对性最弱，“冷热类”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界定，完全靠主观的感觉。但“冷”和“热”的核心是明确的，“冷”和“热”在量级上是独立的。我们还从从句法角度对“好坏”类各个义位的出现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冷热类”和“大小类”、“好坏类”在句法上的不同表现。

第五章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使用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5.1 引言

前面的几个章节，我们对汉语中的反义词特别是相对反义词做了详细的分析。本文借鉴了 Cruse (1986; 2001) 的研究方法，对汉语的相对反义词做了进一步的划分。我们把相对反义词细分为三个小类：大小类、好坏类、冷热类。前面我们仔细探讨了这几类反义词的在语义上的特征和差异，从静态的角度揭示了其在句法表现上有可能的不同。但是，语言的发展和使用时都是动态的，在实际语言的使用中，各类反义词句法上的表现是否能与前四章的理论研究相一致呢？

本章的研究转向了实证研究的视角，如第四章研究，从语义角度看，相对反义词有细致的分类，在句法和语义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实际的使用中使用者是如何应用反义词的呢？中国大陆的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文母语者在反义词的使用上有什么差异呢？本文研究的主体——新加坡华裔中学生，他们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和使用又是怎样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了实证研究的领域。

本章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的使用情况做调查，旨在通过调查问卷，考察新加坡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此外，新加坡华语不同于普通话，那么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反义词的使用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查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对反义词的掌握，并将他们与中国大陆的汉语母语者做对比。通过两组对比，可以揭示两者在反义词使用上的差异，也可以对前四章的理论研究补充或修正。

此外，学者们的研究涉及新加坡华语的许多方面，但是针对反义词这一聚合还没有涉及。本论文以新加坡的华裔中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新加坡中学生相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做调查和分

析，希望能对新加坡的华语研究和教学有所帮助。

5.2 新加坡华文教育及学生华语程度简介

5.2.1 新加坡华语的现状

在分析调查结果前，我们有必要对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及学生华文程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的分析才更有针对性。

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海外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 76.2%（依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但是华语并未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加坡的主导语言。以英校为模式的统一型学校于 1984 年正式出现，这类学校采取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以母语为第二语文的教育制度。二十多年来，新加坡实行一种语言政策——以英语为主导的双语教育政策。这个政策对新加坡的发展以及母语的保留做出了贡献，但也使不少务实的华族学习者“脱华入英”。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致使华语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且直接导致了华文教学的困境，从而也直接影响到了新加坡华裔对华语的习得。

吴英成（2003）提出全世界的华语依据扩散的种类，以及它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功能与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可以划分为三大同心圈：内圈、中圈、外圈。新加坡位于中圈，新加坡华语由于受到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已经衍变成成为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不同于中国大陆普通话的华语变体。

新加坡的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华语时是非常特殊的，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华语虽然是他们的母语，但英文却是第一语言。从家庭环境看，那些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里成长的华族年轻父母，更是习惯用英语和子女交谈；从社会环境看，华语虽然名列四大官方语言之一，实际上只是承担了族群交际语的功能。尽管新加坡政府每年举行讲华语运动，还是不能引起学生们学习的热情。这种难以扭转的趋势，给华文学习和教学带来了不少困难。

5.2.2 新加坡华语的课程设置

新加坡教育部原本规定华族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接受十年华文教育，但是因为学生的水平差异过大，所以把中学里的华文课程划分成五个等级，即高级华文、快捷华文、普通学生班华文、普通工艺班华文和 B 级华文。这样的划分也导致了学生的华文水平更加地参差不齐。高级华文的学生读写能力和听说能力都比较强，快捷华文的学生次之，普通学生班学生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比快捷华文的再弱，普通工艺班的学生只能认识高频的词汇、读简单的篇章，B 级华文的学生只具备较弱的听说能力，不具有读写能力。在第六章的调查结果分析中，会发现学生的华文程度也确实影响了他们对反义词的认知和使用。

进行双语教育是新加坡的一项国策，但不少人把学习华语当作一种折磨，大部分学生在学期间还能花一部分时间学华语，主要是为了能通过小六会考、O 水准会考或 A 水准会考。很多家长并不看重孩子是否真的掌握了这门语言，看重的是孩子的分数，他们不希望孩子被华文拖了后腿，致使孩子上不了更好的学校。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属于海外华语教育的范畴，华语作为华人的母语，学生在入学前，很多已经可以流利地进行口语交流，因此学校教学的任务是训练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等语言能力。

5.3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调查的必要性和意义

新加坡的学生使用和学习华文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在入学前，华族学生基本都能进行口语交流，因为新加坡的大多数家庭会使用双语。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母语检讨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过去 20 年来，新加坡本地家庭用语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华族学生，在家庭里使用英语的频率从 1991 年 28% 上升到 2010 年 59%。但是新加坡的华裔学生又不是完全的二语学习者，大部分学生在入学前都具备了听说能力，是可以进行华语口语交流的。

Cruse (1986) 认为孩子三岁时候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反义词的概念, 那么也就意味着, 反义词作为最基本的语言聚合, 大部分华裔学生在入学前应该就已经通过习得获得或者部分获得, 那么经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华文学习后, 学生的反义词掌握情况是如何的?

新加坡中学生都是双语使用者, 他们的华语会受到英文的影响, 此外, 也有可能受到方言影响, 作为一群特别的华语使用者, 新加坡的学生在反义词使用上的特点就更值得我们研究。通过调查, 我们可以了解到新加坡的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 调查结果会让我们对新加坡学生的反义词掌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这样不仅仅能够有益于新加坡的华文研究, 对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更有实践意义。在编写教材时, 我们就有所依据, 能够准确地教学生掌握反义词的使用。

5.4 研究问题与假设

新加坡中学生作为一群特别的华语学习者和使用者, 他们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值得我们研究。

本论文的研究问题有以下几个:

- (1) 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和中学生在相对反义词的掌握和使用上与中国大陆母语者有什么异同。
- (2) 具体到义位来看, 新加坡中学生是否能够掌握相对反义词的基本义位。如果不能掌握,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在反义词义位使用上的偏误。
- (3) 新加坡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和使用是否在后来的学习中得到了加强和深化, 教学过程中, 学生是否进一步学习和丰富了反义词的语义。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是否帮助了学生对反义词的进一步理解?

本论文的研究假设有以下几个：

(1) 新加坡的华语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反义学习。

我们调查问卷中所选择的相对反义词都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这些反义应该是学生在最初接触华文的时候就获得了，因此我们认为反义词基本语义的获得主要靠习得的，我们的假设就是学校的华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深化对反义词的理解，使他们对习得过的反义词的词义得到补充。我们的受试学生分别来自中一到中三，我们可以从年级的角度纵向比较，看学生对反义词的掌握和运用是否随着年级的递增而更好。

(2) 学生华文程度的高低对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

新加坡的学生华文程度差异很大，华文班分为了不同的源流。作为一群特殊的华文使用者，学生们的听说能力是很早就习得的，而他们的读写能力是通过在学校的学习而获得。我们想要验证华文程度高的学生对反义词的掌握是否正相关，学业成绩是否对其反义词的掌握程度与使用有显著影响。

(3) 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背景对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

新加坡家庭使用语言比较复杂，有的是英语单语，少部分是华语单语，大多数家庭是双语并用。学生的家庭使用语言将影响到其对反义词的理解和掌握。华语家庭的学生在理解汉语相对反义词时应优于英语单语家庭或双语家庭。

(4) 学生的方言背景对反义词的使用没有影响。

首先，参与调查的是中学生，他们平时的交流中不会使用方言，少数同学可能会在家中经常使用方言，考虑到方言在新加坡学生中使用频率非常低，我们认为学生的方言背景对反义词的掌握不会有影响。

针对以上的假设，我们在分析调查结果时，会把学生的年级、华文程度和源流、家庭语言使用背景、方言背景、平时主要交际语言作为不同的

变量，从这三个方面对学生的答对率进行统计。使用反义词时出现的差异加以分析。

5.5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取的实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我们在选取了新加坡一所政府中学的学生作为受试，在得到校方的许可后，我们请老师配合，把调查问卷作为华文练习发给学生，让利用学生的课堂时间完成调查问卷（见附录 1）。第一批的调查有 224 名受试，我们主要看他们的华文程度、年级以及家庭使用语言对其相对反义词掌握影响。以前测试的方式专注主要问题，没有收集学生的方言背景是否会影响到学生对反义词的使用，因此接下来，我们又调查了这所学校 103 名学生，在问卷中，我们要求学生写出他们的方言背景，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5.5.1 调查问卷的设计

问卷主要是依据前四章的研究理论设计而成。问卷分为了背景调查和主体。

第一批调查时，背景部分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年级、修读科目以及家庭使用语言的情况。（见下文）

班级：

修读科目： 高级华文/ 快捷华文

家庭使用语言： A 华文

B 英文

C 两种语言都讲，以华文为主

D 两种语言都讲，以英文为主

E 其它语言： _____ （请注明）

第二批调查，我们着重研究的是方言是否会对学生反义词的使用产生影响，此外，也想看除了家庭使用语言外，学生平时交际中使用的语言情况，看是否会对反义词的使用有影响。因此在背景部分我们需要学生填写他们是否能够掌握方言，以及平时跟朋友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见下文）

家庭背景和使用语言情况调查

你跟家人交流时使用什么语言？	从不讲	很少讲	经常讲	一直讲
English/英语				
Mandarin/华语/普通话				
Hokkien/福建话				
Teochew/潮州话				
Hakka/客家话				
Cantonese/广东话				
Hainan/海南话				
Other/其他语言				

方言	听不懂	听得懂， 不会讲	很少讲	经常讲	一直讲
Hokkien/福建话					
Teochew/潮州话					
Hakka/客家话					
Cantonese/广东话					
Hainan/海南话					
Other/其他语言					

你在学校或者朋友交流时使用什么语言？	从不讲	很少讲	经常讲	一直讲
English/英语				
Mandarin/华语/普通话				

Hokkien/福建话				
Teochew/潮州话				
Hakka/客家话				
Cantonese/广东话				
Hainan/海南话				
Other/其他语言				

主体问卷分为二大部分：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对相对反义词的使用情况做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对关系反义词的掌握做调查。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的反义词主要有以下几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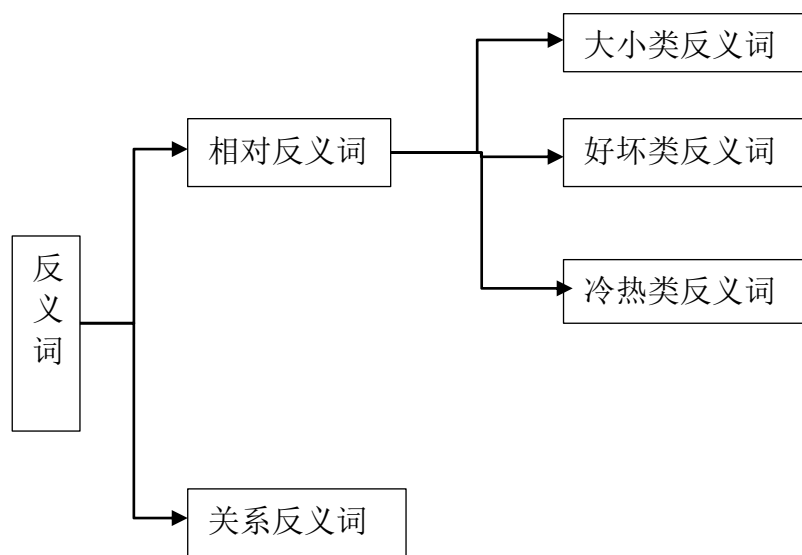


图 5.1 调查问卷中所包括的反义词

具体而言，问卷一又分为了三组：第一组考察的是学生对“大小类”反义词的掌握；第二组是考察学生对“好坏类”反义词的掌握；第二组是考察学生对“冷热类”反义词的掌握。相对于“好坏类”和“冷热类”反义词而言，“大小类”在义位上数量多，句法表现上复杂多样，例如“大₂”义位，可以在多个句式结构中出现，因此第一组每道大题的数量会多。

“大小类”既可以有“虚比”，也可以有“实比”，我们想要考察学生在语言使用中对“虚比”和“实比”的掌握有哪些差别，因此在第一组中，考察比较句的题目有三大道，除了第五题判断题外，还有第六题回答题和第七题叙述题。判断题是看学生对“虚比”的接受度，回答题和叙述题是想看学生是否能理解“虚比”，在实际语言中是否会用到“虚比”句。“冷热类”义位数量少，而且词对两方都是成对称出现，因此考察的题目数量最少。“好坏类”在义位上数量也比较多，但是好₂在句法表现上相对于大₂要简单，在题目类型上也是五大类，每道大题的题目数量也比“大小类”要少。

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是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所以我们主要会讨论问卷二学生的作答情况。

问卷一的题目主要是考察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具体来讲主要考察几个方面内容：

(1) 学生能否掌握相对反义词的本质，相对反义词是词义上的对立，不是非A即B的矛盾关系。我们设计框架“不A不B”来考察。

(2) 学生能否掌握三类相对反义词各个义位。我们首先以反义词的各个义位在两个句法框架“有多A”和“A吗”使用作为标准，看学生是否能准确判断或完成句子，从而看他们对反义词基本义位的掌握。其次，以比较句作为判断标准，看学生对实比和虚比句的使用情况。

在题型的设计上，有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对错题。主观题有问答题、改写题和写出反义词题。在考察学生是否能掌握反义词的某一个义位时，我们会在多种题型中反复测试，这样就保证了测试的准确和科学性。另外题目的设计既有单句，也有话轮中的题目。这样就可以考察学生在不同的语境中，是否掌握反义词使用上的差异和特点，是否能掌握反义词使用上的不平衡性。

问卷题目中的句型和话轮都是在前面四章的研究基础上，从语义的静态的角度设计的。在设计时候，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

(1) 题目测试的反义词都是典型的、高频出现的。题目的设计避免出现难词和语法结构复杂的句子，这主要是考虑到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我们避免测试那些低频反义词，题目中也尽量避免难词和复杂的句子，因为这些会影响学生对题目的理解，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反义词的使用，我们尽量避免这些干扰因素。

(2) 题目设计时，我们尽量避免生活环境和常识对学生的干扰，譬如题目：

甲：这条绳子短吗？

乙：很长。 (问卷一，第一组，第5题)

我们使用了模糊的指代“这条绳子”作为主语，这样学生就不受常识或生活环境的影响，只需要选择 A. 正确 B. 错误 C. 不确定。为了准确测试学生对反义词本身的理解和使用，我们设计的题目中大多都用了模糊的指代。

(3) 问卷测试的目的主要是考察新加坡华裔学生对反义词各个义位的掌握和使用情况。测试中的各个句式是前四章理论研究的成果，那么语言的动态使用中到底是怎样的。在考查同一个义位时，我们会运用多种题型，而且会把顺序打乱，避免题目之间的相互干扰。问卷设计了反义词出现的典型的句式，从而考察到反义词的各个义位，在第六章我们会针对作答情况做详细的分析。

5.5.2 研究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新加坡的华裔中学生，但是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汉语母语者，以及新加坡的成人华语母语者做了调查，原因如下：

(1)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是基于前面四章语义研究的结果设计而成。通过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反义词的使用情况做调查，可以检验前面四章的研究结果是否与动态使用时母语者的知识相一致，由此也可以用来验证或修正前面四章的静态分析。选择的 14 名中国大陆的受试者中，有 9 位是大学生，5 位是中学生，他们都出生于中国北方，都是讲北方方言，从小在

中国接受教育，没有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英语的程度仅限在学校授课中知识。他们在答题时被告知要根据自己的语感在第一时间选择答案。。这14位汉语母语者的作答结果也作为我们的控制组和新加坡的作答者的结果做了对比性的分析。由于14位受试人数很少，且他们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存在差异(9位大学生和5位中学生)，我们首先对他们的作答进行了T检验，对他们作答是否有一致性做了验证。

(2) 我们还挑选了15位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进行调查。对于他们的背景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他们的年龄都介于40-50岁之间，在家庭使用语言和平时交际使用的语言上，他们都是一直讲华语，经常或者很少讲方言，不讲或者很少讲英语，我们之所以要测试他们，主要考量是因为新加坡华语跟普通话是有差异的，那么新加坡的华语母语者对反义词的掌握和使用是怎的就值得我们就探讨。通过对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进行调查，我们可以确立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使用情况和标准。

(3) 第三组受试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新加坡的华裔中学生。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社会，学生的来源和家庭背景也是多元化的，因此科学严格地选择受试对象就非常地重要。第一批参加调查的受试为224名介于13岁到16岁的来自新加坡一所政府中学的学生，参与调查的学生都是新加坡公民，他们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从小学起就在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之所以选取13到16岁的中学生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年龄段，已经完成了小学基础的华文学习，而且根据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中学选修了高级华文的同学)到初级学院后也不再选修华文，因此选择初中阶段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全面，最多样化(不同源流的学生)的样本。

我们假设学生的年级与学业成绩对其反义词的掌握程度与使用有显著影响，因此受试者的年龄和学业表现就必须多样化，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之所以选择新加坡的这所政府中学作为受试学校，是因为该学校学生的源流足够多。前面我们曾将介绍过新加坡教育和华文

教育的特点一源流多，学生的华文水平差异大。受试的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政府中学，收生范围非常广。学校分为快捷班、普通学术班、普通工艺班三个源流。快捷班的学生小学会考成绩在 242 分以上，学业表现非常优秀；普通学术班的学生小学会考成绩在 195 分左右，在新加坡属于成绩中等的学生；普通工艺班的学生小学会考成绩只有 150 分，这是新加坡中学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受试学生来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源流，华文水平也各有不同。选修高级华文的学生华文程度是最好的，他们可以比较自如地运用华文，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都比较好；选修快捷华文的学生程度较弱，他们能够读懂一般的记叙文和说明文，能够掌握高频出现的汉字，也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普通学生班的学生华文读写程度是最弱的，因为他们掌握的词汇量有限，很多汉字无法辨识，但是他们的听说能力不差。这主要是与新加坡华语使用和学习的特殊背景相关，前文中我们提到过，新加坡的华族学生在上学前就具备了华文的听说能力。调查问卷中的反义词，他们基本都已经习得过，因此普通学生班的学生也可以顺利完成答卷。具体受试学生的来源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受试学生的来源 (合计 224 人)

	普通学术	快捷华文	高级华文
中一	26	27	30
中二	31	31	20
中三	13	25	21

我们研究中的第二个假设是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背景对学生相对反义词的掌握可能会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也要考虑被试者的语言背景，并需要保证参加调查的学生及其父母都是华族，家庭使用语言是英语或华语。这样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其他族群的语言如马来语、淡米尔语对华语使用者的影响。下表说明了学生们的家庭主要语言使用情况：

表 5.3 学生家庭主要使用语言情况

	中一	中二	中三	合计
华文	13	21	12	46
英文	10	14	5	29
华文为主	23	25	13	61
英文为主	30	17	22	68
其他或者未填				20
总共				224

我们需要学生填写年级、修读的源流以及家庭主要使用语言。在调查中，有些学生家庭使用语言选择 E，他们有的是用马来语、韩语、淡米尔语、泰国语等，这些学生的问卷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在得到的 224 份问卷中，还有 20 名学生没有注明家庭使用语言，根据向校方了解他们的注册登记资料，这些学生都是华族，平时使用的语言都是华文或英文，父母均为华人，因此，我们也算作了有效问卷，但是再把家庭语言背景做为变量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时，没有考虑到这 20 份答卷，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具体的语言环境。学生家庭主要使用语言的情况如表 5.2 和图 5.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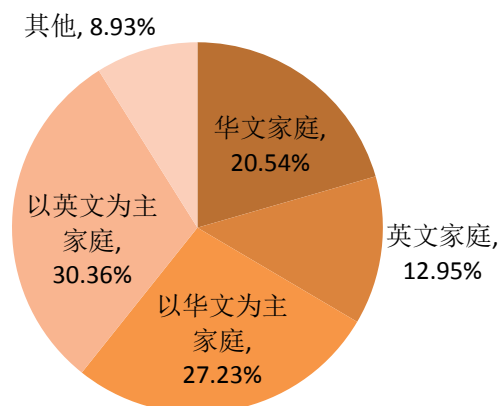


图 5.1 学生家庭使用语言分布图

第二批参加调查的受试为 103 名受试同样是 13 岁到 16 岁的来自这所政府中学的学生，同样都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从小学起就在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我们着重考虑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学生不同的方言背景是否会对反义词的使用有影响，二是学生平时交际语言（华语或者英文）是否有影响。新加坡自 1979 年实施“讲华语运动”以来，华语逐渐代替方言成为了主要的族群交际语，我们调查的对象是中學生，从下图可以看出，只有 14% 的学生会在家中经常用方言说话，完全听不懂方言的学生 14%，听得懂但是不会讲的 35%，还有 37% 的学生的很少讲方言。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他们平时交际时使用语言的情况——基本所有的同学都是使用双语（英文和华语）交际，一直或经常讲英语，同时经常讲华语。没有受试使用方言与同学交际。为了检验方言是否对反义词的使用有影响，我们将会用 T 检验对 14% 经常使用方言的同学和 14% 完全听不懂方言的同学的作答情况进行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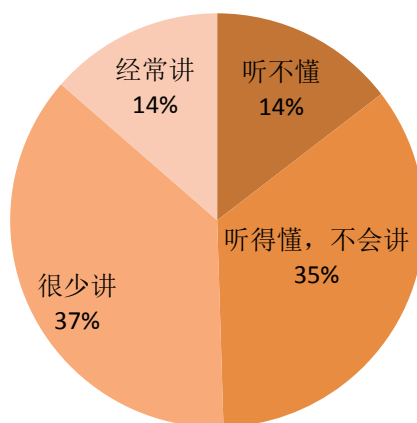


图 5.2 学生方言使用分布图

5.5.3 调查流程

(1) 取样程序

我们首先选取中国大陆的汉语单语者作为样本参与测试，参与调查的 14 名受试分别来源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其中 5 名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9 名是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本科生，他们作为志愿者参与了我们的调查。他们平时在学校跟朋友交际的语言都是普通话，都能够听懂各自家乡的方言，但都不会讲方言。我们把试卷分发给了他们，然后收回了试卷。

研究新加坡中学生的反义词掌握，那首先也要确立在新加坡华语中反义词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选取了 15 个新加坡华语单语者进行调查，通过把他们的答卷与中国大陆的答卷做对比。15 位受试都是参与调查的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我们首先通过学生先了解到他们父母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初步筛选。通过背景资料，我们确保参与调查的 15 位家长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平时的交际中，都是一直使用华语，很少或经常使用方言，基本不讲英文。

前后一共有 327 名（第一批 224 名，第二批 103 名）学生参与了调查，我们考虑到家庭背景的多样性，我们把家庭及受教育背景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方法是，我们从学校注册的信息中，只选取从小学时就在新加坡的公立学校修读了华文课程，家庭背景是华族，父母均为华人的学生。这样可以简化我们的数据分析，能够更加准确的得到调查结果。为了确保受试学生的来源，我们要求学生也要填写调查问卷的家庭语言使用背景表格。

(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在征得学校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请老师帮忙把问卷直接发给符合条件的学生。签署了知情同意后，学生可以参与调查。学生大约需要 25 分钟完成整份问卷，然后我们请老师们收上来。参与调查的新加坡华语成人华语母语者主要是学生家长，我们请学生们把问卷带回家，家长们阅读并签署了知情同意后，完成了调查问卷。参与调查的中国大陆母语者有大学

生和中学生，他们也自愿完成了调查问卷。

本章的研究转向了实证研究的视角，从语义角度看，反义词有细致的分类，在句法和语义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实际的使用中使用者是否能够掌握呢？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也会对学生的背景（年级、华文源流、家庭语言背景、方言背景及平时交际使用语言等做调查，以期能够得到更准确的分析。学者们的研究涉及新加坡华语的研究方方面面，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过反义词这一聚合在新加坡华语中的应用，尤其是新加坡中学生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本论文以新加坡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的使用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问卷的结果作分析，希望能对新加坡的华语研究和教学有所贡献。

第六章 调查结果分析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受试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前面四章从静态的语义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尤其是相对反义词，做了类别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反义词在实际使用中有哪些特点？

本章的数据作为研究的一个小型的语料库，能够让我们看到反义词在动态使用中的特点。通过对这些数据分析，我们也可以验证或者修正前面的理论。

在本章，通过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数据的分析，可以总结出普通话中相对反义词使用的标准。此外，我们还收集了新加坡成人华语单语者的问卷，通过与大陆汉语母语者作答对比，确立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点分析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第五章我们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假设：

- (1) 新加坡的华语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反义学习。
- (2) 学生华文程度的高低对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
- (3) 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背景对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
- (4) 学生的方言使用情况不会使反义词的使用产生差异。

本章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看这些假设是否得到了印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提出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教学策略。

6.1 中国汉语母语者与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调查结果分析

在研究新加坡中学生的反义词作答情况前，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的作答做分析。作为汉语母语者，这些受试的作答可以让我们看到相对反义词在实际使用时的情况。前面四章是从语义的静态的视角对反义词进行的探讨，但在动态使用中，反义词在句式中的出现情况应该是更为复杂的，希望我们的实证研究可以验证或补充理论研究。

此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新加坡华语毕竟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作为特殊的变体，新加坡的华语受到了英语、方言以及马来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有必要看一下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对反义词的掌握，借此研究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使用特点。

通过严格地控制受试的背景¹⁸，我们得到了 15 份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的问卷。他们的问卷作答结果将成为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使用标准。

在本节我们将作两部分的分析：第一，分析中国大陆汉语单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的作答情况，并从义位的角度，对两组数据的不同答题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分析中国大陆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的差异。第二，我们会根据这两组的作答数据，结合前面四章的理论研究，确定问卷中题目的标准答案，为后面的分析奠定基础。

6.1.1 标准答案的制定原则及数据结果数据的呈现

(1) 标准答案的制定原则

从静态语义角度看，我们在问卷设计时已经有了一份预设答案¹⁹，预设答案就是本问卷的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反映的是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动态的反义词使用过程中，母语者的作答情况可能与语义研究的结果有差异，即预设答案与两组受试的实际作答不完全一致。下文中我们将分析出现差异的题目，看母语者在使用相对反义词时为什么会与理论研究成果有差异。

(2) 数据结果呈现

首先，我们以表格的方式（图 6.1）对两组受试的作答情况做一个整体的呈现。在这个表格中，我们统计了每一道题目上中国大陆单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的作答，表格中给出的答案是大多数受试所选择的答案。

¹⁸ 参与调查的 15 位新加坡成人都是华语母语者，他们平时生活交际和工作语言都是华语，在方言背景上，9 位会经常讲方言，6 位选择很少讲方言。

¹⁹ “预设答案”是根据前面四章的研究，从静态的语义角度看，得出的相对反义词的使用情况。

表 6.1 中国大陆学生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作答情况²⁰

	题号	第一组 一、1	2①	2②	3①	3②	4①	4②	5	6	7	二、1 ①	1②
大陆汉语 母语者	答案	<i>a</i>	a	a	b	b	<i>b</i>	<i>b</i>	a	a	a	ab	a
	作答率	100.00%	100.00%	84.62%	78.57%	100.00%	100.00%	92.86%	57.14%	85.71%	71.43%	57.14%	92.86%
新加坡华 语单语者	答案	<i>b</i>	a	a	b	b	<i>b</i>	<i>b</i>	b	b	a	b	a
	作答率	53.33%	73.33%	53.33%	93.33%	93.33%	86.67%	86.67%	73.33%	53.33%	53.33%	73.33%	73.33%
标准答案		<i>a</i>	a	a	b	b	<i>b</i>	<i>b</i>	b	b	a	ab	a
	题号	2	3	4	三、1	2	3	4	四、1	2	3	4	五、1
大陆汉语 母语者	答案	a	a	a	bcd	bcd	abd	acd	<i>r</i>	r	r	r	长江
	作答率	100.00%	71.43%	64.29%	42.86%	42.86%	42.86%	28.57%	78.57%	100.00%	92.86%	92.86%	100%
新加坡华 语单语者	答案	a	a	a	bc	bc	a	a	<i>w</i>	r	r	r	长江
	作答率	100.00%	100.00%	53.33%	42.86%	50.00%	50.00%	42.86%	60.00%	80.00%	93.33%	93.33%	71.40%
标准答案		a	a	a	bcd	bcd	abd	ac	<i>r</i>	r	r	r	长江

²⁰ 表格中的字母 a 或者 b 等代表的是选项，w 代表的是是非题中的正确，r 代表的是是非题中的错。

	题号	2	3	七、1	2	3	4	第二组 一、1	2	3	二、1	2	三、1
大陆汉语 母语者	答案	红绳子	黄箱子	b	b	a	b	a	a	b	a	a	ac
	作答率	100%	100%	100.00%	100.00%	85.71%	85.71%	92.86%	64.29%	50.00%	100.00%	100.00%	92.86%
新加坡华 语单语者	答案	红绳子	黄箱子	b	b	a	b	b	b	b	a	a	ac
	作答率	85.70%	85.70%	86.67%	93.33%	93.33%	80.00%	46.67%	80.00%	60.00%	100.00%	93.33%	50.00%
标准答案		红绳子	黄箱子	b	b	a	b	a	b	b	a	a	ac
	题号	2	四、1	2	3	4	五、1	2	3	4	第三组 一、1	2	3
大陆汉语 母语者	答案	ac	r	r	r	r	a	b	b	b	a	a	b
	作答率	71.43%	100.00%	92.86%	100.00%	85.71%	100.00%	92.86%	92.86%	100.00%	92.86%	85.71%	57.14%
新加坡华 语单语者	答案	ac	r	w	r	r	a	b	b	b	b	a	b
	作答率	71.43%	100.00%	53.33%	100.00%	53.33%	100.00%	53.33%	93.33%	60.00%	73.33%	60.00%	73.33%
标准答案		ac	r	w	r	w	a	c	b	c	a	a	b

	题号	二、1	2	三、1	2	3	4	四、1	2	3	4	5	6
大陆汉语	答案	c	a	bc	bc	ac	bc	r	r	r	r	r	r
母语者	作答率	100.00%	100.00%	78.57%	85.71%	64.29%	64.29%	100.00%	85.71%	100.00%	85.71%	85.71%	92.86%
新加坡华	答案	c	a	b	b	ac	bc	r	r	r	r	r	r
语单语者	作答率	93.33%	86.67%	40.00%	46.67%	40.00%	46.67%	93.33%	73.33%	100.00%	60.00%	73.33%	86.67%
标准答案		c	a	bc	bc	ac	bc	r	r	r	w	w	r
	题号	五、1	2	3	4								
大陆汉语	答案	a	a	b	b								
母语者	作答率	92.86%	92.86%	92.86%	100.00%								
新加坡华	答案	a	a	b	b								
语单语者	作答率	73.33%	93.33%	86.67%	86.67%								
标准答案		c	a	b	b								

从表 6.1 看出，就大多数题目而言，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的答案都是一致的，也与预设答案相一致。但是也有些题存在着差异，预设答案与两组受试中的一组一致，或者与两组受试不一致。本节我们着重讨论存在差异的题目，并分析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

(1) 两组受试作答差异最大的题目是每一组的第一道题目：

这双鞋不大不小，穿上去正合适。

A. 正确 B. 错误 C. 不确定

(问卷一，第一组，一(1)) (标准答案为 A)

今天不冷也不热，天气非常好。

A. 正确 B. 错误 C. 不确定

(问卷 1，第二组，一(1)) (标准答案为 A)

学习成绩不好不坏。

A. 正确 B. 错误 C. 不确定

(问卷 1，第三组，一(1)) (标准答案为 A)

这道题目是为了测试是否能掌握相对反义词的性质，从这个题目中，可以看出新加坡华语很少用反义词词对的共现表示中间状态。这道题目的答案，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的作答与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的作答差异很大，预设答案（也是标准答案）是 A，与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一致。这个题目可以看出新加坡华语反义词使用上的特点，下文我们会加以讨论。

(2) 两组受试与预设答案不一致的题目：

“大小类”组中需要说明的题目：

甲：这条绳子短吗？

乙：很长。

A. 正确 B. 错误 C. 不确定

(问卷一，第一组，一(5)) (标准答案为B)

甲：从学校到地铁站远吗？

乙：很近。

A. 正确 B. 错误 C. 不确定

(问卷一，第一组，一(6)) (标准答案为B)

这两道题目，是为了考察对大₁和小₁的掌握，预设答案（也是标准答案）是B，大多数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的答案是B。

我们认为这两道题目大多的大陆汉语母语者之所以选择A正确，是因为这个话轮在语言中不会引起歧义。但是在交际中，他们却未必会这么回答使用。同样的考察内容，我们设计成了如下多项选择题，中国汉语母语者没有选择A答案的，大多数都选择了B和C。这也说明了在判断题型中，母语者对句子的接受度是以不引起歧义作为原则的，不能代表他们的语言实际使用情况。

甲：这条绳子短吗？

乙：_____。

A. 很长 B. 不短，很长。 C 很短。 D. 不长不短。

(问卷一，第一组，三(1)) (标准答案为BC)

甲：那个包重吗？

乙：_____。

A. 很轻。 B. 不重，很轻。 C 很重。 D. 不轻不重。

(问卷一，第一组，三(2)) (标准答案为BC)

“大小类”还有一道“虚比”句子存在差异，预设答案（也是标准答案）是“正确”。新加坡华语母语者 60% 认为是“错误”：

判断题：小明个子很矮，就比小红高一点。

(问卷一，第一组，四(1)) (标准答案为“正确”)

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大多认为是“正确”，与标准答案一致。

“冷热类”组中需要说明的题目：

判断题：东京的冬天很冷，但比北京热。

(问卷1，第二组，四(2)) (标准答案为“错误”)

判断题：新加坡的天气很潮湿，但比台湾干燥。

(问卷1，第二组，四(4)) (标准答案为“错误”)

新加坡的夏天很热，但是比东京_____。

A. 热 B. 冷 C. 无正确答案 D. 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_ (请注明)

(问卷1，第二组，五(2)) (标准答案为C)

这里的天气很潮湿，但比新加坡_____。

A. 潮湿 B. 干燥 C. 无正确答案 D. 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_ (请注明)

(问卷1，第二组，五(4)) (标准答案为C)

这四道题目考察的是“冷”“热”出现在“虚比”句中的情况。中国大

陆汉语母语者对冷热类“虚比”的句子接受度很高，两道判断题预设答案是“错误”，但大多数中国华语母语者都认为“正确”，将近一半的新加坡华语母语者也接受这两个“虚比”句。这两道的题目的预设答案（也是标准答案）是“错误”。以预设答案为标准答案，目的是凸显相对反义词在动态使用中的复杂性。这两个“虚比”的句子在交际时不会引起歧义，因此母语者们可以接受。但在语言交际中，他们是否会这样说，问卷中因为大多是判断题，所以不能真正反映母语者们实际交际的情况。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两道填空选择题目，预设答案（也是标准答案）都是 C。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大多认为 B 是正确答案。新加坡华语母语者也有超过一半认为 B 是正确答案。

“好坏类”题目组中需要说明的题目：

判断题：今天体育场很干净，但比昨天脏。

（问卷1，第三组，四(4)）（标注答案为“错误”）

判断题：这件白裙子的做工很好，但比那件绿裙子差。

（问卷1，第三组，四(5)）（标准答案为“错误”）

哥哥非常细心，但是比姐姐要_____。

A.粗心 B.细心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__（请注明）

（问卷1，第三组，五(1)）（标准答案为C）

需要说明的同样是“虚比”的题目，这三道题目考察的是“好”“坏”出现在“虚比”句中的情况。两道判断题预设答案是“错误”，大多数中国华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认为“正确”。这两道题目预设答案（也是

标准答案)是“错误”。

填空选择题目,预设答案(也是标准答案)都是C。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大多认为A是正确答案。新加坡华语母语者也有超过一半认为A是正确答案。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在相对反义词的使用上大多是一致的,也与调查问卷的预设答案是一致的,这说明了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标准与普通话反义词的使用上同大于异。

母语者们的作答与预设答案不一致的题目主要是“虚比”的句型,这说明了反义词在静态研究和动态使用时的差异。在语言实际使用中,母语者们对“虚比”句的接受度很高。Cruse(1986)指出真比较和伪比较可以是划分相对反义词的标准,沈家煊(1995)认为“虚比”和“实比”也可以作为汉语相对反义词的划分标准,但是从6.1.1的结果分析中看出,无论是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还是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对“虚比”的句子是否可以成立接受度是很高的。这说明了以“虚比”“实比”为标准划分相对反义词的类别会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把标准答案定为预设答案,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研究和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从语料库的角度更深层的认识到相对反义词在动态使用上的复杂性。

下文将根据统计数据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反义词使用情况做进一步分析。

6.1.2 数据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之间的作答的差异,我们对于他们的答对率做独立样本的t检验。

在此,我们先对本文的t检验方法做一个概述。本文利用学生的答对率作为因变量,来研究诸如班级,源流,家庭语言使用背景等因素对于答对率的影响。而答对率是依据上文所制定的标准答案所确定的。在此我们采取独立样本的t检验来考察这些因素对于答对率的影响,即用两个样本

的均值差的大小来检验对应的两个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的方法。在 t 检验中，如果两个样本相互独立但都是小样本，或有一个样本是小样本，则要求总体服从正态分布，且满足方差齐性。检验的基本思想是，按照一定的分组原则将所有的个案分为两部分，可将这两部分视为两个独立的样本，对两个样本分别进行统计描述，然后对两个样本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或称为等方差检验。确认两个总体具有等方差性以后，用 t 检验的方法对两个样本的均值差进行检验。如果均值差较小，显著性水平过大，则说明这两个样本来源于均值相同的两个总体。本文利用 Levene 检验来验证两个样本方差的齐性，默认置信度为 95%，因此如果显著性水平大于 0.05，则可以接受两总体为等方差的假设。在 t 检验中，则说明两个样本来自于均值相同的两个总体。

由于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的样本数较少，分别为 14 和 15，在对两个小样本进行 t 检验之前，需首先进行等方差检验。两个样本的方差相等后，才可以进行 t 检验。

方差齐性 Levene 检验，其显著性水平 0.059，大于 0.05，因此可以表明两组数据的等方差检验结果成立。此基础上的 t 检验结果表明，t 值为 1.799，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 0.083，大于 0.05，则说明可以接受两个总体均值相等的概率大于 95%。（如果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则说明两组数据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从整体来看，其实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和中国汉语母语者在相对反义词的使用上差异并不大。结果如表 6.2 所示：

表 6.2 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答对率 t-test 比较结果

(1) 分组统计结果

年级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平均标准误差
大陆汉语母语者	14	73.28%	5.14%	1.37%
新加坡华语母语者	15	67.90%	10.02%	2.59%

(2) 独立样本检验

	等方差 Levene 检验		均值相等 t 检验				
	F	显著性水平	t	自由度	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	均值差	标准差
答对率	5.326	.059	1.799	27	.083	5.38%	2.99%

在第五章我们提过，来自中国北方的 14 位受试者作为控制组和对比组，这 14 位受试的差异有些大（主要是年龄和受教育背景不相同），因此我们也对他们的作答进行检验，看他们作答是否有一致性。对于 5 名大陆中学生和 9 名大学生的答对率我们进行了 t 检验。

表 6.3 中国中学生受试和大学受试生答对率 t 检验结果

(1) 分组统计结果

	年级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平均标准误差
答对率	中学生	5	76.70%	4.38%	1.96%
	大学生	9	71.39%	4.69%	1.56%

(2) 独立样本检验

	等方差 Levene 检验		均值相等 t 检验				
	F	显著性水平	t	自由度	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	均值差	标准差
答对率	0.02	0.889	2.074	12	0.06	5.31%	2.56%

如表 6.3 所示，初步的方差齐性 Levene 检验表明，方差齐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889，远大于 0.05，因此方差齐性检验成立，进而对于两样本的均值差进行 t 检验。从该题的检验结果看，t 值为 2.074，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0.326，远远大于 0.05，可以接受两个总体均值相等的假设。两个总体的均值差为 5.31%，均值差的标准误差为 2.56%。

以上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中学生和大学生在回答问卷方面的差异是比较小的，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控制组和对比组。之所以年龄因素和受教育程度对反义词的使用影响较小，主要与反义词本身的词义习得时间有关，Crush (1986) 认为反义词的概念在孩子 3 岁左右就可以习得。Gao et al. (2014) 研究了三到五岁的孩子对“大/小”相对概念的认知，其研究的前提条件说明是儿童在三岁前已经习得了“大/小”的概念。参与调查的反义词都是属于基本词汇，因此我们发现年龄因素和受教育程度影响并不大。

6.1.3 小结

在本节中，我们分别对中国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的问卷进行了分析。从整体看，在相对反义词的使用上，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在相对反义词的使用上差别并不显著。

6.2 新加坡中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情况的分析

在第一批问卷调查中，我们主要考察了年级，源流和家庭语言使用背景三个因素对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使用的影响。

第一批的问卷中我们主要设计了以上三个变量，而这些参数不是连续的，无法进行直接的测量，所以我们可以对这类变量的次数或频率进行统计，采取非参数卡方检验来进行分析。本文中，我们采取独立性卡方检验，即检验两个特征或两个分类标准是互相独立的还是互有联系的。为了能够对于变量的次数或频率进行统计，我们将答对率分成 5 段，如表 6.4 所示。

低答对率(<30%) 和高答对率 (>80%) 的分布频率比较低, 为了卡方检验的准确性, 保证统计频率小于 5 次的格值不超过总数的 25%, 我们将低答对率和高答对率的分布和相邻的段进行合并, 及小于 40%的答对率归为 3, 而高于 70%的答对率归为 7。

表 6.4 答对率分段

答对率	分段答对率
<40%	3
40-50%	4
50-60%	5
60-70%	6
>70%	7

6.2.1 不同源流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我们首先对于不同源流下学生的答对率进行卡方检验, 如表 6.5 所示, 结果表明, 皮尔逊卡方值是 58.829, 双尾的非对称性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为 0, 说明源流对于学生的答对率的影响是明显的。源流不同, 学生的华文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华文程度与反义词的习得和掌握实际上是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在后面的章节中, 我们还会对用趋势图来看一下各个源流作答情况的不同, 因此不同源流可以作为自变量进行考察其对答对率的影响。

表 6.5 不同源流下的答对率卡方统计结果

(1)交叉列表

频数		源流			总计
		普通学术	快捷华文	高级华文	
答对率分段	3	6	5	0	11
	4	16	7	2	25
	5	25	31	9	65
	6	18	25	24	67
	7	5	15	36	56
总计		70	83	71	224

(2)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双尾渐近显著性检验
皮尔逊卡方值	58.829 ^a	8	.000
似然比卡方	62.792	8	.000
线性逐线性关联	48.901	1	.000
有效频数	224		

6.2.2 不同年级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其次，我们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的答对率进行卡方检验，如表 6.6 所示。结果表明，皮尔逊卡方值是 23.023，双尾的非对称性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为 0.003，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说明年级对于学生的答对率的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可以作为自变量进行考察其对答对率的影响。

表 6.6 不同年级下的答对率卡方统计结果

(1) 交叉列表

频数		年级			总计
		中一	中二	中三	
答对率分段	3	1	9	1	11
	4	6	16	3	25
	5	24	22	19	65
	6	29	21	17	67
	7	23	14	19	56
总计		83	82	59	224

(2)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双尾渐近显著性检验
皮尔逊卡方值	23.036	8	.003
似然比卡方	22.727	8	.004
线性逐线性关联	.046	1	.830
有效频数	224		

6.2.3 不同家庭语言背景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最后, 我们对于不用家庭使用语言背景下学生的答对率进行卡方检验, 如表 6.7 所示。结果表明, 皮尔逊卡方值是 23.203, 双尾的非对称性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为 0.137, 大于 0.05, 说明家庭使用语言背景对于学生的答对率的影响不明显的, 因此无需作为自变量进行考察其对答对率的影响。

表 6.7 不同家庭使用语言背景下的答对率卡方统计结果

(1) 交叉列表

频数		家庭使用语言					总计
		华文	英文	两种语言都讲, 以华文为主	两种语言都讲, 以英文为主	其它	
答对率分段	3	3	4	0	3	1	11
	4	5	3	4	7	6	25
	5	13	8	19	22	3	65
	6	13	8	23	19	4	67
	7	14	6	14	19	3	56
总计	48	29	60	70	17	224	

(2) 卡方检验

	值	自由度	双尾渐近显著性检验
皮尔逊卡方值	22.203 ^a	16	.137
似然比卡方	20.583	16	.195
线性逐线性关联	.165	1	.685
有效频数	224		

6.2.4 不同方言背景的学生作答情况比较

为了研究方言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 第二批文件我们收集了 103 份问卷, 从中各选出 14 名经常讲方言和 14 名完全没有方言背景的样本进行统计, 结果如表 6.8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两组学生的平均答对率差异小于 2%, 为了检验这种差异是否显著, 我们进行了独立样本的 t 检验, Levene

的方差齐性检验显示，其显著性水平为 0.691，远大于 0.05，因此可以认为方差齐性假设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的 t 检验结果表明，t 值为 0.543，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0.591，远大于设定的 0.05，所以可以接受两个总体均值相等的假设。

表 6.8 有方言背景 and 没有方言背景的学生答对率的比较

(1) 分组统计结果

年级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平均标准误差
答对率	有方言背景的学生	14	68.55%	9.69%	2.59%
	没有方言背景的学生	14	66.67%	8.54%	2.28%

(2) 独立样本检验

	等方差 Levene 检验		均值相等 t 检验				
	F	显著性水平	t	自由度	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	均值差	标准差
答对率	.162	.691	.543	26	.591	1.88%	3.45%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方言的对反义词的习得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6.2.5 回归检验看影响新加坡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情况的因素

从上面几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新加坡学生反义词使用的主要因素是华文程度（源流）和年级。家庭使用语言对学生的影响并没有像

我们假设的显著，方言的影响也基本很小。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影响，主要和学生平时交际中使用的主要是双语（英文为主）有关。家庭使用语言只占到了平时学生交际的很小的比例，即便是来自于华语单语家庭的学生，他们平时的交际语言还是双语，英语也会多于华语。方言对反义词的影响也是非常小。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进一步看新加坡中学生的华文程度和年级对其相对反义词掌握的影响。

此外，为了能够进一步说明变量的影响，我们还会用回归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与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掌握和使用的关系，但是由于本文中所使用的变量不是可以连续变化的参数变量，而是非参数变量，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回归直线来比较非参数变量的影响，本文以学生的编号为自变量，答对率为因变量，对不同年级和源流下的答对率进行线性回归。本次回归分析不是不是为了确定答对率与学生编号之间的关系，而是更好地比较不同年级和源流下学生的答对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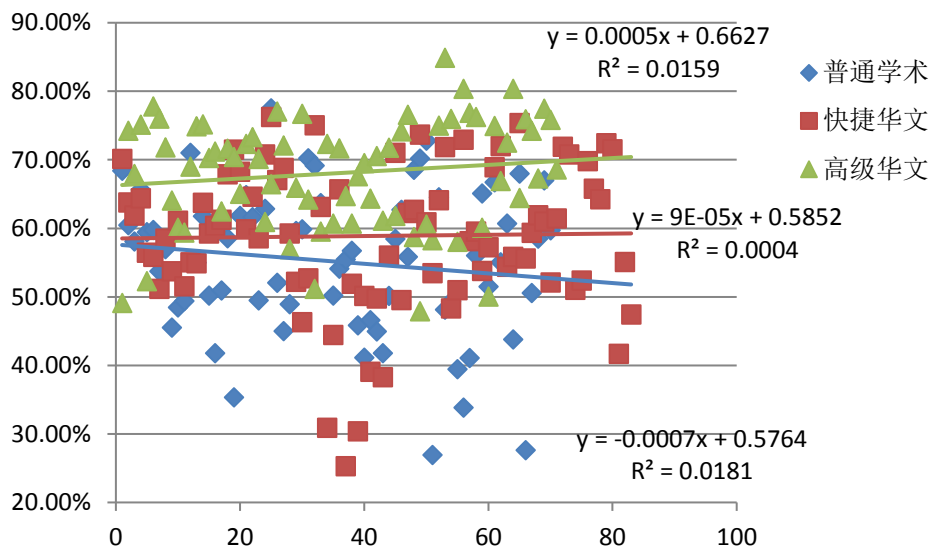


图 6.1 不同源流的学生答对率的回归分析(横坐标为学生编号，纵坐标为答对率)

图 6.1 是不同源流的学生答对率的拟合曲线，从中可以看出，普通学术源流的学生答对率最低，而后为快捷华文，高级华文的答对率最高。这说明了华文程度的高低和反义词的掌握情况是成正相关的关系。程度越好的学生，反义词的掌握和使用也会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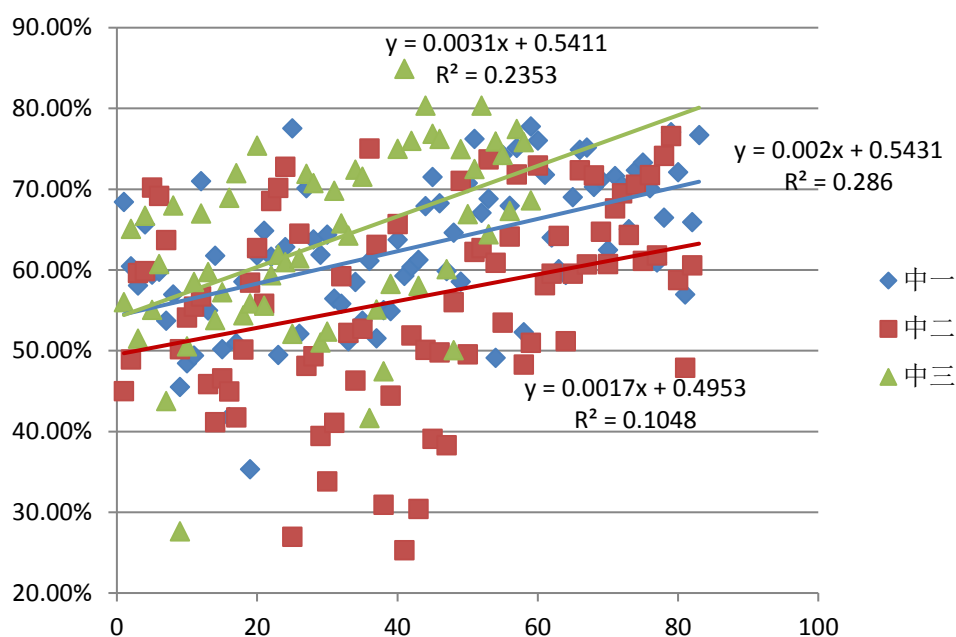


图 6.2 不同年级的学生答对率的回归分析 (横坐标为学生编号，纵坐标为答对率)

图 6.2 是不同年级下学生的答对率，从中可以看出，较之中一和中三年级的相关系数，中二年级的相关系数更低，仅为 0.1048，说明其答对率更加分散；同时从拟合直线可以看出，中二年级的答对率最低，而中三年级的答对率最高，中一年级的答对率介于两者之间。所以，虽然年级之间的差别是显著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出一个规律。我们也无法看出学校的华文教育是否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反义词的习得和掌握。

6.2.6 小结

本节中，我们分析了可能影响新加坡中学生相对反义词掌握的背景因素。我们认为家庭语言背景和方言对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掌握影响不大，年级因素虽然有差别，但是没有规律性的趋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学生的源流（华文程度），华文程度越高的学生，相对反义词的掌握也越好。学生整体的作答情况见表 6.9 和图 6.3。

表6.9 不同年级和源流下的答对率的比较

年级	源流	个案数	均值	平均标准差
中一	普通学术	26	56.93%	1.82%
	快捷华文	27	62.08%	1.25%
	高级华文	30	68.31%	1.35%
	总计	83	62.72%	.99%
中二	普通学术	31	51.78%	2.47%
	快捷华文	31	54.50%	2.32%
	高级华文	20	64.47%	1.66%
	总计	82	55.90%	1.44%
中三	普通学术	13	56.15%	3.11%
	快捷华文	25	60.90%	1.81%
	高级华文	21	71.14%	1.92%
	总计	59	63.50%	1.44%
总计	普通学术	70	54.50%	1.42%
	快捷华文	83	58.89%	1.15%
	高级华文	71	68.06%	.97%
	总计	224	60.43%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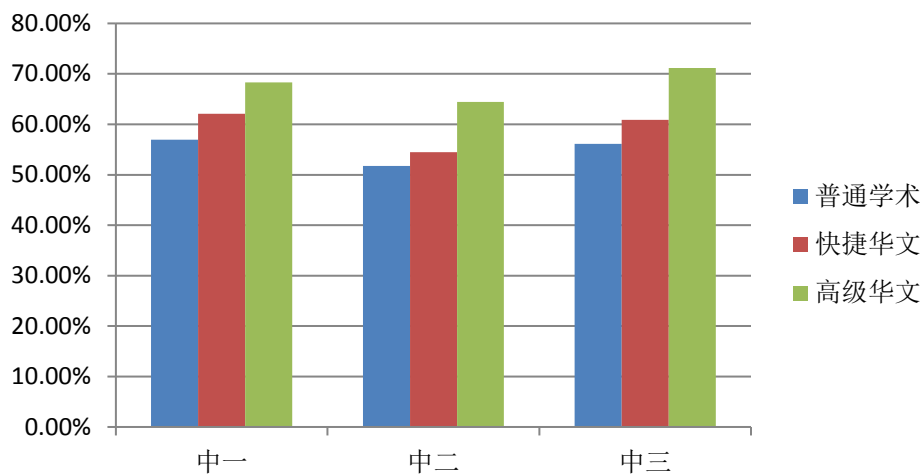


图6.3 不同年级和源流下的答对率的比较

6.3 从义位的层面看三组受试在相对反义词使用上的差异

上面的章节我们对三组受试的相对反义词作答情况作了分析。在本节我们着眼于在每个义位上，三组受试各有什么不同的表现。通过义位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和新加坡中学生在反义词使用上与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存在的差异。更为有意义的是，通过与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做对比，也可以从中看出新加坡中学生在使用反义词时存在的偏误。

我们的调查问卷主要考察了相对反义词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使用：

“大小类”反义词主要考察了一下几个方面：1) “大小类”反义词的基本性质（不是非A即B的矛盾关系，有中间状态）；2) 大₂义位的使用；3) 大₁/小义位的使用；4) “大小类”反义词的“实比”；5) “大小类”反义词的“虚比”。“大小类”一共有七道大题，每道题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察方面，具体如下：

- “大小类”的基本性质：问卷一，第一组，一（1）
- 大₂义位：问卷一，第一组，一（2），一（3），一（4），一（7），二（1）中的②，二（4），三（4）

- 大₁/小的义位：问卷一，第一组，一（5），一（6），二（1）中的①，二（2），二（3），三（1），三（2），三（4）
- 实比：四（3），四（4），五（3），七（3），七（4）
- 虚比：四（1），四（2），五（1），五（2），七（1），七（2）

“冷热类“反义词主要考察了一下几个方面：1）“冷热类”反义词的基本性质（不是非A即B的矛盾关系，有中间状态）；2）冷和热义位的使用；3）“冷热类”反义词的实比；4）“冷热类”反义词的虚比。“冷热类”一共有五道大题，每道题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察方面，具体如下：

- “冷热类”的基本性质：问卷一，第二组，一（1）
- 冷和热义位的使用：问卷一，第二组，一（2），一（3），一（4），二（1），二（2），三（1），三（2）
- 实比：四（1），四（3），五（1），七（3）
- 虚比：四（2），四（4），五（2），五（4）

“好坏类“反义词主要考察了一下几个方面：1）“好坏类”反义词的基本性质（不是非A即B的矛盾关系，有中间状态）；2）好₂义位的使用；3）好₁/坏义位的使用；4）“好坏类“反义词的实比；5）“好坏类”反义词的虚比。“好坏类”一共有五道大题，每道题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察方面，具体如下：

- “好坏类”的性质：问卷一，第三组，一（1）
- 好₂义位：问卷一，第三组，一（2），三（3）
- 好₁/坏义位：问卷一，第三组，一（3），二（1），二（2），三（1），三（2），三（4）
- 实比：四（1），四（3），五（2），五（4）
- 虚比：四（2），四（4），四（5），四（6），五（1），五（3）

下面的章节，我们将对三组受试在每个义位上的作答情况进行对比，重点分析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在相对反义词各个义位上的掌握。

6.3.1 中国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各义位作答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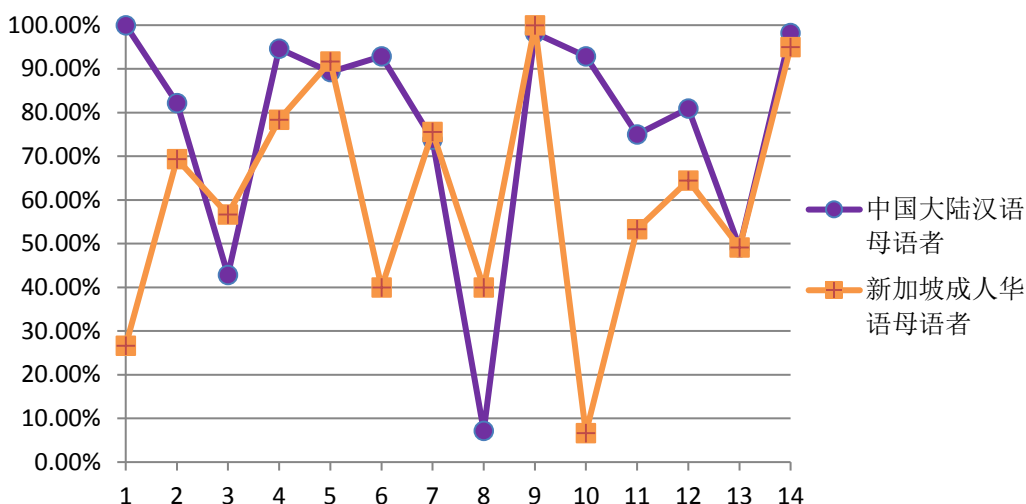


图 6.4 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各个义位答对率的比较

(1. 大小性质; 2. 大₂; 3. 大₁小₁; 4. 大小虚比; 5. 大小实比; 6. 冷热性质; 7. 冷热各义位; 8. 冷热虚比; 9. 冷热实比; 10. 好坏性质; 11. 好₂; 12. 好₁坏₁; 13. 好坏的虚比; 14 好坏的实比)

(1) 图 6.4 可以看出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在反义词各个义位使用上的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 1, 6, 10。这些题目是用“不 A 不 B”框架考察相对反义词在语境中共现时的功能。Hsu (2008) 认为反义词共现时可以有 13 种功能。相对反义词共现是为了表述整个量级的中间状态。可以看出新加坡华语很少用相对反义词的共现表达中间量。

(2) 代表好坏类和冷热类“虚比”的是 13 和 8，我们把标准答案定为了预设答案，从静态语义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这两组受试，尤其是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对好坏类和冷热类“虚比”的接受度都高，反映在图 6.4

中就是答对率的低。新加坡华语母语者也有多半认为好坏类和冷热类的“虚比”是可接受的。这说明了相对反义词在使用时的复杂性，如果只是凭借静态语义的研究，依靠研究者的语感，研究结果很可能不能反映相对反义词在实际使用时的情况。

(3) 在大₂和好₂的掌握上，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答对率稍低，说明他们对这两个义位使用上与普通话有差异。

(4) 代表大₁小₁的是3，从图6.4，发现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大答对率比较低，低于新加坡华语母语者。在6.1.1节，探讨了用于考察大₁小₁的题目，中国汉语母语者自身在判断句和多项选择题中的作答也存在不一致，因此这个数据未必能完全代表中国汉语母语者的实际使用情况。在好₁坏₁新加坡华语母语者稍低。

6.3.2 不同源流学生和中国汉语母语者各义位作答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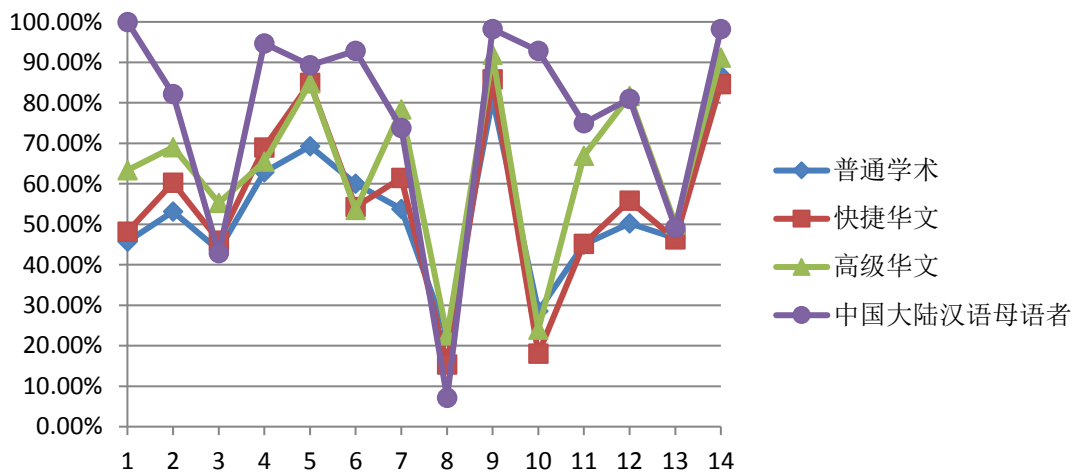


图 6.5 不同源流学生和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各个义位答对率的比较

(1. 大小性质；2. 大₂；3. 大₁小₁；4. 大小虚比；5. 大小实比；6. 冷热性质；7. 冷热各义位；8. 冷热虚比；9. 冷热实比；10. 好坏性质；11. 好₂；12. 好₁坏₁；13. 好坏的虚比；14 好坏的实比)

(1) 图 6.5 的比较可以看出三组数据中,修读高级华文学生的作答情况最接近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这也再次说明了华文程度与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有直接的关系。

(2) 图 6.5 中差异比较大的题目还是 1, 6, 10。在这几组题目中,我们发现不同源流的新加坡中学生的差异也比较小,华文程度的高低并没有影响这几道题目的答对率,这也再次说明,新加坡的华语中很少用相对反义词的共现表达量级的中间状态。这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地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

(3) 四组受试对好坏类和冷热类“虚比”题目的接受度都很高。再次说明实际语言使用中,“虚比”是否成立不像从静态语义角度分析的那样严格。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大多受试都认为好坏类和冷热类“虚比”可接受。

(4) 在大₂和好₂的掌握上,高级华文的学生的答对率接近中国汉语母语者,要高于其它两组同学。普通学术班的同学答对率比较低。

(5) 在大₁小₁的掌握上,高级华文的学生也是稍高于其他三组被试。在好₁坏₁的使用上高级华文的学生远高于其他两组学生受试,与中国汉语母语者持平。

6.3.3 不同源流学生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各义位作答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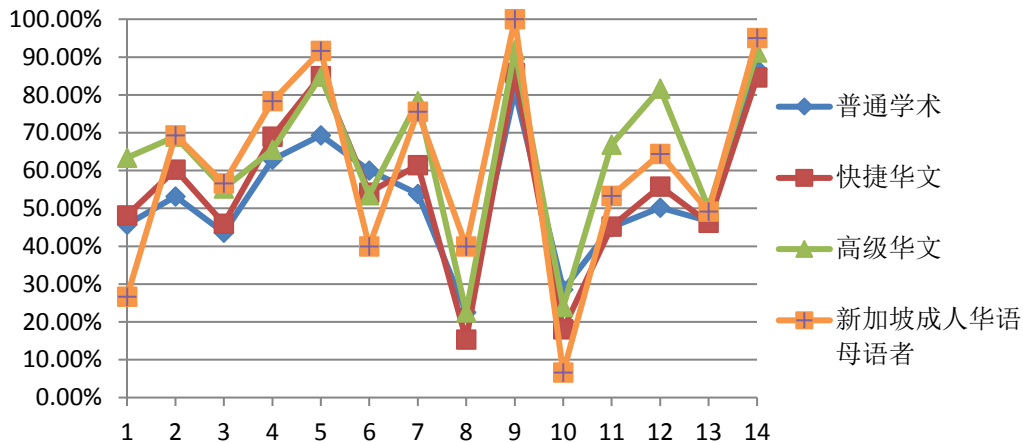


图 6.6 不同源流学生和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各个义位答对率的比较

(1. 大小性质; 2. 大₂; 3. 大₁小₁; 4. 大小虚比; 5. 大小实比; 6. 冷热性质; 7. 冷热各义位; 8. 冷热虚比; 9. 冷热实比; 10. 好坏性质; 11. 好₂; 12. 好₁坏₁; 13. 好坏的虚比; 14. 好坏的实比)

(1) 图 6.6 的比较可以看出三组数据中, 高级华文学生的作答情况接近甚至还要好于新加坡成人华语者。这说明了新加坡选读高级华文的中学生华语程度在整个社会中是比较高的。这也与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有关。高华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华文教育。中学毕业后, 他们不需要也没有机会再修读华文, 可以预见学生的华文水平提高的可能很小。

(2) 在 1, 6, 10 这几组题目中, 我们发现新加坡中学生答对率都要好于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这说明新加坡中学生越来越接受用相对反义词的共现“不 A 不 B”, 表示量级的中间状态, 但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对此结构的接受度还是很低。中学生和成人在这几个题目上的差异, 也可能与语言的接触有关——新加坡的中学生目前所受的华文教育都是以普通话为标准, 因此他们对于“不 A 不 B”表示中间状态的接受度会高。

(3) 四组受试对好坏类和冷热类“虚比”题目的接受度都很高。

(4) 在大₂和好₂的掌握上, 高级华文的学生的答对率接近甚至超出了新加坡华语母语者, 要高于其它两组同学。

(5) 在大₁小₁的掌握上,高级华文的学生也是稍高于其他两组被试学生,与新加坡成人的认知差不多。在好₁坏₁的使用上高级华文的学生远高于其他三组受试。

6.4 调查结果总结

(1) 通过对相对反义词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提出的以下假设得到了印证。

假设(1) 学生华文程度的高低对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高级华文学生在绝大多数题目上的答对率都是最高的,快捷华文的学生次之,普通学生班学生的答对率基本上是最底的。华文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理解和使用。

假设(4) 学生的方言背景对反义词的掌握和使用影响不大。目前,华语已经取代了方言成为主要的族群交际语言。参与调查的103名学生只有14名表示会经常用到方言,但是也仅仅限于跟家人的沟通,平时跟朋友的的交际中他们还是不会用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经常讲方言的学生和完全听不懂方言的学生在反义词的使用上差异不大。

(2) 通过对相对反义词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提出的以下假设没有得到印证。

假设(2) 新加坡的华语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反义词。我们从年级的角度因素看,中一、中二、中三学生的作答没有规律,从统计数据看,不同源流的基于不同年级的方差并不是很大,这说明学生对反义词的掌握和运用并没有随着年级的递增而更好,这说明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没有对学生已经习得的反义词词义有所深化和丰富,这也就告诉我们新加坡华语作为“特殊”的汉语二语教学,也应该注重对反义词的教学,因此下面我们会提出新加坡华语反义词的教学策略。

假设（3）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背景对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我们假设家庭使用语言对学生的反义词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华语家庭的学生在理解汉语相对反义词时应优于英语单语家庭或双语家庭。但是数据表明，家庭使用语言的对学生反义词的使用影响并不是太大。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新加坡的华语单语家庭的学生其实并不是存粹的华文环境，这些学生在家庭中使用华语，但是平时在学校交际中还是以英文为主，所以他们对反义词的掌握没有比双语家庭的学生好很多。

第七章 新加坡华语的反义词教学策略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学习华文的过程中，学生并没有进一步丰富已经习得的反义词的语义，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没有帮助学生反义词的进一步深化。新加坡学生作为“特殊”的华语二语学习者，他们对反义词词义的理解掌握还需要靠学校的教育丰富和完善。新加坡的华语教学需要注重反义词的教学。我们主要从教材编写和教学角度加以探讨。

7.1 新加坡华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1、新加坡华语教材的编写者应该重视反义词的收入。反义词出现的语境上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让学习者学习反义词的最好方式是让他们在语境中成对出现。

2、课文中收入的反义词应当标注出反义词最常见的不同的义位，让学生可以全面了解反义词的语义。这些义位可以分别在课文中出现。通过课程的设计，让学生更加准确地掌握反义词的各种用法。

3、教材也应该注重反义词练习的设计。课后练习有助于学习者全面和深入地掌握反义词。

7.2 反义词教学应该遵循的原则

针对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掌握上的特点，新加坡华语的反义词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反义词成对教学。在教学中应该贯彻反义词同现原则，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掌握反义词词对的同与差异，这对“大小类”和“好坏类”反义词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2) 注重相对反义词使用上不对称性的讲解。绝大多数的相对反义词词对内部在使用频率上、构词能力上、组合搭配上、句法使用上呈现出了不对称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新加坡的中学生在使用反义词时会滥用类推策略，这使得学生在使用反义词就会存在偏误。面对这群“特殊”的二语学习者，在教学中既要讲解反义词的对称性，更要注重不对称性的讲解。

(3) 注重反义词义位的辨析。反义词的不对称性归根到底是由于其义位上的差异。反义词的不同义位在词法和句法的表现上各有不同，在教学中，应该注重不同义位的词义的讲解，指导学生理解反义词各义位的区别和联系，帮助学生丰富已经习得的反义词词义。

第八章 总论

本论文从结构语义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反义词进行了分类别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对新加坡华裔中学生相对反义词的掌握情况做了调查，并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新加坡华语的反义词教学策略。

第一章导论从总体上回顾了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首先梳理了现代汉语反义词的本体研究，我们发现以往汉语对反义词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反义词聚合词汇平面的研究，很少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反义词进行系统的研究。此外，我们还对英语反义词的研究作了文献综述，语言学家对英语反义词的界定和分类对汉语反义词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接着回顾了新加坡华语词汇研究的普遍成果，从新加坡人口、语言构成和语言变异的角度概述了新加坡语言生态的特点。我们认为，新加坡华语作为特别的汉语变体，研究新加坡双语者的词汇习得，应当充分考虑双语者和双语研究的特点以及新加坡语言社会的复杂性，否则难以得到准确可信的数据，也无法充分解释双语者和单语者在词汇习得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我们发现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研究中还没有有关反义词使用的研究。在对汉语反义词研究和新加坡华语词汇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确定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从理论研究出发，我们将吸收汉语界学者对反义词的研究成果，也借鉴了普通语言学中的研究方法，从语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反义词的内部关系，反义词个各个小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其句法表现上的差异。通过考察现代汉语中的反义词，我们力图建立起一个相对全面的反义词的理论架构。并且着重对相对反义词的性质、义位系统、语义特征、句法表现做深入研究。从实证研究出发，我们将对新加坡华族中学生反义词的使用情况做调查，本论文将重点研究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在相对反义词使用上的偏误，并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希望本论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新

加坡华语有所贡献，同时能够给新加坡华语教学，尤其是新加坡华语中的反义词教学提供依据。。

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总结并提出了现代汉语反义词的语义基础，此外，反义词不仅仅是语义上的对立和相反，更是词汇之间的关系，因此，除了语义标准外，我们还提出了词汇学上判断反义词的标准：从语义上看，反义词必须而且只能在某一个语义特征上相互矛盾或相互对立，其它语义特征必须是相同的；从词汇学上看，定义反义词既要考虑到反义词是语义上的相反，同时也要考虑互为反义关系的词对在组合搭配上的差异；反义词指的是义位与义位的反义。我们还明确了反义词的判断标准，并提出了区别互补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判断框架。我们还研究了汉语中的方向反义词，研究了方向反义词的语义对立类型。关系反义词是方向性反义词中争议最大也最难界定了一类。我们对关系反义词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并可以提出一个关系反义词的判断框架——我是他的 A，他是我的 B。此外，本文还借鉴了英语形容词的量级分析方法(scale analyse) (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以及汉语形容词的量级分析方法 (Lin & Peck 2016)，根据量级结构 (scale structure)，对汉语中的反义词进行了分类。

第三章，我们探讨了相对反义词的分类。相对反义词是反义词最典型的一类，本文探讨了相对反义词的内部关系，其各个小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相对反义词的分类和性质做了详细的探讨。以往对相对反义词的界定上，只有宏观的研究，缺少细致的分析，对相对反义词内部分类没有深入的研究。本论文着重研究了相对反义词，根据句法表现不同和意义上的差异我们把相对反义词分为了三类——“大小类”、“好坏类”、“冷热类”。本章节首先在沈家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用“实比”和“虚比”作为区分相对反义词的不足；其次，我们提出了两种判断句法上的判断框架，对三类相对反义词做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为相对反义词的分类提供了

形式上的标准。最后，从量级结构（scale structure）的角度(Kennedy & McNally, 2005; Kennedy, 2007) 探讨了相对反义词的分类，并分析了其与传统语义学分类上的重合和差异。在本章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反义词的研究不能仅局限在词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义位的层面，提到反义词应该是义位上的反义关系。

第四章也是理论研究的重点。我们研究了相对反义词的三个类别，从语义角度对反义词做了分析。借鉴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主要从语义和句法角度出发。本章节分别探讨了“大小类”、“好坏类”、“冷热类”的界定，讨论了这三类反义词在义位上的不同，义位与义位之间在语义特征上的差异，并且从义位的层面出发，探讨了各类相对反义词不同义位上的句法表现，从而揭示了导致其使用上呈现出对称或不对称的深层原因。

第五章和第六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新加坡华语中的反义词使用情况做了调查和研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社会，新加坡华语由于受到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已经衍变成为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不同于中国大陆普通话的华语变体。新加坡中学生都是双语使用者，他们的华语除了受到了英文的影响，还受到了方言、马来语的影响，作为一群特别的华语使用者，新加坡的华语反义词的使用情况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异同值得我们来探讨。新加坡学生在反义词使用上的特点就更值得我们研究。根据文章对反义词细致研究得出的成果，我们设计一份反义词使用情况调查问卷。我们分别对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新加坡成人华语母语者以及新加坡的 327 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根据中国大陆汉语母语者和新加坡华语单语者的作答情况，我们对反义词在动态中的使用做了分析，这些数据也验证并且修正了我们前面四章的理论。在对这两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并且考虑到研究的需要，我们确立了问卷的标准答案，根据答案，我们对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使用情况做了一个细致的分析。

通过调查的数据，我们收集了新加坡一手资料，了解到新加坡的中学生在反义词掌握上的特点，对于他们而言，哪些是可以正确运用的，哪些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新加坡学生在反义词使用上的差异。通过数据分析，我们以下的假设得到了印证：1、学生华文程度的高低对反义词的掌握有显著影响；2、新加坡学生的方言背景对反义词的掌握影响不大。这样不仅仅能够有益于新加坡的华文研究，对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更有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本论文从语义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反义词尤其是相对反义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相对反义词各个小类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相对反义词各个小类的内部成员使用上的差异，并具体到义位层面对语义特征、句法表现等做了仔细地分析，揭示了导致其使用上呈现出对称或不对称的深层原因。抛砖引玉，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多。此外，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对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反义词的掌握情况进行了调查。因为是问卷的形式，所以读写能力差的普通工艺班的学生就没有参与此次调查。这些学生有华文听说能力，但是读写能力很弱的学生，他们对汉语反义词的掌握是如何的？接下来的研究也可以采取播放录音或者视频的方式，针对这些读写能力弱的学生做全面的调查。此外，鉴于作者能力有限，我们的研究也仅仅是以汉语的反义词为数据，没有从类型学的角度扩展，这也是以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Carmen, R. & Winter, Y. (2004). Total adjectives vs. partial adjectives: Scale structure and higher-order modifier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2, 259-288.
- Charles, W. G. & Miller, G. A. (1989). Contexts of antonymous adjective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0, 357-375.
- Chalker, S. & Weiner, E. (2001).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Grammar*,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Cruse, D. A.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D. A. (2000). *Meaning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D. A. (2001). *The lexicon*, In Aronoff Mark and Rees-Miller Janie (eds.) , *The Hand book of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Croft, W. & Cruse, D. A.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o, H. H., Zelazo, P. D., Sharpe, D. & Mashari, A. (2014). Beyond early linguistic competenc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bility to interpret adjectives flexibly. *Cognitive Development*, 32, 86-102
- Ho, M. L. (1993). Variability of BE realization in the Singaporean English speech continuum. *IT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102, 141-165.
- Hsu, C.C (2008).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antonym co-occurr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 Thesi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Lehrer, A. & Lehrer K. (1982). *Antonym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5, 483-501.
- Lehrer, A. (1985). Markedness and antonym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397-429.

- Lin, J. X. & Peck J.Y. (2016). Classifica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simple adjectives: A scale-based analysis of their quantitative denot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o appear).
- Murphy, L. M. (2003). *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 lexicon: antonymy, synonymy, and other paradigms*.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 Murphy, L. M. (2010). *Lexical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 Lyons, J.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 (2000).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in, M.P. (1974). Error analysis, source, cause and significance. In Richards J. (Ed) *Error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Longman.
- Jones, S. (2002). *Antonymy: A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 Jones, S., Murphy, L. M., Paradis C & Willners C. (2012). *Antonyms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 Kasper, G. (1995).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In Verschueren J., Östman J. O. & Blommaert J.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 Co.
- Kennedy, C. (2001).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4, 33-70.
- Kennedy, C. & McNally L. (2005). Scale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typology of gradable predicates. *Language*, 81, 345-381.
- Kennedy, C. (2007). Vagueness and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relative and absolute gradable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 1- 45.
- Kennedy, C. & Beth L. (2008). Measure of change: The Adjectival core of degree achievements, in McNally L. and Kennedy C (ed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Syntax,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ehleisen, V. (1997). *Antonymy and Semantic Range in English*. Ph.D the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linois.
- Paradis, C. (2001). Adjectives and boundednes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 47-65.
- Richards, J. (1971). Error analysis and second language strategies. *Language Science*. 17, 12-22.
- Richards, J. (1982). Singapore English: Rhetorical and communicative styles. In Kachru B. (eds.) *The other tongue: Introduc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apir, E. (1944). Grading a Study in Semantics.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 93-116.
- Schmidt, R. (1993). Consciousness, learning and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in Kasper G. and Blum-Kulka C. (eds.),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linker, L. (1969). Language transfer. *General Linguistics*. 9 (2), 67-92.
-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组 (1972). *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利奇.杰弗里. (1987) *语义学*, 李瑞华等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陈琪.(2008). 新加坡华语词语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陈青青. (2011). 反义关系的分类及其逻辑基础.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7(3), 26-30.
- 陈艳华. (2007). “大小类”反义词有/无标记项在汉语及中介语词汇层面的不对称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
- 陈小荷, 徐娟, 熊文新, 高建忠(译). *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方法*.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陈志锐. (2011). *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崔复爰. (1957). *现代汉语词义讲话*.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程一高. (2014). 关于词典对同形反义词反映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
- 戴耀晶. (1988). 论词的反义关系. *杭州大学学报*. 18(2), 99-106.
- 董晓敏. (2005) “名词+形容词”估量短语. *世界汉语教学*, 73(3), 76-82.
- 杜慧颖. (2000). 试析英语反义词对中的标记性.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3(2), 27-30.
- 段濛濛. (2006). 反义词群“好—坏”的组合情况及其不对称现象.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
- 段益民. (1997). 现代汉语单音反义形容词语法问题之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段少敏. (2009). 英汉语反义词对比研究.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6(5), 122-125.
- 方永莲. (2012). 反义词“好”、“坏”的多角度研究. *延边大学硕士论文*.
- 冯志峰. (2008). 反义词“早—晚”不对称的共时和历时考察.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符淮青. (1981). 言语反义词. *语文知识丛刊*. 北京: 地震出版社
- 符淮青. (1985). *现代汉语词汇*.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庆赐. (1957). *同义词和反义词 — 汉语知识讲话*.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 高守纲. (1994).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葛本仪. (1985). *汉语词汇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葛本仪. (2001). *现代汉语词汇学*.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顾明华. (1985). 语义对立和反义词.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4), 62-64.
- 郭怡颖. (2008). 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反义形容词不均衡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 郭良夫. (1985/2000). *词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高名凯. (1995). *语言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韩菁菁. (2011). 中国学生反义词类型习得特点—基于中国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的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11(4), 29-32.
- 郝玲. (2006). 谈反义词“深/浅”的不对称现象及解释. *现代语文*, (5), 20-22.
- 何霭人. (1957). *普通话词义*.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 何敏慧. (1999). 从语义的角度分析反义词的构成. *武陵学刊(社会学刊)*. 24(1)
- 何九盈, 蒋绍愚 (1980). *古汉语词汇讲话*.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贺水彬. (1985). 反义词三论.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 48-54.
- 胡裕树. (1981). *现代汉语*.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 (1988/2001). *语言学教程(修订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华旭. (1992). 反义词判定标准研究述评.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 69-73.
- 黄伯荣, 廖序东. (2005). *现代汉语(增订3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国营, 石毓智. (1993). 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 *中国语文*. (6), 401-409.
- 黄远振. (1994). 英语 Lexical triplets 反义现象. *现代外语*, (1), 43-45.
- 贾彦德. (1999). *汉语语义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姜淑珍. (2006). 英语层级性反义词再研究—层级性的本质与英语反义词的再分类.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2(3), 75-79.
- 蒋绍愚. (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景晓玉. (2013). 反义词中语义标记研究再思考. *现代语文*. (7), 18-21.
- 廖綵胜, 黄远振 (1992). 论反义关系在英语中的地位. *外语学刊*, (4), 34-38.
- 李慧. (201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反义词不对称原则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劲荣. (2007). 汉语量范畴研究的若干问题.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 1-7.

- 李临定, 周清海. (2002). 新加坡华语词汇和中国普通话词汇比较.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 (周清海编). 新加坡: 玲子传媒.
- 李妍. (2012). 语义框架下对英语反义词界定的探讨. *语文学刊*. (4), 39-40.
- 李秀香. (2013).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不对称性研究. *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
-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占平. (2003). 反义词判断标准研究述评. *求索*, (6), 228-230.
- 李占平. (2009). 关于反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5(4), 164-166.
- 林汝昌, 李曼珏. (1987). 语义的对比关系和对立关系.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15-21.
- 林玉山. (1988). 反义词和反义词典的收词问题. *辞书研究*. (3), 10-18.
- 林万菁. (2001). 新加坡华文词汇的规范趋势: 与过去相比. *语文建设通讯*. (68).
- 刘国辉. (2008). 汉语空间方位词“上”的认知语义构式体系.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 13-18.
- 刘国辉. (2008). 近三十年来反义词现象研究思考及非对称性反义词表征考察. *外语研究*. 109(3), 1-8.
- 刘婷. (2011).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标记反义词研究. *重庆大学硕士论文*.
- 刘叔新. (1986). 释义中的“相对”和反义关系. *辞书研究*. (2), 23-28
- 刘叔新. (1988a). *论反义聚合的条件和范围* (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刘叔新. (1988b). 汉语反义词语的类别和特点. *世界汉语教学*. (3).
- 刘叔新. (1991). 词语对比的聚合及其与反义聚合的比较. *语文研究*. (3).
- 刘叔新. (1991). 论反义辞典的编撰原则. *辞书研究*. (2).
- 刘叔新. (2000). *描写词汇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叔新, 周荐. (2002). *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文莉. (1992). 反义语素在反义词里的分布格式和作用. *华侨大学学报 (哲*

- 学社会科学版). (2, 3), 145-154.
- 卢甲文. (1981). 单音节反义词的分类及运用. *语言学论丛*. (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委会编).
- 陆俭明. (1989). 说量度形容词.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46-59.
- 陆俭明, 张楚, 钱萍. (2002). 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周清海编). 新加坡: 玲子传媒.
- 罗福腾. (2013). *新加坡华文教材研究新视角*. 新加坡: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 孟曙光. (2011). 针对英语国家学习者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朴镇秀. (2009).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量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钱倚云. (1982). 反义词定义的刍议. *语文学习*. (11).
- 秦开颜. (2014). 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小类”反义词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沈家焯.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沈孟璿. (2004). 当代反义词语现象刍议.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2(2), 15-19.
- 盛守谋. (1958). 有关意义相反的词的几个问题. *语文学习*. (3).
- 石毓智. (1992). 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区别和联系. *汉语学习*. (1)
- 石毓智. (2001). *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孙常叙. (1956). *汉语词汇*.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孙海丽. (2000). 可计量形容词在分布上的不均衡性.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9:68-69.
- 孙良明. (1958). 反义词. *语文学习*. (1).
- 宋永培. (1992). 《说文》对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表述与探讨.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58-67.
- 石安石, 詹人凤. (1983). *反义词聚的共性、类别及不均衡性 (语言学论丛)*.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石安石. (1994). *语义研究*.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束定芳. (2000). *现代语义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谭景春. (2009). 谈谈词的归类及其相关问题——以“大、高、重”与“多”等词为例. *世界汉语教学*. 3(23).
- 童淑华. (2001). 反义词对的标记性特征. *云梦学刊*. (1), 104-106.
- 佟倩. (2006). 反义词研究中的标记论及标记颠倒.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4), 80-82.
- 佟倩. (2007). 形容词性反义词互补性和层级性再论.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冬. (2013). 反义词“真”“假”的不对称研究. *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逢鑫. (2001). *英汉比较语义学*.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王皓舒. (2014). 新加坡英汉双语着手部动作动词习得研究 (The acquisition of hand action verbs by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in Singapore). *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新加坡.
- 王惠. (2005). 从构式语法理论看汉语词义研究. *中文计算语言学*. (4).
- 王惠. (2011). 从两岸三地教材词汇差异看海外华语教育. *华语词汇与语法* (许长谟编). 台北: 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 王立廷. (1988). 关于言语反义词.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 60-64.
- 王立廷. (1986). 浅谈反义词的特质和定义.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58-63.
- 王麦巧. (2002). 反义词的不平衡现象及其他.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3): 78-79.
- 王盛婷. (2007). “干湿”义反义词聚合演变研究. *语言研究*(2).
- 汪惠迪. (1990).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特点. *语文建设通讯*. (16)
- 汪惠迪. (1999). 华语特有词语: 新加坡社会写真. *扬州大学学报*(4).
- 汪惠迪. (2002).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周清海编). 新加坡: 玲子传媒.
- 汪梅枝. (2006). “反义聚合”定义及性质的再探讨. *山东社会科学*. (7), 81-82.

- 汪榕培, 卢晓娟.(1997). 英语词汇学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汪榕培.(2002). 英语词汇学高级教程.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文炼.(1990). 语言单位的对立和不对称现象.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 吴英成.(2003). 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73).
- 伍谦光.(1988/1994). 语义学导论.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伍铁平.(1979). 模糊语言初探. 外国语. (4).
- 伍铁平.(1980). 模糊语言再探. 外国语. (5).
- 伍铁平.(1993). 普通语言学概要.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武文杰, 徐艳.(2008). 论“对”与“错”的不对称分布.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1):113-116.
- 吴乐雅.(2006).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对称与不对称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肖菲.(2003). “大”与“小”语法功能上的差异性.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13(1).
- 谢光娇.(2012). 浅谈英语中的反义词与反义关系. 文学界. (6), 77-79.
- 谢文庆.(1985).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特点.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42-49.
- 谢文庆.(1987a).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关系.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71-81.
- 谢文庆.(1987b). 反义词的形成. 思维与智慧. (3), 40-43.
- 谢文庆.(1988).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不均衡性. 世界汉语教学. (3), 145-147.
- 解妮妮.(2011). 反义词“厚”“薄”不对称分析.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国庆.(1999).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杰, 王惠.(2005). 现代华语概论.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 徐子亮.(2000).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徐子亮.(2010). 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研究: 认知模式与策略.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许蔚, 王文斌 (2005). 形容词反义词的可分级性与互补性的关系. 现代外语. (1).
- 许威汉.(1992). 汉语词汇学引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许威汉. (2000).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太原: 书海出版社.
- 杨荣祥. (2001). 《世说新语》中的反义词聚合及其历史演变. *语言学论丛*.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尹艳艳. (2006).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形容词反义词对比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于德辉. (2012). 反义词“高”“低”的不对称研究. *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余尚兵. (2003). 多元文化与新加坡华文词汇发展. *语文建设通讯*. (74).
- 张博. (2007). 反义类比构词中的语义不对应及其成因.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 张弓. (1979). 现代汉语反义词探讨, *河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 (4), 36-52.
- 张拱贵. (1957). 反义词及其在构词上和修辞上的作用. *中国语文*. (8).
- 张国宪. (1995). 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与无标记现象.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 张国宪. (2006).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 北京: 商务图书馆.
- 张建理. (1995). 英语反义词的公允和偏袒现象. *外国语*. (6):51-53.
- 张建理. (1999). 标记性和反义词.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3), 29-34.
- 张晰. (1990). 反义词与有/无标记现象.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 77-81.
- 张永言. (1982). *词汇学简论*. 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 赵克勤. (1986). 古汉语反义词浅论. *语文研究*. (3).
- 赵克勤. (1994). *古代汉语词汇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国光. (2004). *现代汉语词汇学导论*.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烈婷. (1999). 从几个例子看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词义差别. *语言文字应用*. (1)
- 周清海. (2002). 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 *中国语文*. (6), 508-514.
- 周清海, 萧国政. (1999). 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 *中国语文*. (4): 255-262.
- 周祖谟. (1956). 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 *语文学习*. (5).

- 周荐.(1995).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周荐.(1995). *略谈反义词的几个问题*. *思维与智慧*. (5).
- 朱星.(1981). *汉语词义简析*.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张庆云. 张志毅. (2004). 反义词词典收的应该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勤. 武占坤 (1983).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王盛婷. (2007). “干湿” 义反义词聚合演变研究. *语言研究*. 27(2), 118-122.
- 颜欢.(2014). 综合视角下英语程度反义词不对称现象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彦晶. (2009). 从“上”和“下”的不对称窥视反义词的不平衡发展.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庆云, 张志毅 (2009). *反义词大词典 (新一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詹务本, 吴琼. (2012). 浅析反义词的不对称性.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文学艺术)*, 27 (10): 39-40.
- 赵强. (2007). 形容词性反义词对中的“标记”问题探讨.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3(8), 115-116.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 (第五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志平. (2008).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概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邹韶华. (1993). 语用频率刍议.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 邹韶华. (2001).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北京: 商务出版社.

附录 1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调查问卷

新加坡中学生反义词掌握情况 调查问卷

班级： _____

姓名： _____

修读科目： 高级华文/ 快捷华文

家庭使用语言： A 华文

B 英文

C 两种语言都讲，以华文为主

D 两种语言都讲，以英文为主

E 其它语言： _____ （请注明）

家庭背景和使用语言情况调查

你跟家人交流时使用什么语言？	从不讲	很少讲	经常讲	一直讲
English/英语				
Mandarin/华语/普通话				
Hokkien/福建话				
Teochew/潮州话				
Hakka/客家话				
Cantonese/广东话				
Hainan/海南话				
Other/其他语言				

方言背景情况调查

方言	听不懂	听得懂，不会讲	很少讲	经常讲	一直讲
Hokkien/福建话					
Teochew/潮州话					
Hakka/客家话					
Cantonese/广东话					
Hainan/海南话					
Other/其他语言					

平时交际中使用语言调查

你在学校或者朋友交流时使用什么语言？	从不讲	很少讲	经常讲	一直讲
English/英语				
Mandarin/华语/普通话				
Hokkien/福建话				
Teochew/潮州话				
Hakka/客家话				
Cantonese/广东话				
Hainan/海南话				
Other/其他语言				

问卷一

第一组

一、判断下列句中划线的部分用法是否恰当，直接圈出正确答案。

1、这双鞋不大不小，穿上去正合适。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2、甲：这条河有多长 ①？

乙：这条河有 6300 公里长 ②。

① A. 正确B.错误 C.不确定

② A. 正确B.错误 C.不确定

3、甲：这个西瓜有多轻 ①？

乙：这个西瓜有 5 公斤轻 ②。

① A. 正确B.错误 C.不确定

② A. 正确B.错误 C.不确定

4、这个大箱子短 ①三米，轻 ②五十公斤。

①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② A. 正确B.错误 C.不确定

5、甲：这条绳子短吗？

乙：很长。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6、甲：从学校到地铁站远吗？

乙：很近。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7、甲：那个小男孩太矮了。

乙：有多高？

甲：只有 70 厘米。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二、请根据语境选择适当的词完成对话，直接圈出正确答案。（可多项选择）

1、甲：这座组屋离着地铁站太近了。

乙：有多远？

A. 远 B.近 C.长 D.宽

甲：只有 100 米 远 。

A. 远 B.近 C.长 D.宽

2、甲：姚明可高了。

乙：有多高？

A. 高 B.长 C.矮 D.短

3、甲：他刚买了一个小箱子。

乙：有多小？

甲：非常小

A. 非常小 B.挺大的 C. 挺高的 D. 挺宽的

4、甲：他刚买了一个小箱子。

乙：有多大？

甲：非常小

A.非常小 B.挺大的 C. 挺高的 D. 挺宽的

三、根据问话,选择正确的答语,直接圈出正确答案。(可做多项选择。)

1、甲:这条绳子短吗?

乙:_____。

A. 很长 B.不短,很长。 C 很短。 D.不长不短。

2、甲:那个包重吗?

乙:_____。

A. 很轻。 B.不重,很轻。 C 很重。 D.不轻不重。

3、甲:那个女孩子有多高啊?

乙:_____。

A. 很高。 B.很矮。 C 不高,很矮啊。 D.不高不矮。

4、甲:这条河的水有多浅啊?

乙:_____。

A.很浅。 B.很深。 C 不浅啊,很深的。 D.不深不浅。

四、请判断下面的句子对还是错。

1、小明个子很矮,就比小红高一点。 ()

2、这只黄箱子很重,但比那只红箱子轻。 ()

3、长江很长,比黄河还要长。 ()

4、这条绿绳子很细,比那条红绳子还细。 ()

五、请根据每题所给的句子回答问题。

1、黄河很长,就比长江短一点。

问题 1: 请问黄河长还是长江长?

2、这条红绳子很短,就比那条绿绳子长一点。

问题 2: 请问是红绳子长还是绿绳子长?

3、这只黄箱子很重,比那只黑箱子还重。

问题 3: 请问是黄箱子重还是黑箱子重?

六、请用你自己最习惯的方式重新描述下列句中的内容。

1、黄河很长，就比长江短一点。

你最习惯的描述方式：_____。

2、这条红绳子很短，就比那条绿绳子长一点。

你最习惯的描述方式：_____。

3、这只黄箱子很重，比那只黑箱子还要重

你最习惯的描述方式：_____。

七、请为划线部分选择正确的词，完成句子。（可有多项选择）

1、这件衣服很薄，但比那件_____一点。

A.薄 B.厚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2、这只黄箱子很大，但比那只红箱子_____。

A.大 B.小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3、这条河很长，比那条河还_____。

A.长 B.短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__（请注明）

4、这条路很窄，比那条路还_____。

A.宽 B.窄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第二组

一、请判断下列句中划线的部分用法是否恰当，直接圈出正确答案。

1、今天不冷也不热，天气非常好。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2、甲：这间屋子热吗？

乙：很冷。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3、甲：北京的天气有多干燥啊？

乙：很潮湿。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二、请根据语境选择适当的词完成对话，直接圈出正确答案。（可多项选择）

1、甲：今天非常冷。

乙：有多_____？

A. 冷 B.热 C.好 D.坏

2、甲：那个男孩子实在是太瘦了。

乙：有多_____？

A. 瘦 B.胖 C.大 D.小

三、请根据问话，选择正确的答语，直接圈出正确答案。（可做多项选择。）

1、甲：东京的天气有多潮湿啊？

乙：_____。

A 很潮湿，天天下雨。 B 很干燥。 C 不潮湿啊，我觉得挺干燥的。

2、甲：今天外面热吗？

乙：_____。

A 很热。 B 很冷。 C 不热，有点冷

四、请判断下面的句子对还是错。

1、北京的夏天很热，比新加坡还要热。 ()

2、东京的冬天很冷，但比北京热。 ()

3、东京的冬天很冷，比北京还冷。 ()

4、新加坡的天气很潮湿，但比台湾干燥。 ()

五、请为划线部分选择正确的词，完成句子。（可有多项选择）

- 1、这条白色的小狗很肥，比那条黑色的还_____。
A.肥 B.瘦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 2、新加坡的夏天很热，但是比东京_____。
A.热 B.冷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 3、今天的天气很冷，比昨天还_____。
A.热 B.冷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 4、这里的天气很潮湿，但比新加坡 _____。
A.潮湿 B.干燥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_（请注明）

第三组

一、判断下列句中划线的部分用法是否恰当，直接圈出正确答案。。

- 1、学习成绩不好不坏。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 2、甲：你的口语考试考得好吗？
乙：很差。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 3、甲：你的口语考试考得差吗？
乙：很好。
A. 正确 B.错误 C.不确定

二、据语境选择适当的词完成对话，直接圈出正确答案。。（可有多项选择）

- 1、甲：105 的课室很整齐。
乙：有多_____？

A. 干净 B.脏 C.整齐 D.乱

2、甲：小明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

乙：有多_____？

A. 粗心 B.细心 C.好 D.差

三、请根据问话，选择正确的答语，直接圈出正确答案。（可做多项选择。）

1、甲：他的学习成绩有多好啊？

乙：_____。

A 很差。 B 非常好，是班级第一。 C 不好啊，很多科目都没有及格。

2、甲：那个体育场有多乱啊？

乙：_____。

A 很整齐。 B 很乱，地上好多杂物。 C 不乱啊，地上很干净啊。

3、甲：那个孩子聪明吗？

乙：_____。

A 很聪明 B 很笨 C 不聪明，很笨

4、甲：105 的课室很脏吗？

乙：_____。

A 很干净。 B 很脏。 C 不脏啊，挺干净的。

四、请判断下面的句子对还是错。

1、小明的成绩很好，比小红的成绩还要好。 ()

2、今天体育场很脏，但比昨天干净。 ()

3、今天体育场很脏，比昨天还脏。 ()

4、今天体育场很干净，但比昨天脏。 ()

5、这件白裙子的做工很好，但比那件绿裙子差。 ()

6、这件白裙子的做工很差，但比那件绿裙子好。 ()

五、请为划线部分选择正确的词，完成句子。（可有多项选择）

1、哥哥非常细心，但是比姐姐要_____。

A.粗心 B.细心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请注明）

2、姐姐很大方，比哥哥还要_____。

A.大方 B.小气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请注明）

3、405 的课室很脏，但是比 402 的要_____。

A.脏 B.干净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请注明）

4、哥哥的脾气很坏，比弟弟还_____。

A.好 B.坏 C.无正确答案 D.你认为正确答案是__（请注明）

问卷二

一. 请写出下列词的反义词。如果觉得没有反义词，请写“无”，如果觉得有多个反义词，可以填写多个答案。（请不要借助词典，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完成答卷）

父亲 ——

祖父 ——

叔叔 ——

母亲 ——

祖母 ——

伯伯 ——

哥哥 ——

丈夫 ——

老板 ——

姐姐 ——

老师 ——

医生 ——

附录 2 参与者知情同意书

Participant's Consent Form

Section A: To be completed by the Student

Project titl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Antonym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ir Usage by

Secondary School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类别分析以及新加坡华裔中学生对相对反义词的辨析研究

Objectives: To study the usage of antonyms by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apore, and to propose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ir Chinese Learning.

Procedures:

- Participants will be ask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s which will take approximately 25 minutes to complete.

- Participant will be asked to write down the antonyms in Chinese they believe correct based on the sentences given.
(State explicitly what they will be required to do, test to perform, be interviewed etc.)

Risk:

- In this study, there is no risk beyond that encountered in daily life.

Contact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study, please contact the Supervis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Helena Gao of Division of Chinese at Tel: _____ / Email: HELENAGAO@ntu.edu.sg or the Student (Co-Investigator), Wang Wei at Tel: 86872372/ Email: wang0462@e.ntu.edu.sg if you have concerns or questions about research ethics of this study, please contact the NTU IRB secretariat at IRB@ntu.edu.sg.

Section B: To be completed by the Participant (or the Participant's Parent)

(Note: Delete the underlined words before or after “/” so that this form suites your study. On the right, NA means not applicable)

Participant's/Parent's Declaration:

- I agree to/to have my child take part in the above study.
Yes / No

- I have been advised that the data/content of the interview will be used for research purposes only.
Yes / No /NA

- I consent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tudy results/the edited interview transcription, so long as
 - a) They are presented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identify me/my child, or,
Yes / No /NA

 - b) I have granted permission to expose my/my child's identity
Yes / No

 - c) The edited interview transcript(s) has been reviewed and endorsed by me

Yes / No /NA

- I understand that my/my child's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and that I am/he/she is free to withdraw at any time, without giving any reason and without penalty. Yes / No

- I agree to be/have my child audio/video recorded.
Yes / No /NA

Participant's/Parent's Signature: _____

Participant's Name : _____

Date : _____